

星
織

白話
譯解

莊

子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序

興化劉融齋先生，作藝概，稱莊子逍遙游篇，怒而飛一語，實能自狀其文。莊氏書，自古文家多葆之。史公稱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所著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自來爲注者百數十家，郭象注獨爲最。陸氏釋文，多存唐以前舊詁。姚姬傳先生，謂漢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存其三十三篇，宣穎南華經解，退讓王以下四篇於後，蓋自蘇子瞻皆斷其爲僞也。近世王益吾祭酒，莊子集解，號稱善本。然先師馬通伯，莊子故，采輯諸家注釋，尤爲精密。辭繁而旨瑩，視前之作者，迥乎過之。曩從師治古文，好讀歸熙甫評點史記，而莊子尤所深者。篤好，喜徵引其文。老懶飄泊江關，未忘積習，會廣益書局，請以俗語淺釋老莊荀三子，因率兒輩，妄以陋識強解之。夫吾國文字高古，新會梁氏，嘗稱爲世界各國冠。其

神味雋永，詞旨淵懿，全繫虛字抑揚，在含詠吞吐間。豈里巷鄙言，所能狀其超妙耶？今適以學校諸生，偏廢古文日久，致展卷多味其辭旨。不得已，妄爲語注，知不免爲識者所呵也。然語錄沿自宋人，儒先講論經義，不免用異諺以存其真。學者循是以極深研幾焉，姑以是爲芻狗之陳可矣。書成，蓋爲慚怍累日夕也。甲戌九月，桐城葉玉麟。

莊子集解目次

內篇

逍遙遊	一
齊物論	一
養生主	三五
人間世	四〇
德充符	五九
大宗師	七〇
應帝王	九一
駢拇	九九

外篇

馬蹄	一〇六
胠篋	一一〇
刻意	一一七

莊子集解 目次

二

繕性.....一二一

秋水.....一二五

至樂.....一四三

山木.....一五二

外物.....一六七

雜篇

寓言.....一七八

說劍.....一八六

漁父.....一九一

天下.....一九九

白話
解莊子集解

內篇

內篇七篇乃是莊子全書的綱領。其餘外篇、雜篇，都是解說這七篇的。并且莊子三十三篇，祇有內篇七篇最爲可信，其餘外篇、雜篇，大半是後人竄作的。黃庭堅說：「內篇七篇，法度極爲謹嚴，其餘二十六篇，都是細解這七篇的。」

逍遙遊

言逍遙乎物外任天而遊無窮也

王先謙說：「逍遙遊，全篇講逍遙自在，超脫於世物以外，任天然之理，運行無窮。」郭嵩燾說：「天下篇裏曾說：『莊子論他自己的道術高深，沒有窮境，上和天地的主宰同遊。第一篇名逍遙遊，乃是用空闊無邊的話，來比喻他自己的。』」

北冥有魚，

釋文本一作冥北海也

其名爲鯤，

釋魚鯤魚子方以智云鯤本小魚莊子用爲大魚之名

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

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

南冥，

玉篇運行也案行於海上故曰海運下云水擊是也

南冥者，天池也。

成元英云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案百物之大者任天而遊

齊諧者，志怪者也。司馬彪云齊諧人姓名



文云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

崔譔云將飛舉翼擊水跟踰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將翼擊而上爾雅扶搖謂之騰邪注淸風從下上

去以六月息者也。』

成云六月半歲至天地而息引齊諧一證

野馬也，

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游氣也成云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

塵埃也，成云揚土曰塵塵之類者曰埃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成云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案漢書揚雄傳注息出入氣也言物之

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其謂鵬是謂人視天鳥在九萬里上率數約略如此故曰則已矣非

謂遂止也借人視天喻鵬視下極言搏上之高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有坳埞形也

則芥爲之舟，李頌云芥小草

置杯焉則膠，崔云著地

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

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

王念孫曰培風也周禮馮相氏注馮乘也鵬在風上故言馮培馮乘近義通漢書周勃傳封剛城侯顏注呂忱謂官陪楚漢春秋作馮城侯

是培馮音近之證

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司馬云天折也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行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

謀向南行借水喻風唯力厚故

能遊也

蜩與學鳩笑之曰：

釋文學本又作鸞本或作鸞音預司馬云學鳩小鳩俞樾云文選江淮特鸞斯高下飛李注引莊于此文說之又引司馬云鸞鳩小鳥是司馬注作鸞不作鸞

『我決起而飛，

李云決疾貌

檜榆枋，

支云檜突也李云猶集也榆枋二木名枋音方李云禮木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王念孫云則猶或也司馬云控投也

奚以之九萬

里而南爲？』

借蜩鳩之笑爲遊施寫照

適莽蒼者三涘而反，

釋文蒼七蕩反或如字蠻云草野之色三涘猶言竟日

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

糧，隨宿糧米儲食

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謂蜩鳩

又何知？

借人爲二蟲設喻

小知不及大知，

釋文音智亦作智下大知同

年不及大年，上語明顯設喻聯列以掩其迹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列子湯問篇腐壤之上生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晦謂夜釋文朔旦也

蟪蛄不

知春秋，此小年也。釋文惠本作頓司馬云惠始寒雖也一名髮勝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楚之南下全引列子湯問篇楚彼作荆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李云彭祖名靈

樂臣封彭城歷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衆人匹之，言壽者必舉彭祖爲比不亦悲乎？此段從小年句演出湯之問棘也是已。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張

用「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

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湯問篇修髮北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按列子不言鯤化爲鵬又此下至而彼且

冥適也皆列子所無而其文者相屬爲義漆園引古在有意無意之間所謂洗洋自恣以適己者此類是也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絕雲氣，負青天，

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引湯問再證斥鴳笑之曰：「司馬云斥小澤鴳雀也斥本作尺古字通夏侯潛抵疑尺鴳不能一尺下文明言數則矣彼且奚適也？彼我勝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

彼且奚適也？」又借斥鴳之笑爲惠施寫照此小大之辨也。點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字云比合也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郭慶藩云而讀爲能能而古字通用官鄉君

自視也亦若此矣。此謂斥鴳方說到人暗指惠施一輩人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司馬李云榮子宋國人且舉世譽之而不

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郭象云德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郭云內我辨乎榮辱之境，郭云榮已斯已

矣。成云榮于智德止盡於斯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不數數見如此者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司馬云樹立也至德未立案言宋榮子不足慕夫列子御

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且何待？

風而行，成云列衆寇鄭人與鄭繡同時案列于黃帝備列于師者商氏友伯高于盡二冷然善也，郭云冷然旬有五日而

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成云致得也，得風仙之福案。言得此福者亦不數數見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雖免步行猶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司馬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郭慶藩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

哉？無所待而遊於無窮方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釋文已音紀成云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者

己與故爲獨絕此莊子自爲

堯讓天下於許由，司馬云涓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字林燭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

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成云尸吾自視缺

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

之賓也，吾將爲實乎？鶴鶴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郭璞云桃雀偃鼠飲水，不過滿腹。李頌云偃鼠

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

越樽俎而代之矣。』釋文傳鬼神言曰祝察引不受天下之肩吾問於連叔，成云連古曰：『吾聞言於接

輿，釋文皇甫謐云接輿躬耕避王遣大而無當，釋文丁渡反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成云

大有逕庭，宣顯云逕門外路庭堂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釋文上天河漢迢迢清高

釋文其言流略無窮極

釋文外地大有謂相遠之甚

「藐姑射之山，釋文藐音邁簡文云遠也姑射山名在北海中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李云淖約好貌釋文處子在室女不食

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乘雲氣三句又見齊物論篇御飛龍作騎日月其神凝，三字喫緊非遊物外者不能凝於神使

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司馬云疵毀也癘音癘熟病列于黃帝禮射山在海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

而土無札齒人無天惡物無疵癘漆園本此爲說吾是以狂而不信也。」狂李又九況反案音讀如詭言以爲詭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

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司馬云猶處女也案時是也云是其言也猶是若處女者也此人也此德也云云極擬驥之詞以天下爲事？李云磅礴猶旁礴李慎云亦作旁塊廣被意也言其德行廣被萬物以爲一世求治豈

浸稽天而不溺，司馬云稽至也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說文批作粃釋文粃糠猶碎碎之

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又引不以天下爲事之神人以明其自全之道宋人資章甫適諸越，李云資貨也章甫毀冠也以冠爲貨司馬

云諸於也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之。爲無所用天下殷喻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

之山，司馬李云四子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李慎云四子本無其人徵名以實之則鑿矣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汾水之陽堯都宣云窅然深遠貌案言

矣言

惠子謂莊子曰：「司馬云姓惠名施爲梁相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瓠瓜也即今葫蘆瓜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

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成云樹槿實子也。槿脆不堅故不能自勝舉。

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

簡文云瓠落猶那落也。成云平淺不容多物。

非不

鳴然大也。

釋文喙本亦作李。李云虛大貌。俞樾云喙俗字當作榜虛也。

吾爲其無用而拮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

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

向秀云龜拘狝也。釋文徐音舉倫反。李楨云此以龜爲較之假借。元應

事。成云并浮游漂統架也。李云漂架水上。盧文昭云游游擊架之聲。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百金百斤也。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

泝泝，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

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則

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

司馬云虛猶結綴也。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案所謂腰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向云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案言惠施以有用爲無用不得用之道也。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

猶言棄而不取。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

成云狌野狗。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司馬云逮翔之物。雞鼠之屬。

東西跳梁，

成云跳梁，狌走擲。

不辟高下，

辟音避。

中於機辟，

辟所以陷物。機，

鐵論利法篇：辟陷設而當其蹊，與此同。義亦作辟。楚詞：哀時命，篇外迫於機，臂兮機，臂即機辟也。玉篇：王注以爲弩身。

死於網罟。今夫斃牛，

司馬云斃，斃牛。

其大若垂天之雲，

成云山

如天際之變。

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

之野？簡文云莫大也

彷徨乎無爲其側，釋文彷徨猶翱翔

逍遙乎寢臥其下，

郭慶藩云逍遙依說文當作消搖又引王晉夜云消搖者謂暢悅樂之意

不天斤

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

言無處可用之人間供饋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又云子求無所可用久矣又山水木無所可用文意並與此同

安所困苦哉？

又言狸狌之不得其死斃牛之大而無用

不如樛樹之善全以曉惠施盡事施用世莊子述世惠以莊言爲無用不知莊之遊於無窮所謂大知小知之異也

北海有條魚，名叫鯤，鯢身體極大，不知有幾千里長；忽變成一隻鳥，名叫鵬，鵬身體更大，牠的背不知道有幾千方里闊，奮力高飛，牠的翅膀像天邊的一幅雲。鵬鳥每當海動大風起時，就遷徙到南海去——南海空闊無邊，不是人工造成的，所以又稱做「天的池子」。齊諧是一本記怪的书，齊諧中曾有這一段：「鵬徙到南海時，因爲翅膀太大，不能驟起，須就着海面，平迤而上，所以水和翅膀相擊，至於三千里之遠。然後鼓動牠的翅膀，順着大風，直上雲霄，離地九萬里。鵬鳥在南海一住約半年。」諸如春日田野中的游絲水氣，天空中像塵埃充滿似的積氣，以及一切生物所出的氣息，都是鵬鳥賴以飛騰天空的。蔚藍的天色，就是天的本色嗎？還是因爲天離人遠了，才現此藍色嗎？如果從上面往下看，不也是這樣嗎？水如果太淺了，就不能夠浮起大的船來。倒一杯水在廳堂低窪的地方，那末祇能浮起一莖小草來，若放一個杯子在水上，就膠住不能動了，這是因爲水淺而「船」（浮起物）太大了。風的體積小了，就沒有力量承託起大鳥的翅膀來，所以雖然高至九萬里，下面必有大風，鵬鳥才能依賴此風力而飛。背着青天前進，中途全無阻礙，朝南飛行，蜩是一種小蟲，屬於蟬類；鷓鴣是一種小鳥，蜩和鷓鴣看見鵬鳥高飛，就笑牠道：「我們疾飛而起，全不必等待起風，有時集在高樹上，有時降落在地下，何必要高升至九萬里，向南遠飛呢？」殊不知，到近郊去的，早上進了食，天晚了回來，肚內還很飽，到百里以外去的，就得備隔夜的糧食；到千里以外去的，就得備三個月的糧食。

這兩個「蟲」那裏知道呢？智力淺陋的，不能了解智力淵博的理論；壽命短促的，不能知道年代久遠以後的事。何以知道如此呢？朝發晚斃的菌子，不知道一月的終始；朝生暮死的蠅姑（一種蟲，屬於蟬類）不知道四季的轉變；這所謂「小年」。楚的南部有一種樹，名叫「冥靈」，壽命極長，五百年對於牠，祇似春秋一季；上古時代有一大椿樹，八千年對於牠，祇似春秋一季；而彭祖（古來長壽的人會活到八百歲）反以高壽著命，世上說起長壽的來，都以彭祖的壽爲最高，豈不可歎嗎？湯和棘（湯的一個賢臣）談話，內中會有這麼一段：「北極草木不生的地方，有一個大海，空闊無邊，好像是天的池子，海內有條魚，魚的面積有幾千方里大，至於牠的長度，那簡直沒有人能夠知道。魚的名字叫鯤，又有一隻鳥，名叫鵬，牠的背像泰山大，翅膀像天邊的一幅雲，盤着旋風，飛騰直上，達九萬里，因爲太高了，所以上面的雲氣都覺稀薄，背靠近了青天，然後朝南飛行，到南海去。小澤中的鳥看見了，笑牠道：「牠將要到何處去？我飛騰而上，不過幾十丈高，就降落下來，在蒿草之間盤桓着，這也可算是飛的絕技了，牠還有何處可飛呢？」——這就是小大的辨別。

所以才能祇夠做一個官，善行祇夠庇護一鄉的人民，德望祇有一個國君信任，一國國人知曉，他們的地位雖各有不同，可是自視和澤中的小鳥的自得一方，有何分別呢？宋榮子（宋國的賢人）尙笑這個，並且舉世稱譽，都不加勉力；舉世毀謗，都不爲喪氣；這不過能夠明白自己比外來的物論高，忘去一切的毀譽，這種人在世上已經很少見了。但是，他們祇能自守，不能無所待而自行，因爲他們還有至德未立。像列子駕風飛行，真輕妙極了，過了十五天才回來，得此風仙之福的，也極少有，但是雖乘風游行，免於步行，然必要乘風始能飛行，終不能無待於風。至於順天地自然的正道，窮陰陽風雨晦明六氣的極理，那末可以遊於無窮之境，更無須待其他了。所以說：「至德的人，忘去自己，無心用世；神明的人，忘去立功，無心作爲；聖哲的人，忘去

求名，無心勝人。」

堯讓天下給許由，說：「日月都出了，還點甚麼炬火應時的雨都下了，還用甚麼人工灌溉？先生如爲天子，天下立刻治平，我身居其位而不事事，自覺慚愧，請把天下的重任讓給先生。」許由說：「你治天下，天下已經平治了。我再代你做天子，我將圖名嗎？名者有虛無實。我將圖點虛名嗎？小鳥息在樹上，所佔不過一根樹枝；大鼠飲河裏的水，不過把肚子喫飽；你回去吧！我要天下沒有甚麼用處。廚子雖不去燒飯，設席的和贊禮的終不去干涉掙俎，代廚子燒飯。」○以上證明聖哲的人忘去求名。

肩吾問連叔道：「我聽見接輿的談論，空大而不恰當，虛遠而不近情，使我驚疑不定，像觀察天河，沒有頭緒可尋一樣，又像門外和院內，相差極遠，一點都不近人情。」連叔道：「他說些甚麼呢？」肩吾道：「他說：『遙遠的姑射山上，有一神人，肌肉皮膚像冰雪一般潔淨；態度柔弱，像一個處女；不喫世上的五穀，祇吸風飲露；駕着雲氣，乘着飛龍，到四海以外去遊行；她的精神凝結，所到之處，能使萬物不壞，五穀豐收。』我所以當他在說謊，不去相信他。」連叔道：「可不是嗎？瞎子不能看見有文彩的景物，聾子不能聽見鐘鼓的聲音，豈但形體上有聾瞎，知識上也有聾瞎。現在你可以算知識上聾瞎了！神人的德，將要和萬物混同爲一，沒有作爲，而天下的人民自化，何用勞心去求天下治平呢？像這種神人，萬物都不能損傷他，大水滔天不會淹死，大旱雖至金石鎔化，土山焦枯不會熱斃他，粗賤的廢物，猶能造成堯舜偉大的功業，他那裏肯以世物爲務呢？宋國人販殷制的冠帽到越國去，越人的習俗，剪斷了頭髮，赤身裸體，上面塗畫着文彩，全不戴冠帽。所以殷制的冠帽，對於他們，全沒有用處。堯治天下的百姓，海內的政事既已平定，乃往遙遠的姑射山上——在汾水的北面——去見王倪，齧缺，被衣，同許由四人，看見他們逍遙自在，堯乃深深的反悟到不再勞心天下的

事物，天下雖仍宗仰堯，可是堯認爲他實在並沒有天下。所以說：堯把天下都遺忘了。○以上說：神明的人忘去立功。

惠子向莊子道：「魏王給了我些大葫蘆的種子。我種了，結的葫蘆極大，中間可以裝五石的容量。可是，用來盛水，牠的質料不堅固，舉起就碎，分切成兩個瓢，又平淺，不能容多量的水。雖然大，可是沒有甚麼用處，所以我把牠擊碎丟了。」莊子道：「先生實在不精於使用大的物件。宋國有一個人，會製搽了皮膚不皸裂的藥。因爲冬天在水中皮膚可以不皸裂，所以世世代代做漂洗布絮的生意。有一個客人聽見這種藥方，情願出百金收買，宋人乃聚集了族人，共同商議道：「我家世世以漂絮爲業，獲利極微，現在賣此藥方，一天之內，就可以得到百金，就賣了罷。」客人既得此藥方，乃獻計於吳王。越國那時適逢有內難，吳王就拜他爲將，冬天同越人水戰，倚恃有此藥，兵士的手腳沒有凍裂之患，越人無此藥，爲吳大敗。吳既勝了越，吳王封客以地，同一防皸裂的藥，有的用了得封，有的仍不免漂絮，就是因爲用的方法不同。現在，你有五石大的葫蘆，何不用繩把牠結成「酒器」，一縛在腰間，且可以浮渡江河，你反愁牠裏面平淺，容量太少，你的心思不太迂曲了嗎？」○以上解釋至人無己。

惠子向莊子道：「我有一顆大樹，名叫樗。牠的樹幹上木瘤盤結，凸凸凹凹，雖然用繩墨，不能使牠直；牠的小枝彎彎曲曲的，雖用規矩，不能把牠製成方圓的器具；放在大路當中，匠人都不去理會牠。現在，你所講的話，大而不用，也和這樹一樣，是衆人所共棄的了。」莊子道：「你不會見過狐狸和野貓嗎？蹲下身暗伏着，等候來往的雞鼠，東跑西跳，不管高下，往往中了捕獸的機關，死在陷阱之中。旄牛身體極大，像似天邊的一縷雲，可是不能夠捉老鼠。現在你既然有此大樹，愁牠無用，何不把牠種在寂滅莫須有的地方，廣大的野外，

也可以在牠旁邊無所事事的盤桓着，在牠底下舒適的睡着，既然對於人沒有用處，自不會遭斧斤砍伐，也不會妨害別人，那末雖然對於人沒有用處，也可以免於困苦了。」○以上說無用的用處。

齊物論

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視之不必致辯守道而已蘇奧云天下之至紛莫如物論是非太明足以累心故視天下之言如天籟之旋怒旋已如擊音之自然而一無與於我然後忘彼是渾成毀平尊謙均物我外形骸遺生死求其真宰照以本明游心

於無窮皆莊生最微之思理然其為書辭多而情激豈真忘是非者哉不過空存其理而已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

司馬云居南郭因為號釋文隱馮也李本机作几案事又見徐無鬼篇郭作伯机作几

仰天而噓，答焉似喪其耦。

向云噓息也釋文答解體貌本又作

噓稿本亦作偶俞云偶當讀為寓寄也即下所謂吾喪我也案徐無鬼篇噓下無此文句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

李云子綦弟子姓顏名偃諡成字游案徐無鬼篇作顏成子入見

曰：「何居乎？」

徐無鬼篇作夫

子物之尤也

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文字道原篇引老子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徐無鬼篇與此二句同木作骸知北遊篇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庚桑楚篇亦有二句槁

骸作槁木之枝達生篇亦云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是此槁木即槁木之枝槁骸亦槁枝也以下異

乎而問之也！爾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郭云籟，籟也

子游曰：「敢問其方？」

成云方，術也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

俞云塊由或體大塊成云噫而出氣

其名爲

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

蓁蓁乎？

之猶其下同釋文蓁長風聲李本作

山林之畏佳，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

字林云枅柱上方木成三圈獸之闕圍宣云洼深地污穴也三象身三象物二象地皆狀

木之
疾形
激者譎者，叱者吸者，叫者譏者，突者咬者；
宣云激如水激聲，如箭去聲，叱出而聲，粗吸入而聲，叫高而聲，揭下而聲，濁突深而聲，留留咬而聲，清皆狀，聲釋文論音

李司馬云：譎，哭聲。案交黃鳥三家詩作咬。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李云子喁，聲之相和。成云：皆風吹樹動前後相隨之聲。

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
李云：冷小風也，所稱同風。為飄和明臥反。厲風濟則衆竅虛，風止則萬竅寂然。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刁，謂調刁子游也。郭云：調刁，刁子游也。

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以竹相比。敢問天籟？」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宣云：待風鳴者地籟而風之使竅自鳴者，即天籟也。引子綦言，舉案此文以吹引言風所吹萬有不同而使之鳴者，仍使其自止也。且每較各成一聲，是能無所待而成形者，更可知矣。又何所謂得幾乎怒者，其誰使人言下自領下文所謂真者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
釋文知音智，下同。成云：閑閑，寬裕也。俞云：廣雅釋詁，閑，親也。閑，親謂好，觀察人此智識之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炎炎，有氣，騰成云：詹，詞費也。此異論之。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此寐覺。與接為搆，
成云：搆，合也。日以心鬪，
宣云：心鬪，計角相縵者，密者。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釋文機，弩牙也。箭，枯成云：司，主也。案發言，即有是非榮辱之主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留，不發若盟，然守己以勝人，此語默之異。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日消也，
宣云：逐別使，天真日喪。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復，洗濁。宣云：為之之，猶言往一往不可復返。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
宣云：厭，然閉藏，緘，固洩深也。老而愈深。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宣云：陰驚，無復生意。

喜怒哀樂，慮歎變熱，
宣云：慮多思，歎多悲，變多反覆，慮多怖，音執。

姚佚啓態，
成云：姚，則輕浮，躁動，佚，則著華，縱放，啓，則情欲開，張，態，則驕淫，妖，治，案姚，同，佛，動止交接性情容貌皆天所賦，以上言人。樂出虛，
無聲而有聲，宣云：本虛器樂由此作。蒸成菌，
無形而有形，皆氣所使，以上言物。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與夜代於何萌生己乎己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既無可推求不知其已乎然俯仰之且暮

間自悟真理此者生根也非彼無我，宣云彼即上之此也非我無所取，成云若非自然雖能生我若無有我誰真自然乎是亦近矣，成云我即自然自然即我其理非遠

而不知其所為使。宣云究竟使然者誰邪案與上怒者其誰耶相應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崔云特辭也李云朕兆也案云者有真為主宰者使然而其朕迹不可得見可

形已信，而不見其形。可運動者已信能之而不見運動我之形有情而無形，與我有相維繫之情而形不可見百骸，成云百骨節九竅，眼耳鼻口六竅與下二漏而九

六藏，李慎云難經三十九難五藏心肝脾肺腎也亦有六藏者腎有兩藏也左腎右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其氣與腎通故官藏有六也賅而存焉，成云賅備吾誰與為親？成云豈有親疏汝皆

說之乎？其有私焉。將皆親而愛悅之乎或有私於身中之一物乎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

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成云臣妾士女之賤職案謂役使之也言皆悅不可有私不可既如是矣或皆有之而賤為役使之臣妾乎然無主不足以相治也其或遞代為君臣乎然有真君在焉即上真宰也此語點醒如

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

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成云刃逆靡順也真君所在求得不加益不加損惟人自受形以來守之不死坐待氣盡徒與外物相撲視歲月之行盡如隨而莫之能止不可悲乎案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又見田子方精亡作

化。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齠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所有皆幻妄故無成功疲於所役而不知如何歸宿盧文弼云齠當

作茶司馬作齠齠文云疲困貌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宣云縱生何用及形化而心亦與之化齠氣遽然矣人之

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成云芒闇昧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

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心之所志隨而慮之以心為師人人皆有奚必知相代之理而心能自得師者有之即愚者莫不有焉未成乎

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未成疑之一心妄起意見以為者者是道者非道猶未行而自夸已至此是非與下是非無涉天下篇今日適越而昔來惠施與辯者之言也此引為喻是

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無而為有雖禹之智不能解悟自夸自欺吾末如之何矣此段反覆喚醒世人

夫言非吹也，吹，應上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

異於鼓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人言非風吹比人甫有言未定足據也果據以為言邪抑以為無此言邪抑以為與初生鳥言果有別乎無別乎其言之輕重尚不足道惡乎隱，而

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隱，蔽也。道何以蔽而至於有是非？言何以蔽而至於有真偽？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

言云觸虛皆道本不須言一言一遺亦須辯於華辯所以蔽言至言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隱於小成，小成謂各執所成以為道不知道之大也宣云偏見之人乃致道隱成引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言隱於榮華，成云榮華浮誇之詞華美之言也只為滯

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緩弟名翟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尚賢崇禮儉以兼愛厚項放踵以技衆生此謂之墨也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說更相是非後恨其弟之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亂羣之師是知道喪言隱方寔是非案儒墨事見列禦寇篇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有對立者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觀人則味故曰：『彼出於是，是亦

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有此而後有彼因彼而亦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然其說隨生隨滅隨滅隨生非游無定郭以此言死生之變非

是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言可即有以為不可者言不可即有以為可者不可即是非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有因而非者即有因而非者既有彼此則是非之生無窮是以聖人不由，宣云不由是非之途而照之以天，成云天自然也案照明也但明之於自然之天無所用其是非亦因是也。是非此也因是非無窮故不由

是者既有彼此則是非之生無窮是以聖人不由，宣云不由是非之途而照之以天，成云天自然也案照明也但明之於自然之天無所用其是非亦因是也。是非此也因是非無窮故不由

之蘇與云循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是此也，郭云此亦爲彼，所彼彼亦自以爲此。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成云此既自是亦自是，此既非彼亦非，此故各

有一非是也。此一非是也，郭云此亦爲彼，所彼彼亦自以爲此。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分則有彼此，合則無彼此。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成云偶對也，樞也。樞夫彼

此俱空是非，非幻變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得會其玄極得道樞要。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郭嵩燾云是非兩造而道存焉，故曰道樞。樞道之樞以游乎環中，而後可以應無窮。齊釋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莊子占注云以圓環內空體無際，故曰環中。案則樞樞亦云，再相氏其環中以爲成。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郭云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

窮。故曰『莫若以明』。推本明之照可以應無窮，此言有彼此而是非生非以明不能見道。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

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惟達道者能一視之爲是不庸也者，用也，用云無用也者，通也，

而有用者以能觀其通通也者，得也，則自得，適得而幾已。適然自得則幾於道矣。因是已，因任也在天之謂也。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宣云已者既通爲一不知其然未嘗有心也謂之道所謂適得而幾也案此言非齊是非不能得道以下又反言以明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若勞神明以求同也是由於目前之

朝與朝三之說何異乎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列子黃帝齋宋有狙公善愛狙義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人以智爲，愚亦猶狙公之以智解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哀怒張湛注好養猴猴者因謂之狙公芋者序柴也案漆園引之言名實兩無虧損而喜怒爲其所用順其天性而已亦因任之義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釋文均本又作均成云均自然均平之理案言聖人和通是非共休

息子自然均平之地位與戎各得其所是兩行也案此言篇亦云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鈞者天倪也此作鈞用通借字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成云至造極之名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郭云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著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其次以爲有物矣，上以

又見庚桑楚篇而未始有封也，封界域也其次見爲有物尙無彼此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見有彼此是非非道之道之所以成，非而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成云果決定也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成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宣云故古也成云姓昭名文古善琴者鼓商則喪角擲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五音自全亦猶存情所以乖道忘智所以合真者也昭文之鼓琴也，師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郭云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著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其次以爲有物矣，上以

而未始有封也，封界域也其次見爲有物尙無彼此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見有彼此是非非道之道之所以成，非而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成云果決定也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成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宣云故古也成云姓昭名文古善琴者鼓商則喪角擲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五音自全亦猶存情所以乖道忘智所以合真者也昭文之鼓琴也，師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郭云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著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其次以爲有物矣，上以

而未始有封也，封界域也其次見爲有物尙無彼此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見有彼此是非非道之道之所以成，非而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成云果決定也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成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宣云故古也成云姓昭名文古善琴者鼓商則喪角擲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五音自全亦猶存情所以乖道忘智所以合真者也昭文之鼓琴也，師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郭云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著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其次以爲有物矣，上以

而未始有封也，封界域也其次見爲有物尙無彼此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見有彼此是非非道之道之所以成，非而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成云果決定也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成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宣云故古也成云姓昭名文古善琴者鼓商則喪角擲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五音自全亦猶存情所以乖道忘智所以合真者也昭文之鼓琴也，師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郭云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著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其次以爲有物矣，上以

而未始有封也，封界域也其次見爲有物尙無彼此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見有彼此是非非道之道之所以成，非而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成云果決定也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成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宣云故古也成云姓昭名文古善琴者鼓商則喪角擲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五音自全亦猶存情所以乖道忘智所以合真者也昭文之鼓琴也，師

曠之杖策也。成云杖也。策打鼓杖亦言擊節杖。摩妙解。愚子之據梧也。司馬云梧琴也。成云據與何無。子善琴之文據梧者。止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案今從成說。德充符篇

莊謂惠子云。今于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津稿梧而冥。案實梧而虞。善辯者有不辯之時。技策者有不擊之時。上昭文鼓琴亦秉承不鼓意。

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宣云權自以

欲以曉於人。成云彼衆人也。案唯其好之四語。專承善辯者言。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非人所必明而強欲共明之。如堅石白馬之辯。欲衆共明

地秋水四濤。成云公孫龍遺人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服衆人之口。不服衆人之心。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郭云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

年命竟無所成。案終文之緒。猶禮中庸云。撥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也。所謂無成者。不過成其一技。而去道遠。仍是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成云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

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司馬云滑稽亂也。案雖亂道而足以眩耀世人。故曰滑稽之權。聖人必謀去之。爲其有害大道也。爲是不用。已督而寫諸尋常之理

此之謂以本然之明照之。以上言求道則不登有物得物之一端。以爲道不可謂成。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則天下之無成者多矣。當知以我逐物。皆是無成也。是故滑稽之耀。聖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

異矣。如人皆執彼此之見。今且有言如此。不知其與我類乎。與我不類乎。若務求勝彼。而引不類者爲類。則與彼之不類。有異乎。宣云是我也。雖然。請嘗言之。成云嘗有始也者。成云未始猶未嘗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並無事理有有也者。有無也者。言之有未始

始有無也者。言未嘗出有未始夫未始有無也者。並出言之心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

有孰無也？忽而有有言者有無言者然有者或情已端無者或意未盡今我則已有謂矣，既顯有而未知吾所謂

之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未知吾所言之果為有言乎其果為無言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

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釋文殤子短命者也或云年十九以下為殤

其未至微故謂秋毫之末也人生在於纒瀑而亡謂之殤子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大有天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不自足故以性足為大

下莫大於太山太山為小則天無小大既爾天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得天

義唯一案此亦謂所謂齊彭殤也但如前人所費則誠虛誕妄作矣其意蓋謂太山豈未皆品中之物既與有相千萬於太山之大者則太山不過

奧乘未等故曰莫大於毫末而太山為小彭祖殤子皆區中之一人彭祖七八百年而亡則彭祖不過與殤子等故曰莫大於殤子而彭祖為大我

能與天地無極同天地與我並生我不必與萬物相議則萬物與我為一也漆園

道術精妙喚醒世道欲其直指最初各葆真性俗子徒就文章求之止益其妄耳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何所容既已謂

之一矣，且得無言乎？謂之一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

乎？成云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一既一矣言又言巧有一有言二名斯起復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

而况自有適有乎？成云自從也適往也至理無言言則名起從無言以之有無適焉，因是已。若其無適惟有因任而已此舉

因任夫道未始有封，成云道無不言未始有常，郭云彼此言之為是而有矜也。為言無常而請言其矜。

有左有右，或祖左有倫有義，郭云物物有理事事有宜釋文崔本有論有議俞云崔本下文云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又曰故存

上言有矜倫義非有分有辯，辯者剖別有競有爭，競者對爭此之謂八德。德之言得也各據所得六合之外，

矜也當從俞說聖人存而不論，成云六合天地四方妙理希夷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成云六合之內謂養生所稟之性分理人

超六合之外所以存而不論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成云春秋者時代先王三皇五帝志記也祖述好項憲章莫辨記錄時代以爲典範聖人議論利益當時務不取是辯非滯於陳迹案春秋經世謂有年時以經緯世事

非孔子所作春秋也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以不分爲分曰：『何也？』聖人懷之，存之於心衆

人辯之，以相示也。相考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道之大夫大道不稱，宣云無名大辯不

言，使其自悟不以言風大仁不仁，成云爭毒羣品汎愛無心譬彼青春非爲仁也大廉不賺，釋文徐音謙成云知萬境虛幻無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遂讓大勇不怯，宣云無客氣害人之心道

昭而之道，以道炫物言辯而不及，宣云不勝辯仁常而不成，郭云有常愛必不周廉清而不信，宣云外示傲然則中不可知勇怯

而不成，成云舍整而勇校逆物情衆共疾之必無成途五者園而幾向方矣。釋文園崖首圓司馬云圓也成云幾近也宣云五者本渾然圓通今滯於迹而近向方不可行也故知止其

所不知，至矣！成云智不迷不強知知止其分學之造極也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不道即上不辨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成云

渾然之中無所不藏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郭云至理之來自自然無迹此之謂葆光。成云葆蔽也輜蔽而其光彌即言藉言以

覆以明之復以明之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崔云宗一脰二胥敖三國秦人間世儒堯攻豎枝胥敖國爲虛厲是未從舜言矣南面而不釋然，

成云釋然怡悅貌也案釋同釋語又見庚桑楚篇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成云三國君猶存蓬艾之間乎？言猶在也成云蓬艾賤草若不釋

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使羿射落其九故援以爲喻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成云進通也欲使蓬艾之頽而伐使

堯我於至道豈去哉堯舜一證齧缺問乎王倪曰：『倪，釋文倪徐五音義高士傳云王倪堯時賢人也天地精云齧缺之師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

惡乎知之？郭云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成云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難自知己之不知乎曰：「吾惡乎知之？」

郭云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爲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然則物無知邪？汝既無知然則物皆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成云豈獨不知我亦乃不知物物我都忘故無所措其知也

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李云庸用也詎何也案小

知仍未爲知則不知未必非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司馬云偏枯齷然乎哉？案言物則不然成云泥齷木處則惴慄

恟懼，釋文恟徐音峻恐貌遼固作胸狻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齷猴孰知所處爲正民食芻豢，芻豢豢豢畜豕子芻豢之悅我口麋鹿食薦，

釋文驚之所食螂且甘帶，釋文螂且字或作祖廣雅云蜈蚣也僅云帶蛇也鷓鴣者鼠，鷓鴣二鳥音釋文字或作嗜四者孰知正味？民獸鷓鴣孰知所食之味爲正狻獬

狙以爲雌，釋文編徐數面反郭李音偏司馬云編狙一名獼猴側擬而狗頭薰與雌擬交麋與鹿交，鱖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

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崔云決驟疾走不顧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

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釋文樊音煩說文殺雜錯也成云行仁履義損益不同或於我爲利於彼爲害或於彼爲是於我爲非何能知其分別齷缺曰：

「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成云至者妙極之神神者不測之用大澤焚而

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向云涸凍也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郭云寄物而騎行非爲動也騎

日月，郭云有晝夜而無死生而遊乎四海之外，三句與逍遙同騎日月作御飛龍死生無變於己，郭云與變爲體故死生若一而況利害之端乎？

【晉賦王
祝二證】

瞿鵠子問於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

長梧于季云居長梧下因以爲名。崔云名丘前云瞿鵠必七十子之後人夫。子謂孔子下文丘也何足以知之。即孔子名因瞿鵠述孔子之言而拆之。崔

說非也。下文丘也與汝論夢也。子謂女夢亦夢也。子者長梧子自謂。既云丘與女皆夢又云子亦夢則安得即以丘爲長梧之名乎。

聖人不從事於務，

郭云務自來而理自應非從而事之也。不就利，不違害，

或去違

不喜求，不緣道，

郭云無謂有謂，

謂言也或問而有謂無謂，

以爲孟浪之言，

向云孟浪言淺薄無所慮舍之謂宣云無畔岸貌李云猶較略也。成云猶率略也。案率略較略謂言其大略。

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

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

黃元作皇。釋文本又作黃。盧文弼云黃皇。通用今本作黃。成云聽熒疑惑不明之貌。

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且汝亦大早計，

釋文大音察成云方聞此言。便謂妙道無累下云云也。

見卵而求時夜，

崔云時夜。司夜謂雞。

見彈而求鴞炙，

司馬云鴞小鳩可炙。毛詩草木疏云大如

奔鴞綠色其肉甚美成云即鴞鳥。賈誼所賦案二句又見人間世篇。

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亦以妄聽之矣？

成云

勞日月，

釋文勞薄葬反司馬云依也。郭云以死生爲晝夜之

輿也向本作

挾宇宙，

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說文舟輿所極覆曰宙。成云挾懷藏也。郭云以萬物爲一體之譬。

爲其脗合，

脗司馬云合也。向首昏云若兩臂之相合也。成云無分別貌。置其滑滑，

輿也向本作

以隸相尊，

成云隸賤。釋文隸積也。案言於萬物無類。案此貴賤一視。

衆人役役，聖人愚乎，

徐屯徒奔反司馬云渾沌不分。

衆人役役，聖人愚乎，

徐屯徒奔反司馬云渾沌不分。

參萬歲而一成

純，參鱗魚。歲千殊。萬異。渾然泊然。不以介。體抱一而成。精純也。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釋文蘊積也。案言於萬物無所不然。但以一是相蘊。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

說音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喪失也。弱，輸失。其。故居安於他土。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成云艾封人。文地守封疆者。

晉國之始得之，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崔云六國諸侯稱王。因謂晉獻公爲王也。

與王同筐牀，

匡崔云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又借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郭云蘄求也。夢飲酒

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

知其夢也。覺夢之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死爲大覺則生是大夢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

自謂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其孰真爲君上之貴乎孰真爲牧固之賤乎可謂固陋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

其名爲弔詭。釋文用音的至也詭異也釋與云言衆人一遇猶且然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

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而皆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有是非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我各執偏見不能相知則旁人亦因之不明是受其黷闇也我欲正之將誰使乎黷闇不明之貌使同

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

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

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同彼我不信同我彼不服別立是非彼我皆疑隨人是非更無定論不能相知更何待邪極言

辯之無益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郭嵩焘云言隨物而變謂之化聲若與也是與不是然與不然在人者也待人之爲是爲然而之然之與其無待於人則自是自然一皆無與於其心如下文所云也和之

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成云天自然也倪分也曼衍猶變化因任也窮盡也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盡天年之性命案此二十五字在後亦無釋下今從宣本移正又寓旨篇亦云危言

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

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然則不然，何知其然？然則不然，何知其不然？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則非。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爲否，故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爲分別，故無辯也。矣。忘年忘義，成云：年者生之所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義者，較於是非，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振於無竟，故寓

諸無竟。成云：振，暢也。窮，窮也。案：理暢於無窮，斯意寄於無窮，不須辯言也。騁，騁也。長梧，二證。

罔兩問景曰：『也釋文：景本或作影。俗。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云：成

獨立。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影不能自立，須待形，形不自主，又待真宰。吾待蛇蚺蝮翼

邪？言吾之待如之釋文：附司馬云：蛇腹下，蝮，蝮可以行者也。成云：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禽獸甚多，何獨蛇蚺可？附：蛇，蛇皮，翼，蝮甲也。蛇，蝮，蝮，皮，蝮，新出，甲不知所以真宰所然，獨化而生，豈無待也。是知形影之義，與蝮甲無異也。案：言吾之所得，具蛇蝮那，蝮那，蝮那，二物有一定之形，此命不甚相合也。以上與寓言篇同而繁簡互異。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成云：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張，莫知其幸，罔兩景四證。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成云：栩栩，折騰貌。自喻適志與？李云：喻快也。自快，適其志與音餘。不知周也。俄然

覺，則遽遽然周也，成云：遽遽，驚動之貌。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

分矣，此之謂物化。周蝶必有分，而其入夢方，僅不知周蝶之分也。謂周爲蝶可謂蝶爲周亦可。此則一而化矣。現身說法，五證齊物極境。

王先謙說：『天下的一切事物言論，都可以看作齊一，不必加以辯論，祇守定我純一無二的道好了。』

南郭子綦靠着几坐着，忘了自己的形骸，不自覺的笑了起來，好像他的精神和形體分離了似的。顏成子

游（南郭子綦的學生）在旁邊侍立，問道：『請問先生何以如此形骸固然可以使牠像枯木一般毫無生

氣，心還可以使牠像死灰一般一念不起嗎？此刻靠着几子的，不就是從前靠着几子的嗎？怎麼和從前兩樣

了呢？子綦道：「假，你問得不是很對嗎？你知道我現在忘去了自己的形骸，破除了自己的成見嗎？你聽過「人籟」（籟就是簫）未曾聽過「地籟」，你雖聽過「地籟」，尚未會聽過「天籟」啊！」子游道：「請問這怎麼講？」子綦道：「大地上的氣體，寒熱相激成的，就叫做風；大風一起，大地上所有的洞穴，遇着風，都發出聲音來；你不會聽過長風鳴鳴的聲音嗎？大山頂上的樹木，粗的圓周有幾十丈長，上面全是洞穴；有的像人的嘴，耳朵，鼻孔；有的像柱子上的橫木，承着梁上的方孔；有的像圓圈當中的洞；有的像春米的石臼；有的像深池；有的像淺穴。一經風吹，發出聲音來；有的像水浪沖激聲；有的像箭離弓絃聲；有的像怒吼一般粗響；有的像呼吸一般尖細；有的輕揚，像高叫聲；有的沈濁，像低哭聲；有的杳遠迂迴；有的清脆像鳥鳴。聲音有的重，有的輕，莫不和諧。起小風，發出的聲音也小；起大風，發出的聲音也大。可是大風一息，一切的聲音都沒有了。你不會見過大風過後，祇有樹枝在飄動嗎？」子游道：「「地籟」是大地上的洞穴，因風發出的種種聲音。「人籟」是吹動管竹發出的聲音。請問「天籟」是甚麼呢？」子綦道：「同一的風，吹到大地上的洞穴中，就發出種種不同的聲響來。洞穴的發音，好像和風沒有關係似的；好像每個洞穴都是因了自己的特性本能，而發聲音似的；但是，若沒有風，一切洞穴中，能發出聲音來嗎？大地上的一切洞穴，都可稱為「地籟」。他們必定要等待風起，方才能夠發出種種的聲音來。至於那個風，鼓吹着大地上的洞穴，使他們發出自然的音聲，那就叫做「天籟」。○以上說：大風吹動地上的洞穴，發出種種的聲音，都是出乎自然。能把是非言論，看做像風聲一般與我無涉，所以能融通物我，忘去形骸。

人的智理淺深不同；智理深的，舉動寬舒；智理淺的，舉動精細。人的言語精粗也不同；精於言語的，辭氣暢適；不精於言語的，辭意滯塞。人睡眠和醒時也不同；睡時精神交錯；醒後目開神悟。人和環境相接，愛惡叢生，

自不能不用心計爭勝；結果，人有的寬大，有的深沈，有的謹密，這是交結的不同，人品的各異。人小受驚駭，只是憂疑不定，小心恐懼；受了大的驚駭，甚至於像失了神一般；這是恐懼的不同。是非之論，一存於中，毀譽之論，隨口而出，像機弩發箭一般的疾速。胸內一有成見，必定拘執自己的成見，誓不動搖，想勝過別人。是非固執的成見既存於胸中，天真的本性便日就消滅，像草木生物遇着嚴肅的秋冬，零落了一般；過久了，又像沈溺在水中的人，不能再加振拔了。離天理越遠，被人欲遮蔽得越深；人越老，遮蔽得越完固。結果，心地麻木不仁，不能使牠更有生氣了。凡是喜怒哀樂憂傷反覆恐懼輕浮放縱情慾開放輕狂無度，這些心裏狀態，雖各不同，都是生於虛無，發於自然。也像空虛的樂器，吹了就發出聲音來；無形的氣，熏蒸了就會生出菌來一樣。日和夜輪流相替，究竟從何處起始的呢？唉！這個道理，看去很難懂，但是實在很容易的，就是一天之內，也可以悟會得出來，能悟會這個自然的定律，就可以知道萬物的萌生變化，都是由於此。自然的道理，生出人類，人類又稟承着自然的道理。人類形體上的變化，全和大自然的定律相合；人不過是「自然」的一具小模型罷了。所以由己身去推求大自然的道理，相差實不甚遠。但是主宰大自然的道的是誰呢？自然的道運行明明有物主使，可是沒有形跡可求；「有物支配自然」這句語雖可證實，雖有情有理，可是沒有形跡可考。人身體上有手、腳、骨節、孔竅、臟腑等等，人對於這些，有親疎的分別嗎？還是一切都喜歡呢？還是有所偏私呢？還是把他們都作服役我的看待呢？若把他們都作服役我的看待，都看作被動的，那末誰是主宰支配他們的呢？他們互相做主宰，互相支配嗎？不知道在形體以外，尚存有精神，這個乃是真正的主宰啊！不過明白此理的，既不能對於這個主宰有所裨益，不明白此理的，對於這個主宰也不能有所損壞，可是人既生，就有形體，有形體，就有死亡。雖然不即死，不過偷生世上，坐待死神的降臨罷了。天和環境外來的事物抵觸，看着

光陰飛度，像馬跑一般快，沒有方法去止住牠，這不是很可悲的嗎？因為一切所爲的都是物質的，物質乃是虛幻的，暫時的，不是永存的，所以終身勞苦，毫無「實注」的成功。疲敝至死，終不能有「實在」的結果。這不是很可哀憐的嗎？別人見他形體無恙，都以爲他不會死，這有甚麼用處呢？要曉得：一旦形體死了，連精神 and 心靈也都毀滅了！這不是更可哀憐的嗎？人一生就這般昏昧，還是祇有我一人這般昏昧，別人不如此嗎？人都具有自己的「實有的真心」，這個「實有的真心」乃是大自然的道的一個縮影。人能以此爲法，去發展一切的行動，自不離自然的正道。人人既然都具有此「實有的真心」，誰沒有法則可遵循呢？何必再要去外求自然變化的道理呢？祇要順着這個心志行去好了。雖是愚蠢的人，也有這個「實有的真心」。未曾悟會這個「真心」的妙道，所以是非妄見都起了。就像今天纔動身到越國，就說：「昨天已經到了。」一般這都是無中生有，無中生有，雖以禹的聰明都不能了解自己欺騙自己，我把他有甚麼法想呢？○以上反覆喚醒世人。將世人一切知覺形骸盡看爲虛幻，是非物論更是眇乎其小，不足介意的了。

言誦和起風時發出的聲響不同：風吹動發出的自然無心的聲音；至於說話，必定先有了意見，然後發爲言語。言語既有偏見，聽者遂不能斷定孰是孰非；既不能定其是非，雖會說，直可等於未說，那末果算得是句話呢？還是算不得是句話呢？和初生的小鳥叫聲有分別呢？還是沒有分別呢？道因為有所蒙蔽，才有真假的分別。言語，因為有所蒙蔽，才有是非的爭辯。道本沒有真假，所以能隨地皆有；言語本沒有是非，所以能無所不可。道的蒙蔽，是因爲人執了一偏的道，不知大道；言的蒙蔽，是因爲好慕浮辯之詞，不知「至理之言」。所以儒墨爭辯，不外和對方相難；對方以爲「非」，我就以爲「是」；對方以爲「是」，我就以爲「非」。如欲糾正二家是非之論，祇有使他們明白大道，大道既無分別，他們也自無是非的爭論了。世間一切的事

物，都是相對待的，所以才有彼此的分別。在我對別人都覺得「非」，在我看自己，都覺得「是」。因為祇去考察對方的是非，所以對於自己是非之點，反而昏昧；如能反身省察自己一下，就可以明白了。祇能見別人的「非」，不能見自己的「非」，所以總以為自己「是」，別人「非」。以別人為非出於以自己為是，以自己為是出於以別人為非。自己是「是」和「別人非」，乃是互相對待發生的。所以是非之論隨生隨滅，變化無定。有人說：「某事可」，隨即有人說：「某事不可」；有人說：「某事不可」，隨即有人說：「某事可」。有人說：「這個是」，就有人說：「這個非」；有人說：「這個非」，就有人說：「這個是」。祇有聖人能超脫於是非之論以外，明瞭自然的大道，知道「是非」是相因而生的。「彼此」是互相對待的，是沒有分別的。「此」就是「彼」，「彼」就是「此」。彼此都以對方為「非」，自己為「是」，所以彼此各有一「是」，各有一「非」。究竟有彼此之分呢？還是沒有彼此之分呢？能悟會「彼此」是對待互生的，是虛幻的，就得到道的關鍵了。明白大道，就可以了解一切是非的言論，皆屬虛幻。像環子中間空洞無物一般，是非都是循環相生不已，又像環子的圓圈一般。「是」——「非」，相生無窮，要停止是非之爭，彼我之見，祇有明白大道了。用我的指頭去比別人的指頭，別人的指頭對於我的指似乎「不對」；若用別人的指頭來比我的指頭——用別人的指頭做標準——我的指頭對於別人的指頭又不對了。用這匹馬做標準去比那匹馬，自然這匹馬為「是」，那匹馬為「非」；若用那匹馬做標準來比這匹馬，那匹馬又為「是」，這匹馬又為「非」了。要明白天下沒有是非，不如用此反覆的相比，就可以曉得「彼」「此」二方，以己為是，以彼為非，都是一般無二的。全以「彼」為「非」，那末天下就無「是」了；全以自己為「是」，天下又無「非」了。明白天下沒有一定的非，指和指，馬和馬，又有何是非之分呢？指頭乃是天地中的一體，馬乃是萬物中的一物。以此

類推：用天地比作一個指頭，用萬物比作一匹馬，那末天地萬物又有何是非呢？自己以為是「可」就說「是」；自己以為「不可」就說「是不可」。本來沒有道路的，因為有了人行走，才成功道路。萬物的始初，本沒有一定的名稱，一切固定的名稱，都是因人稱呼而成立的，那末指頭也可以說不是指頭，馬也可以說不是馬了。為甚麼以為這個是對的呢？因為有人以為這個是對的，所以別人都隨着稱對；為甚麼以為這個是不對的呢？因為有人以為這個是不對的，所以別人都隨着稱不對了。論萬物的始初，固然有對有不對，有不可。若論萬物的後起，那不正的名稱，隨人的「然否」成立的真多，名稱更變，本無一定，所以說「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因此略舉數例，譬如草木的細枝同屋柱，害癩瘡的和西施（古時的一個美女）寬大和奇變，矯詐和妖異，由明道的人看去，都可以通達為一，沒有分別。分開一物，始可成功數物，成功一物，必須毀壞數物（譬如砍樹木造房屋，散獸毛織氈子）。所以成功和毀壞是對待的，是相因而生的。成就是毀，毀就是成。物既無成，也無毀。成和毀都可以通達為一，祇有達道的人，知道萬物齊一的道理，所以不用一己之見，而寄於「尋常之理」。運用「尋常之理」形式上看去，無甚用處，但是實際上，却有莫大的用處，所以能無往而不通達，無適而不自得，和大道相差無幾了。這不過因任天理的自然罷了。所以雖然近於道，可是不知所以然而然，未曾有心於道，一任自然，這方才是道的本體。若勞心費神，去求道的一貫，不知道道本是一貫的，那和「朝三」有何分別呢？甚麼叫做「朝三」？從前宋國有一個養猴子的老人，分栗子給猴子喫，先向他們道：「早晨喫三個，下午喫四個。」猴子聽了，以為太少，全發起怒來。老人道：「那末，早晨喫四個，下午喫三個。」猴子聽了，以為比先加多，全喜歡了。數量實在未曾更動，喜怒為的是甚麼呢？這都是因為執了一偏之見。同人勞心費神去求道的通一的，有何分別呢？所以聖人通是非為一，止於自然平衡的地位，物和

我各得其所，並行不礙。古達道的人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極點，如何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極點呢？最極點的是忘去天地萬物，以爲宇宙間尙未曾有物。這是造乎極端，不能更進了。其次見到有物，可是尙無彼此之分，其次雖有彼此之分，尙無是非之別。及至見到了是非，渾然的大道就有所損傷了。道的毀壞是由於有私愛，而私愛的成功，又是因爲有了是非之見。道果然有增減的嗎？道實在是沒有增減的。所謂「道有增減」，都是形式上的現象，不是道的本體。現在用昭氏（古來善彈琴的人）的彈琴做譬喻。昭氏彈琴時，五音不能並奏，有此聲便沒有其餘諸聲，在此聲爲「成」，在其餘諸聲便爲「損」，所以就有一「成」和一「損」了。昭氏悟會此理，放下琴來不彈，五音俱寂，就沒有「成」和「損」了。昭文（就是昭氏）放下琴來不彈，師曠（晉平公的樂師）執着鼓椎不敲，惠子（有名的辯論家）靠着几子，停止辯論，都是明白「成」一「損」相因的道理的。他們的才智，對於彈琴、音律和辯論，可算達到極點了。都能享當時的盛名，並且記載於典籍，傳於後世。但是他們都以爲自己所好的，別人都不知道。所以把自己看作與衆不同，又想把自己所好的明告別人。可是這個並不是別人所必須要曉得的。如一定要勉強別人曉得，也像想使大家明白「堅白」（戰國時代，說士公孫龍所創的一種辯論的學說）的學說，結果大家終不能明白一樣。昭文的兒子祇會繼承他父親的行業，通一技之長，不能明解大道，可稱「沒有成就」。以上三人若因才能特異，與衆不同，就自以爲成就大道，那末衆人和三人不同的，也可以算是成就大道了。若說三人不能算是對於道有所成就，那末天下不成就正多呢！所以惑亂大道迷眩世人的，聖人必定要設法除去。因此聖人不用自己的機智，把一切的事物，都用尋常之理來解釋。這就叫做「用「本然的光明」來照察事物」。○以上說：求道不能執有己見，道本空虛無物，一執己見，便生出是非的妄念，離道便遠了。

倘使人都執有彼此之見，現在遇着一句言論，不知和我的言論同類呢？還是不同類呢？若務求勝過對方，就援引一般和我相異的言論來爲類，那和對方和我的不同類，有甚麼分別呢？大道本難用言語形容，但是現在於無可說之中，姑且說說。凡物各有個端始，有的尙沒有端始，就是端始尙未曾現露出來；有的連「發生端始」的事理都不會具有。有的說：「言語是實有的」；有的說：「言語是虛無的」；有的連「言語有無」的爭論尙未曾說出；有的連「以爲言語是實有或虛無」的念頭都不會起。忽然有的說：「言語是實有的」；忽然有的說：「言語是虛無的」。不知「有言」乃是「無言」的個開端，無言又是「有言」的未萌。有言和無言原是循環相因的，所以說：「有言」和「無言」二者到底誰有誰無呢？我既反對有言語，可是現在又不免言語；但是我的言語，全無是非的成見和言語的機心，所以雖然有言，却不知我究竟會言語呢？還是不會言語呢？由形體上看去，物自然有大小的分別；但是若就性分上看去，物本沒有小的分別；若再以性分的滿足爲大，那末秋天獸毛的尖端要比太山大了。由形體上看去，命像似有短長的分別；但是若就精神上去看，命本沒有長短的分別；若再以精神的滿足爲長，那末短命的要比彭祖的壽長了。若以太山爲小，那末天下就沒有「大」了；若以秋天的獸毛尖子爲大，那末天下又沒有小了；若以短命的爲長壽，那末天下沒有短命的了；若以彭祖爲短命，天下又沒有長壽的了。既然沒有形體的大小，壽命的短長，所以天地雖似壽長，不過和我並生，萬物雖似衆多，我也和他們相安無事，通達爲一體。萬物既然通爲一體，何用言論呢？可是說：「萬物通達一體」即是不能免於言論。道是渾然一體，沒有名稱的。不過倘使稱牠「渾然一體」，就是加了牠一個名稱了。這個名稱和道的本體加起來就有兩個數目了。有了一個名稱，就生出對待的名稱來，這兩個名稱和道的本體加起來，又成功三個數目了。由此繼續推加下去，雖然有精於數學的

人，都不能分清這些數目，何況一般平凡的人呢？本來沒有言語的機心的，一有了言語的機心，已生出三個是非的名稱，如有了言語的機心，再去細加辯難，更不勝其繁了。所以不如除去言語的機心，是非的念頭。因任自然，定我的行止。大道無處不有，有何疆界呢？言語因為有了彼此之見，所以是非沒有一定，因為沒有一定，所以言論才有種種的分別。分爲那幾類呢？有贊成左方的，有贊成右方的，有直說的，有評判的，有解釋的，有辯駁的；有二人相對辯難的；有許多人互相爭論的。都因為各據了一得之見，所以才有這八類的分別。超出天地四方以外的理，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所以聖人攔下不談。天地四方以內的事理，譬如人所稟的性分，聖人也祇隨機陳說，不加評判。所以時代的記錄，和古代帝王的記載，用作治世的法則的，聖人祇加議論去利益當時，終不用私意去辯駁是非。所以聖人用不加分拆來分清事物，用「不加辯論」來辯明事物。這是怎麼講呢？因為聖人認清了事物，祇是存在心裏，衆人對於事物起了個念頭，就生出辯論來。辯論乃是矜誇自己的表示。所以說：「辯論的發生，是因為不會見到道之大。」大道是無可名稱的，精於辯論的不用是非之論去屈服人。「至仁的人」的仁愛是無心的，「真廉潔的人」無物可以貪取，忘了物我之見，所以外表反沒謙讓的表示。「大勇的人」不尙血氣之勇，更無心害人。道若外面明顯照人，就不是真正的大道；言語若祇恃辯論，事物無窮，終有不勝辯的時候。仁愛若守滯一處，就不能普及；廉潔若外面表示清白，內中的實在就不可相信。有勇若害人，必遭衆人的忌恨，結果毫無成就。這五者本是「渾圓」的，一被形迹的所拘，就近於「方整」，不像以前那般通達了。人所不知道的大都是性分以外的事，所以人能止於「所知」的範圍以內，安自己的本分，就是達到學的極點了。誰能知道「不用言語的辯論」和「無可名稱的大道」呢？若有能知道的，可稱做「天府」——就是渾然不測，無不包藏的意思。如用水作譬，雖灌水進去，也不見

滿；取水出來，也不見乾。不知源流來自何處。這就叫做「葆光」——外面越晦暗，裏面越光明。○以上說用言語來顯明自己的，都是不明大道。

從前，堯曾問舜道：「我想伐宗，脗，和胥敖三國，每當臨朝，都不能丟下這個念頭，這是甚麼原故呢？」舜道：「這三國的君，所處的地位極卑，你又何必把他們放在心上呢？當初出了十個太陽，並照萬物，各不相礙，何況有德之人恩澤普及世人，非太陽所能及，反不能容這三國的國君嗎？」○以上比喻物論不齊並行不礙。

齧缺（王倪的學生）問王倪道：「你知道事物的「絕對的」是「嗎？」王倪道：「我那裏知道。」齧缺道：「你知道甚麼是你不知道的嗎？」王倪道：「我那裏知道。」齧缺道：「那末萬物也都像你一般這樣無知嗎？」王倪道：「我那裏知道。但是讓我姑且試着說說，怎麼知道我所稱爲「知」的，不是一偏之見，實在却是不知道呢？怎麼知道我所稱爲「不知」的，不是大澈大悟，實在却是真知呢？並且我曾問過你：「人睡在潮溼的地方，就腰痛生半身不遂的病，泥鳅也是這樣嗎？人登在樹木上，就駭得發抖，猿猴也是這樣嗎？人泥鳅和猿猴誰的居處是正當的呢？人喫菜蔬和肉，麋鹿喫草，蜈蚣吃小蛇，貓頭鷹和老鴉喜吃老鼠，人，獸，蟲，和鳥誰的口味是正當的呢？獼狙（猴類，身體像猿猴，頭像狗）和雌猿作配偶，麋（鹿類，比鹿較大）和鹿作配偶，泥鳅和魚作配偶，毛嬙和麗姬（都是古時的美人）世人以爲是最美麗的了，可是魚見了避入水底，鳥見了高飛空際，麋鹿見了奔走不顧，人，魚，禽，和獸誰知道天下正當的美色呢？照我看來，各執了仁義的一偏之見，對於自己有益，對於別人就有害處，互相爭論，不外以自己爲是，以別人爲非，繁雜錯亂，我那裏能加以分別呢？」齧缺道：「你既然不知道利害，那末至德的人」也不知道利害嗎？」王倪道：「至德的人神妙極了，山林焚燒，都不能使他感覺得熱；江河凍冰，都不能使他感覺得冷；震破了山的大雷和撼動了海的大

風，都不能使他驚懼。他駕御着雲氣，乘騎着日月，游散於四海以外。合大自然的變化合爲一體，所以死生的變化都和他無關，何況利害之端，更不放在他的心上。」○以上說世間無絕對的是非，「至德的人」沒有事物的成見，所以外來的事物不能累他。既因任自然，超脫於世物以外，沒有死生，所以利害之端更不足介意了。

嬰鴿子（孔子的學生）問長梧子曰：「我聞聽我的先生說過：『聖人無心有尋世務做，不去就近利益，不去避開禍害，不喜歡取求。進於大道，可是不見求道形迹。看上去不會說話，實在却是說了；看上去在說話，實在却是不會說。超脫於世俗以外……這都是空闊無邊的話，』但是我却以爲這是含有妙道的話。你以爲如何呢？」長梧子曰：「這個話連黃帝聽了都要疑惑不定，丘（孔子名）怎麼能夠懂得呢？但是你一聽見這個話，就以爲是含有妙道的話，斷定得未免太早了。就像才看見雞蛋，便想有報曉的雞，才看見彈丸，便想吃鷄鳥的烤肉一般。我且和你隨便談談，你也隨便聽聽如何？聖人同日月並明，永沒有窮盡之期；包藏天地古今，和萬物混合爲一事物，若不是渾合無別的，要是昏亂錯雜的，都丟開不問。凡人都是自相分別尊卑，所以終日勞苦於是非的爭論，聖人對於事物不加分別，忘去一切，所以外面反像愚人一般。萬年之間，天下事物變化萬端，可是聖人祇守一大道，所以雖然糝雜千變萬化，自己始終精純不雜。但是萬物何嘗不像聖人也是純一的呢？因爲是純一的，所以才能聚積起來。既然精純爲一，又有甚麼死生的變遷，是非的分別呢？我怎麼知道貪生的不是迷惑，怕死的不是像小時流落在異鄉，大了不曉得回歸故鄉的呢？麗姬是艾地守封疆人的女兒，晉國迎娶她時，她悲傷得很，連衣服都給哭溼了。等到後來，嫁到晉獻公那裏，和獻公同睡在極舒適的牀上，吃美味的菜蔬肉羹，方才懊悔當初不應該哭的。我那裏知道死了的不懊悔當初不應該求生

的嗎？夢境和事實往往相反：夢飲酒的，醒後有時反遭悲傷哭泣的事；夢哭泣的，醒後有時反有打獵一類快樂的事。人生悲歡不定，同夢中的變幻沒有甚麼分別。所以人生不過是一夢境，當人在夢境中，並不曉得那是夢，以為是真的。並且人生在世，深入迷途，又像在夢中做夢。人做夢醒後，才曉得以前是夢；人死了譬如「大醒」，又才曉得生時也是一場大夢。愚蠢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在夢中，以為平日是清醒的，反自以為是明察多智的。世人號稱「人君」、「聖賢」的，都是執迷不悟，自相尊貴，可算得固陋極了。孔丘和你都在夢中！我說你在夢中，自己也在夢中啊！這些話常人聽了，必以為怪異。如經過一萬世以後，能遇着一個大聖人，解得這些話，時間都不算得長遠，就像早晨到下午一般。假使我和你辯駁：你若勝了我，你一定對，我一定不對嗎？我若勝過了你，我一定對，你一定不對嗎？或者各有對有不對嗎？或者兩方面都對嗎？或者兩方面都不對嗎？我和你若各執一見，不肯退步，別人更鬧糊塗了，請誰來評判呢？若請和你見解相同的來評判，必偏就你，我自不服，更不能定二人的曲直；若請和我見解相同的來評判，必偏就我，你又不復，又不能定二人的曲直；若請和兩方見解都不同的來評判，兩方面全不信服，又不能定兩方的曲直；請和兩方見解都同的來評判，又沒有一定的言論，還是不能定兩方的曲直。所以，我和第三者既然都不能互相了解，更不能求正於別人的評判了。是非的辯論因為是互相對待的，既然終不能解決是非的爭論，到不如丟下「彼此相對」的觀念，因任自然之理了。安守自然的本分，順着無窮的變化推演，方才能夠享盡天賦的壽命。怎麼叫做「安守自然的定本」呢？要知道是非，然否，全是虛妄，所以為「是」的未必是「是」，所以為「然」的未必就是「然」。「是」若是絕對的是，「是」和「非」就有分別了；「對」若是絕對的對，「對」和「不對」就有分別了。可是現在你說某事是，我却說某事不是；我說某事是對的，你却說某事是不對的。

可見得是非然否都不是絕對的。用理推求，這些都是虛幻的，更用不着辯駁了。既然將生死看破，所以能忘去年歲的長短，將是非看齊，所以能忘去是非的名義。這個大道理澎湃於無窮的空間，寄託於無窮的境界。○以上申明：忘去生死，所以是非之見自然消滅，言語的辯論，更不足恃了。

半陰影問影子道：「剛才你在行走，現在你停止不動了。剛才你坐着，現在你又立起來了。你怎麼這般沒有獨立的志操呢？」影子說：「我因為有所依賴嗎？因為我所依賴的又要依賴別物嗎？我的行動是被動的，是須依賴別的物件的，也像蛇的行動要依賴牠肚子底下的皮，蠅的飛行須依賴牠的翅膀嗎？我那裏曉得爲甚麼行動須依賴別物呢？我那裏曉得爲甚麼行動不須依賴別物呢？」○以上說半陰影的行動被影子所主動，影子的主動的，又是有形體的物件，有形體的物件的主動的，又是精神，所以所重的乃是精神不是形體。形體都可以「置之度外」，物論更不介意了。

從前莊周（莊子名周）會做一夢，夢到自己變成一隻胡蝶。居然是一隻生動的胡蝶，自己很高興的飛行着，那時不曉得自己是莊周了。忽然夢醒，還是有形體的自己。不知道究竟是周做夢變做胡蝶呢，還是胡蝶做夢變做周呢？周和胡蝶必定有分別了。但是在夢裏時，不知周和胡蝶有分別呀！說周是胡蝶也可以，說胡蝶是周也可以。這就叫做「物化」——二物化合爲一。○以上申明忘去自己，自己都可以忘去，其餘一切是非利害生死貴賤的觀念，更不會存在胸中了，還有甚麼物論呢？

■養生主

順事而不滯於物，冥情而不擾其天，此莊子養生之宗旨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生有窮盡，知無畔岸。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向云殆，窮因。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曰止也事過思留其殆更甚

以檢爲事無益於性命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王夫之云聲色之類不可名爲善者即惡也二語淺說

緣督以爲經，李頌云緣順督中經常也李楨

云人身惟存居中督脈並脊而上故劇中王夫子云身後之中脈曰督緣督者以清微縹妙之氣循虛而行自順以適得其中深說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余其有生之理

可以養親，以受於親者歸之於親養之至

也。可以盡年。天所與之年任其自盡勿夭折之則有盡者無盡從正意說入一篇下段五喻以明之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

釋文丁其名崔司馬云惠君梁惠王成云解宰割

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

蘇輿云說文踣

一足也陸舉則

砉然騞然，奏刀騞然，

司馬云君皮骨相離聲也云君音畫騞音近微聲大於砉也成云騞然縹縹進奏斃刀騞然大解

莫不中音，

釋文中丁仲反下同

合於

桑林之舞，

司馬云桑林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釋文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也

乃中經首之善也，向馬並云經首成池樂章也卽堯樂宣云會節也

文惠君曰：「譔！」

李云歡聲善

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成云進也

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成云操刀既久頃見塊簡纔視有牛已知空卻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

方今之時，臣

以神遇，

向云暗與理會

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成云官主司也案官承上專以目官方觀其迹神已析其形依乎天理

成云依天然之勝理

批大

郤，

字林批擊也成云大部間郤交際之處都音郤道大窾，都慶灌云窾當款爲漢音司馬遷傳注款空也謂骨節空處

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

俞云技蓋枝之誤枝枝脈經經脈枝經猶

實經絡素問王注引經絡云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支枝通作經絡相連處必有礙於游刃而况大軻乎？軻音孤崔

良庖

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崔云族衆也俞云謂折骨非刀折左傳曰無折骨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

刀刃若新發於硎。

釋文磨石

彼節者有閒，

節音骨

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

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郭云交錯，聚結爲族。吾見其難

爲，怵然爲戒，視爲止，郭云不屬，目他物。行爲遲，郭云徐其手。動刀甚微，譟然已解，譟與譟同，解脫貌。如土委地。提刀

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郭云逸足容操自得之謂，案田子方篇亦云方將躊躇方將四顧。善刀而藏之。釋文善猶試。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牛雖多不以傷刃物難結不，以累心皆得養生之道也一喻。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司馬云公文姓軒名宋，人簡文云右師官名。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一足。天與，其人與？」

附足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司馬云獨一足，案此與德充符篇三元者不同，介者天生兀者人患。人之貌有與也，郭云郭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斲同期，猶言不期而遇下，各季云樊落也，所以籠鳥。神雖王，不喜也。釋文王千况反，不自得鳥在

權則適在樊則拘人束縛，於樊雖必失所養三喻。

老聃死，司馬云老子案老子不知其年，此借爲說。秦失弔之，釋文失首逸。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謂其人，不死。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

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

哭者，所謂不言而信不比而聞也會，實際言稱，書言老子誠能動物我之不哭自有說也。是遯天倍情，忘其所受，釋文遯又作遁，是謂老聃情乃惠子所謂情見德充符篇受者受其成形。古者謂

莊子集解

三七

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御寇篇。德充符以孔子爲天刑之。則知遁天刑是贊語。齊解並誤。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觀。

釋文縣音玄成云。帝天也。案大宗師篇云。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與此文大同來去得失皆附生死德充符郭注亦云。生爲我時死

爲我順時。爲我樂順。爲我散也。天生人而情賦。形縣也。冥情在運是天之縣解也。言夫子已死。吾又何哀四家。

指窮於爲薪，

以指折木爲薪。薪有窮時。

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形雖往而神常在。養生之究竟薪有窮火無窮五喻。

王先謙說：「順着事物的自然之理，而不被物所拘泥，忘去情感的悲歡不齊，而不違反天命。這乃是莊子養生的宗旨。」

吾人的生命有窮盡，願望沒有止時。要想以有限的生命來完成無窮的願望，這對於生命是很危險的。不知道這是危險，反以爲這是聰明，那更是危險了。若能忘去善惡的觀念，就不會有心爲善，去求聲名；有心爲惡，去犯刑法。順着自然的正道以爲常法，才可以保全身體，護全性分，奉養父母，享盡天賦的壽命。○以上說養生的主要宗旨，是全篇的綱領。以下全是設的譬喻，用來解明這段的。

梁惠王（魏國的國君）的廚子名叫丁的替王殺牛。一切的動作，舉如用手推動牛，用肩靠近牛，用腳踏牛，用膝壓牛，以及牛的皮肉分離聲，刀的割切聲，全合音樂和桑林（湯制的一種舞樂）和經首（堯制的音樂）的節奏相合。梁惠王看了嘆道：「好啊！手藝精深到這般程度嗎？」丁放下刀來回道：「我所喜歡的乃是道，已不止是手藝了。當初我才殺牛時，所看見的，不過是一隻完整的牛。三年以後，所看見的不是完整的牛了，乃是牛身上骨節的分解處和筋絡的空間。現在我殺牛的時候，祇用神理去體會，不用眼睛去觀察，耳目器官都不用，祇是運用心神順着牛身上皮肉的自然構造，用刀擊開骨節連接的地方，分解骨節空

虛的地方。因其自然之理，連枝脈，經脈，粘着骨頭的肉，和連着骨頭的筋，都不妨礙我的刀的行動，何況顯而易見的大骨頭呢？普通稱爲好廚子的，每年要換一次刀，因爲他們用刀去割筋肉，所以用了一年，刀就壞了。次一等的廚子每月要換一次刀，因爲他們用刀去砍骨頭，所以用了一月，刀就壞了。現在我的這把刀已用了十九年了，所殺的已有幾千匹牛了。可是刀口還是像剛才磨過的一般。因爲牛身上骨節連接的地方有空隙，而我的刀口却没有比牠再薄的了。用這般薄的刀切進骨節當中的空隙，真是寬寬大大，對於我的刀很多空餘的地方了。所以這刀雖然已經用了十九年，還是同新磨的一般。可是殺牛時每遇着筋骨結連，繁雜的地方，我也知道不容易辦，所以小心謹慎，眼光專注，手脚遲緩，動刀雖極輕細，牛的骨肉已隨刀分解，像泥土潰散落地一般。此時，我提着刀站立，四面一看，心滿意足，再把刀子揩乾淨，收了起來。」梁惠王道：「好啊！我由你這一席話裏，得着養生的妙道了。」○以上用牛身上筋骨的膠結來比喻世物的複雜，用刀子來比喻人的心神。殺牛的如懂得乘骨節空虛的地方使用刀，刀不會損壞；處世的如曉得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爲常法，外物雖然繁雜，自不會損傷自己的心性。

公文軒看見右師（官名）驚道：「這是甚麼人？怎麼祇有一隻腳？是天生的嗎？還是人爲的嗎？是由於天命，不是出於人爲。人的形體容貌都是天生的，所以曉得這是由於天命，不是出於人爲。」○以上說右師被切斷了一隻腳，雖是由刑法所致，像似人爲的，但是因爲是「無可奈何」的事，是不能避免的，所以說是出於天命。善養生的安分守己，不用人力去違反天命。

野雞求食雖不容易，要走十步才吃到一口食，走一百步，才飲到一口水。可是有時適巧被人捉住，關在籠子裏面，雖然有人喂養，用不着勞神去求食，牠終以爲不如在野地方自由的好。○以上比喻善於養生的要

求精神上的舒適，不求物質的享受，反被利祿剝削了自由。

老聃死了，秦失（老聃的友人）去弔喪，祇隨着別人哭了幾聲就出來了。他的學生見了問道：「他不是你的朋友嗎？」秦失道：「是的。」學生道：「那末你來弔他，應當表示悲傷了。怎麼這般就成了嗎？」秦失道：「這樣就可以了。我先以為哭的都是他的親人呢，現在方才曉得不盡是他的親人，乃有些弔客。當我進去弔的時候，看見有老年人在哭，像父母在哭，兒子一般；有年青的人在哭，像兒子在哭，母親一般。他們會聚在一塊哭，必定是情不自禁的。不要說話，不期而然的說出話來；不要哭泣，不期而然的哭了出來。這乃是違反天理，增加人情，忘了他們所受於天的本性。這個古來稱做「遁天之刑」——違反天然之理，被世俗的情感所束縛，像被了刑戮一樣。——夫子（指老聃）應時生的，順理死的。若能安於時機的進展，順着自然的變化，把死生「置之度外」，悲哀喜樂更不能入於胸中了。這個古來稱做「帝之懸解」——人被死生的念頭困住，像被倒懸弔着一般痛苦。若能忘去死生，不為情感所動，又像被天帝解放了一樣。」○以上說善於養生的看破生死，不為情感所動。

用手指來折斷樹枝做柴燒，柴有完的時候，但是火可以傳續下去，沒有窮盡的時候。○以上用柴比喻人的形體，用火比喻人的精神。形體有毀滅的時候，精神可以永遠不死。善於養生的不注重形體，而保貴精神的。

人間世

人間世謂當世也。事君若處汙世出與物接無爭其名而晦其德此善全之道未引接與歎云來世不可恃也往世不可追也此漆園所以管慨而以前人間世名其篇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齊文公

馬云衛

莊公病，臧孫辰傳，莊公以警，哀十五年冬，入國時，頤曰已死。此是出公，輓也。姚鼐云：衛君託詞以指時王，厲其民者。

其年壯，其行獨。自用

輕用其國，無時而不見其過。

郭云：莫致譏。

輕用民死，兵易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國中民死之多者以此量澤地，如以火烈而焚之，之機也。郭云：燕云：燕與焦通，左成九年傳：燕萃班固實戲作焦，齊廣雅：蕉黑也。

亂國就之。宣云：無所事。

醫門多疾，入

願

其無如矣。無所

回嘗聞之，則法也

夫子曰：「治國去之。」李云：愈也。

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成云：者汝也。

夫

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憂起藥病，既乖彼此，傾則已，尚不立焉。能救物。

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成云：存成立也。

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至猶逮及也。

且若亦

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名也者，

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成云：軋，傷也。案言皆凶禍之器，非所以盡乎行世之道。蘇與之言以讓，人主尚不可游亂世而免於當況，讓凶器以往乎。

且德厚信，

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文

觀案懲雖不用智而未字乎人之意氣，雖不爭名而未通乎人之心志，人必疑之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成云：命文云：強其兩反，術同述，郭云：兼云：祭義而術省之，鄭注。

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成云：命文云：名也，釋

若唯無詔，王公

必將乘人而鬪其捷，成云：詔，言也。王公謂君言汝惟無言，衛君必將乘汝之隙而以捷辯相鬥。

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

莊子集解

文當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下而汝也。且衛君苟好善惡惡則朝，多正人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乎。

若唯無詔，王公

必將乘人而鬪其捷，成云：詔，言也。王公謂君言汝惟無言，衛君必將乘汝之隙而以捷辯相鬥。

莊子集解

文當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下而汝也。且衛君苟好善惡惡則朝，多正人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乎。

若唯無詔，王公

必將乘人而鬪其捷，成云：詔，言也。王公謂君言汝惟無言，衛君必將乘汝之隙而以捷辯相鬥。

莊子集解

文當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下而汝也。且衛君苟好善惡惡則朝，多正人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乎。

若唯無詔，王公

必將乘人而鬪其捷，成云：詔，言也。王公謂君言汝惟無言，衛君必將乘汝之隙而以捷辯相鬥。

莊子集解

文當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下而汝也。且衛君苟好善惡惡則朝，多正人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乎。

若唯無詔，王公

必將乘人而鬪其捷，成云：詔，言也。王公謂君言汝惟無言，衛君必將乘汝之隙而以捷辯相鬥。

莊子集解

文當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下而汝也。且衛君苟好善惡惡則朝，多正人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乎。

若唯無詔，王公

必將乘人而鬪其捷，成云：詔，言也。王公謂君言汝惟無言，衛君必將乘汝之隙而以捷辯相鬥。

莊子集解

文當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下而汝也。且衛君苟好善惡惡則朝，多正人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乎。

若唯無詔，王公

必將乘人而鬪其捷，成云：詔，言也。王公謂君言汝惟無言，衛君必將乘汝之隙而以捷辯相鬥。

莊子集解

文當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下而汝也。且衛君苟好善惡惡則朝，多正人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乎。

若唯無詔，王公

必將乘人而鬪其捷，成云：詔，言也。王公謂君言汝惟無言，衛君必將乘汝之隙而以捷辯相鬥。

莊子集解

文當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下而汝也。且衛君苟好善惡惡則朝，多正人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乎。

若唯無詔，王公

必將乘人而鬪其捷，成云：詔，言也。王公謂君言汝惟無言，衛君必將乘汝之隙而以捷辯相鬥。

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郭慶藩云：焚管之借字，統文等感也。以目焚省聲，成云形見也。言汝目將為所眩，汝色將自降口，將自救容將益，心且舍己之是以成彼之非彼惡既多汝又從而益之始既如此後且順之無盡。若殆以不信厚言，宣云：未信而深諫。案此者字訓如。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李云：偃拊，謂憐愛。之宣云：人謂君。以下

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因其好修名之心而陷之一證。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

有扈，三國名。國為虛厲，宣云：地為丘。婦人為厲鬼。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求實，實利三國如。而獨不聞之乎？名

實者也，再登，蘇與云：龍比修德而桀紂以為好名因而擠之。桀紂惡直臣之有其美而自恥為辟王是亦好名也。叢枝胥敖有扈用兵不止以求實也。堯禹因而攻滅之亦未始非求實也。故曰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

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夫子又舉所聞者之言，人主據高位之名有威權之實，難以聖人為之臣亦不能不為所風況汝乎。雖然，若必有以也，

嘗以語我來！以者挾持之。具嘗試也。顏回曰：『端而虛，端，肅也。虛，虛也。勉而一，勉，勉也。一，純一也。則可乎？』曰：『惡！惡可！』上

不可也。驚歎詞下懸。夫以陽為充孔揚，衛君陽剛之氣充滿於內，其揚於外。采色不定，容外見者無常。常人之所不違，平人莫之敢違。因案人之

所感，以求容與其心，成云：案抑也。容與，猶快樂。案人以威規感動乃因而挫抑之，以求放縱其心意。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雖日日

以德不能有成而況遠於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宣云：自以為是。外合而內不訾，宣云：外即相合而內無自訟之心。孫濬云：訾，訾也。聞君子之言外若不違而內不度其義。其庸詎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然則下順。子又言也。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

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成云：內心誠直共自然之理，而為徒類。宣云：天子人君，即云人無貴賤得生一

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一無所求於人也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依乎天理純一無私若嬰兒也

外曲者，與人之爲徒

也，擊跽曲拳。宣云擊執躬跽長統曲拳鞠躬

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成云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古

其言雖教，謫之實也。所陳之言雖是

古教即有諷責之實也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病，古無以病我。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

乎？

法度而

不便辭，雖固亦無罪。雖未宏大可免罪咎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不足化人猶師心者也。成云師云郭

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釋文齊本亦作齊有而爲之，其易邪？郭

有其心而爲之，未易也。易之者，睥天不宜。成云爾雅夏曰睥天言其氣酷汗也案與虛白自然之理不合蘇與云易之者仍師心也失其初心是謂遠天於義亦通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如此則可以爲齊乎？』成云葷辛菜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

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一若志，宣云不雜也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成云耳根虛寂凝神心符無聽

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成云心有知覺猶起攀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道之又道漸階玄妙聽止於耳，宣云止於形骸俞云當作耳止於聽傳寫誤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成云耳根虛寂凝神心符無聽

止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

心止於符。俞云此申說無聽之以心之義言心之用止於符而已故無聽之以心也符之言合與物合也與物合則非虛而待物之謂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俞云說氣宣云氣無端即虛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成云唯此真道集在虛心故虛者心齊妙道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未得使心齊之致實

莊子集解

四三

自回也，有自見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致令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成云心齊，吾語

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而無以虛名相感動，入則鳴，不入則止，不入則姑止，無門無毒，宜云不

不發一藥，邪云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李煊云門毒對文，毒與門不同類，說文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義亦不含毒，蓋

毒之借字，說文毒下云保也，亦曰高上也，讀若華，與邪注自安義合，張行字說文發疑云，毒者累土為壘，以傳信，即呂覽所謂為高保，禱於王路，實

鼓其上，遠近相聞也，是禱是壘之謂，毒者保衛之所，故借其義為保衛，周易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老子守之義不與此無門無毒三毒字皆是，此

義廣雅毒安也，亦即此訓，積案壘為毒，本字正與門同類，所以門毒對文，讀都皓切，音之轉也，案宣說望文生義，不如此李訓最合，門者可以沿為行

路，毒者可以望為博的，無門無毒使人無可窺尋，指目之意，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成云宅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絕迹易，無行地難，

宣云人之處世不行，易行而不著，迹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成云人情驅使淺而易，欺天然取用為而難矯，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

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釋文上音智下如字，宣云以神運以披照，瞻彼闕者，虛室生白，

司馬云闕空也，室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成云彼前境也，觀察萬有悉皆空寂，故能虛其心，率乃照真源，吉祥止止，成云吉祥善福止在凝靜之心，亦能致善應也，俞云止止連文於義無

天端，篇虛元注云虛室生白吉祥止耳，亦可證止止連文之誤，案下止字或之字之誤，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精神外驚而不安，息是形坐而心馳也，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

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李云徇使也，宣云耳目在外而徇之於內，心智在內而馳之於外，成云虛懷任物，鬼神將冥附而舍止人，倫歸依固其宜矣，是萬物之化也，禹舜

之所紐也，伏羲兒籙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此禹舜應物之謂紐，上古帝王之所行止而況凡數之人，有不為帝王可以宰世而況為支離之數人乎於義亦通，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成云委寄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

而不急宣云貌數而緩於應事匹夫猶未可動，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也。懼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

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事無大小鮮不由道而以懼然成遂者。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降降。事若成，則必

有陰陽之患。宣云喜懼交戰陰陽二氣將受傷而疾作。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云任成敗於前途不以憂喜累心者唯盛德之人以上述子言蘇與云謂事無成敗而卒可無患者惟盛德為能案成說頗似張浚符離之敗未可為訓蘇說是也。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宣云甘守粗糲不求精美。饑無欲清之人。成云清涼也然火不多無

熱可避。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憂灼之故。吾未至乎事之情，宣云未到行事實處。而既有陰陽

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法也。』成云戒法也。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受之於天自然

固結。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成云天下未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

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不論境地何若惟求安適其親。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成云事無夷險安之若命。忠之

盛也！有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王念孫云施謂移為移此猶言不易晏子春秋外簡君臣易施於子謂效篤哀盛之樂之境不同而不為移易於其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

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也。情實。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宣云尚何陰陽之患。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

所聞，更以前聞告之。凡交，交隣。近則必相靡以信，宣云相親順以信行。遠則必忠之以言，宣云市學契以言歸。言必或傳之。宣云

必託使傳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宣云兩國君之喜怒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

惡之言。郭云溢過也喜怒之書常過其當凡溢之類妄，成云類似也似使人妄構妄則其信之也莫，成云莫敵疑貌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

曰：「引古格言揚子法言名因此傳其常情，宣云伊傳其平實者無傳其溢言，郭云雜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則幾乎全。」宣云庶可自全案引法言畢且以

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至則多奇巧。釋文大音泰本亦作泰案鬪力屬陽求勝則終於陰謀欲勝之至則奇詭百出矣以禮飲酒者，始

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禮飲象治既醉則終於迷亂昏醉之至則樂無不極矣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宣云諒信鄙詐術云諒與

鄙文不相對諒蓋諸之誤諸讀為都釋地宋有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其例始乎都常卒乎鄙都鄙正相對因字通作諸又誤而為諒遂失其旨矣淮南詮言訓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即本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觀見王氏雜志其作始也簡，

其將畢也必巨。夫言者，風波也，如風之來如波之起行者，實喪也，郭嵩燾云實者有而存之喪者縱而舍之實喪猶得失也風波易以動，實

喪易以危。得失無定故曰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忿怒之設端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中之故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

是並生心厲，獸困而死就鳴不擇音而怨氣有餘於其時且生於心而為惡厲欲噬人也以獸之心厲譬下人有不肖之心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

知其然也。越求精核太過則人以其不肯之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宣云必禍禍故法言曰：「無遷令，

成云君命實傳無得遷改無勸成。」成云弗勞動獎強令成就一引法言畢過度益也，若過於本度則是增益語言遷令勸成殆事，事必危殆美成在久，惡

成不及改，成而不善不在一時成而惡必有不及改者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宣云隨物以避寄吾心託於不

得已而應而毫無造端以養吾心不動之中此道之極則也何作爲報也？郭云任齊所報何必為齊作意於其間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但致君命而不可以已與即此為難若人道之患非患

也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釋文明闔魯賢人太子廟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性與

之爲無方，則危吾國，宣云縱其收度必覆邦家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制以法度先將害己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

不知其所以過，釋文其知音智但知責人不見其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

汝身也哉？先求身之無過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宣云外示親附之意形內實和順之意雖然之二者有患，宣云猶未盡善就不欲入，和

不欲出。辯不欲深必防其縱順不欲深必防其趨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顛墜滅絕崩蹶墜也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

爲妖爲孽。郭云自頤和之且有舍垢之聲孽彼之名彼且惡其勝已妄生妖孽彼且爲無町畦，亦與

之爲無町畦。無界限喻小有踰越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不立崖岸達之入於無疵，順其意而通之以入於無疵病汝不

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

美者，以犯之，幾矣。而汝也伐誇功也美不可恃積汝之美伐汝之美以犯太子近似螳螂矣一喻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

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成云以死物投虎亦先爲分決不使用力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

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成逆之則人殺養之則類人喻殺人不不可怒之再喻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

賑盛溺，成云賑大給也愛馬之至者適有蚊虻僕緣，王念孫云僕附也言蚊虻附緣於馬體也詩累命有僕毛傳僕附也而拊之不時，或云拊拍也不時掩馬不意則缺銜

毀首碎胸。成云銜勒也馬驚至此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亡猶失也欲爲馬除蚊虻意有偏至反以愛馬之故而至亡失故當慎也三喻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

石匠名之往也。司馬云曲轅曲道成。如轆轤之道也。社土神。櫟樹社木。

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

選文

注引司馬云絜市也。李云徑尺爲圍蓋十丈。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

俞云旁方古通方且也。言可爲舟者且十數。

觀者

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遂竟也。文選注引司馬云匠石字伯。

弟子厭觀之，

厭飽也。

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

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

木也！以爲舟則沈，

重體

以爲棺槨則速腐，

多敗

以爲器則速毀，

脆疏

以爲門戶則液樞，

李楨云廣韻樞松心又木

名也。松心有脂。液樞正取此義。

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

遊諸篇見逍遙

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

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

郭云凡可用之木爲文木可成章也。

夫狙梨橘柚果蔬

之屬，

成云蘆瓜。狐之類。

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俞云泄當讀爲擗，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擗楊注擗牽引也。小枝泄謂見牽引也。

此以其能苦

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掇擊於世俗者也。

掇擊由其自取。成云方得全。

無所可用，久矣死幾，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

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聞汝幾近也。

匠石覺而診其夢，

王念孫云診讀爲診。兩雅。診告也。告其夢於弟子。

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

既急取無用以全。身何必爲社木以

自曰：『密，仲尼曰：默女無言，達生精公費而不應。』

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

彼亦特寄於社以顯。

不知己者新病之而不

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

如不為社木且幾有翦伐之者謂或析為薪木

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

保於山野究與俗衆異非

城狐社

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宣云義當連案彼非社神以自榮而以當理稱之於情事遠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

李云即南郭也伯長也司馬云商之丘今

梁國陸陽縣

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

向云顧隆也崔云隱備於熱也成云駟馬曰乘言連結千乘熱時可庇於其陰

子綦曰：『此何

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

言必可為材也

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見其大根，

則軸解而不可為棺槨，

成云軸如車軸之轉謂轉心木也案解者文理解散不密綴 喙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

日而不已。

李云狂如醒也病酒曰醒

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

成云不材為全生之大材無用乃濟物之妙用故能不夭斧斤

而庇蔭千乘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

由木悟人宜云神人亦以不見其材故無用於世而天獨全也

宋有荆氏，宜楸柏桑，

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崔云環八尺為一圍郭慶藩云名大也詳

天下名山三百下成云麗屬棟也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

釋文禪本亦作檀成云棺之全一邊而不爾合者謂之禪傍其木極大當斬取大板

故未終

其天年，而中道已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

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郭云解巫祝解除也成云顙額也亢高也三者不可往靈河而此皆巫祝以知之矣，郭云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

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宣云可全生則祥莫大焉

支離疏者，

司馬云支離形體不全貌疏其名

頤隱於臍，肩高於頂，

司馬云首脊曲頭縮也淮南曰有管高於頂也

會撮指天，

司馬云會撮舉也古者舉在項中脊曲頭

低故警指天崔云撮項推也李慎云崔說是大宗師篇句贅指天李云句贅項椎也其形如贅亦與崔說證合案問刺熟籍項上三椎陷者中也王注此舉數脊椎大法也沈彤釋骨云項大椎以下二十一椎通曰脊骨曰脊椎離經四十五離云骨會大杼張注大杼穴名在項後第一椎兩旁

諸骨自此架柱下支生故骨會於大杼會撮正從骨會取義又在椎之間故曰項五管在上李云管脇也五藏之輸並在人背李椎也初學記十九引撮作攝玉篇撮木撮節也與脊節正相似從木作撮於義為長積云顯肩屬外說會撮五管屬內說兩

髀為脅司馬云脊曲牌豎挫鍼治解足以餬口可馬云挫鍼也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司馬云鼓振也小

揚土播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而遊於其間郭不自氣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

功宣云不任功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司馬云六斛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

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成云忘形者猶足免害况忘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成云何如猶如何來世不可待往

世不可追也郭云當盡時時之宜耳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宣云成其功蘇與云莊引數語見所遇非時苟生當有道固樂周世不儘自全其生矣天下無道聖人生

焉宣云全其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易取禍重乎地莫之知避當避已乎

臨人以德宣云亟當止者示人以德之事殆乎殆乎晝地而趨宣云最可危者拘守自善之人迷陽迷陽謂諷刺也生於山野踐之傷足至今吾楚與夫遇之猶呼迷陽

無傷吾行吾行卻曲宣云卻直道曲不敢直道無傷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司馬云木為斧柄還自伐膏起火還自消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成云桂心辛香故遭斬伐漆供器用所以

刺之俱為才能天於斤斧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喻意點清結局與上接與歌不連歌有韻此無韻

王先謙說：「人間世」就是「當世」的意思。此篇說服事暴虐的人君，居於汗亂的世間，和事物交接，應當不求聲名，而隱晦自己的德行，乃是保全身體之道。末了引接與的歌道：「未來的不可預期，已往的不可追悔。」這乃是莊子借了與他的感慨的，所以稱此篇做「人間世」。

顏回到孔子那裏去辭行，孔子問：「你到甚麼地方去？」顏回道：「我將到衛國去。」孔子道：「你去作甚麼呢？」顏回道：「我聽衛國的國君，正當壯年，行事獨斷，不把國家放在心上，臣子都不敢諫止他的過失。又隨意用民戰爭，百姓死的，倘使拿獻到澤宮裏的首級來計算，有生梟（梟就是麻）那麼多。人民真是無處可歸了。我曾聽你說過：「平治的國家，可以離去，因為在那裏沒有事可做，亂弱的國家，應當依就，因為那裏的人民等待援救。」譬如醫生的門前，有很多的病人，我想用從先生處聽來的教訓到衛國去實行，或者「衛國的病」可以治好吧？」孔子道：「唉，你恐怕去了就要遭衛國人的殺害啊！醫病和治國都是一理，要純一不雜，雜了就事緒繁多，事緒繁多，心裏就擾亂，心裏擾亂就起憂慮，此時連救自己都來不及，更不能救別人了。古來的聖人必定要先自己的道修成了，方才和外人周旋。你現在自己的道尚未會純一，那有功夫去管暴君的行爲呢？你曉得德爲甚麼放蕩，智爲甚麼外露嗎？德所以放蕩，是因為好名，智所以外露，是因為爭善。好名是攻擊的主因，用智是爭善的器具，這兩個都是有善的器具，不是用了去處世的正道。並且雖然自己的德行純厚，信用實在，都不能和別人，氣味相投，雖然不去爭善聲名，都不能得到別人同情的，心何況勉強用仁義法度等話在暴虐人的面前賣弄，必定要被別人忌恨，以爲你在誇大自己了。必定要說你去災害他，災害別人的，別人必定要反過來災害他，你恐怕要受別人的災害了。假使衛君喜歡賢臣，恨惡壞人，那末他朝裏的好人正多，何用你去顯明你和衆人不同呢？若衛君果然昏亂，你去了，除非不說話，如一說話，衛

君必將乘你的弱點，使出他的巧辯。那時，你眼光昏花，顏色低下，口祇營救自己，容貌卑恭，心漸軟化，依順着他，成功他的罪惡。就像用火去救火，用水去救水一樣。這就叫做「增加他的罪惡」。開始就遷就他，後來必定要永遠的依順他了。你想用忠厚的話去勸止不相信你的人，結果必定要死在暴虐人的面前了。從前桀殺關龍逢（桀的賢臣），紂殺王子比干（紂的叔父），都是因為他們修身愛民，違反了人君的意志。身居下位，得罪了人君，所以人君因他們好名的心，陷害了他們，也是不願意人君的善名勝過了自己罷了。從前堯伐叢枝和胥敖，禹伐有扈，結果三國的國家毀了，人民死了，國君被殺，都是因為三國喜歡用兵貪求無厭。這就是求名求實的结果啊。你不會聽說過嗎？好名實的人，雖有聖人都不能感化他們，何況你呢？但是你此去必有你的把握，你且試說給我聽。」顏回道：「我外貌恭敬，心裏謙虛，志氣不懈怠，言語專一。這樣可以了嗎？」孔子道：「唉！這那裏可以呢？衛君驕盛的氣，充滿於內，顯揚於外，面色改變不定。平日人都不敢違背他。他壓制別人的諫勸，求他自己心內的滿足。所以說這種人，每天用小德漸漸的感化他，尚且不成功，何況一時用大德來改變他呢？他必定固執，不被人感動。他聽別人諫勸時，雖然外貌不違反，可是心裏也不加考慮。你想感化他，怎麼成功呢？」顏回道：「那末，我心裏誠直，外貌恭敬，諫時引成語和古人來比較。心裏誠直的和天理同類，既和天理相類，自知道人君和我無分貴賤，全屬天生。所以我說話也不求人以我的話爲善，也不求人以爲我的話爲不善，這般天真無私，人將稱我做童子，這就叫做「和天同類」。外貌恭敬的，得人的好感，執着朝笏躬跪拜鞠躬，這是人臣應盡的禮節，別人都照着做，我不敢不照着做嗎？做別人所應做的，別人自不會忌恨我，這就叫做「和人同類」。諫時引用成語，同古人相比，把言語的責任委在古人的身上，所說的雖是古人的教訓，實在卻是諷勸現在的人君，言語又出於古人，不是我所造的，那末言語雖然直率，也不會

獲罪，這就叫做「和古同類。」用這三個法子，可以了嗎？孔子道：「唉！不可以。你改正人的法子太多，言語雖然有法度，可是說的時候不曉得偵察別人的意思。雖然鄙陋，也可以免於罪過了，但是止此罷了，那裏能夠感化別人，你還有這麼許多營合的心啊。」顏回道：「我沒有再好的方法了。請問先生有何方法？」孔子道：「你先齋戒，我再告訴你有了成心，再去做事，還容易嗎？改變了初心的，就違反了天理。」顏回道：「我家裏窮，我不飲酒不喫葷，已有幾個月了。這樣可以算是齋戒嗎？」孔子道：「這是祭祀的齋戒，不是心的齋戒。」顏回道：「請問甚麼叫做心的齋戒？」孔子道：「使你的心志專一，不用耳朵去聽，用心去領解，不如不用心去領解，却用氣去體會。耳只能聽聲音，若只用耳聽，不用心領，聽得的只是一片沒有意識的聲響；心只能和外物相合，若只用心去領略，不用氣去體會，雖明白聲音的意思，尙不能了解牠的理趣；至於氣，乃是虛空容納物的，真道祇聚在空虛的心地裏。心地空虛就是「心的齋戒。」顏回道：「我未曾使用「心的齋戒」的時候，心裏覺得有我自己，自從使用「心的齋戒」以後，就忘了有我自己。這樣可以算得是心地空虛了嗎？」孔子道：「「心的齋戒」的妙處已盡於此了。我再告訴你，你若能進了衛國的國境，不要因為要求虛名，去感動衛君，衛君聽從你的話你就說，不聽從你的話，你就不說，沒有間隙讓人可乘，處心於至一的道，必等到不得不說的時候再發語，這般就離大道不遠了。譬如不走路是很容易的，走路要不著痕跡就難了。處世若有了成心，就容易作僞，處世若沒有成心，就難作僞了。人用「沒有成心」去處世，就和鳥用翅膀去飛，人用智力去解事一般。我祇聽過鳥有翅膀能夠飛，不會聽過鳥沒有翅膀會飛的；我祇聽說人有智力才能夠明曉事情，不會聽過人沒有智力會了解事物的。如能把萬物都看作空虛，就能使自己的心地空虛，心地能夠空虛，人自然光明受福了。若不能使精神安定，就所謂「形貌安靜，精神外馳。」使耳目等器官內通

於心，把心智屏除於外，若能這樣，連鬼神都來依附，何況人呢？非但能感化人，并且連萬物都可以感化了。這是禹和舜處世的關鍵，伏羲和几蘧（上古的帝王）終身所行的大道，何況一般平凡的人，有不被感化的嗎？○以上說諫爭的方法。

葉公子高（名諸梁，號子高，是楚國的大夫）負了楚王的使命，將到齊國去。來問孔子道：「王付託我的使命極端重大，可是齊國待外國的使臣，外表雖然恭敬，實際却不肯幫別人的忙。去感動一個平民，尚且不容易，何況一國的國君呢？因此我覺得很可怕。你會對我說：『凡事無論大小，如不依着道而成，就少有不發生後悔的。』現在，我的使命若果失敗，必要受王的刑罰，若果成功，又必須費思慮，受喜懼的刺激，陰陽二氣錯亂，必生疾病。若成功和失敗都沒有後悔的，祇有盛德的人才能夠了。我平日的飲食極爲粗糲，不求精美，廚子們因爲烹調省事，都不會嫌熱去求清涼。現在，我早晨受了王的使命，晚上就覺得燥熱，要飲冰水，是因爲我心中憂慮過度，生了內熱的病嗎？我的使命尙未曾實際進行，陰陽二氣已經不調，生內熱的病，倘使使命再不成功，必定還要受王的刑罰，那我有兩個憂患了。做人臣的怎樣受得住呢？請你教我避免憂患的方法。」孔子道：「天下有兩個大法則：一是天命，一是人爲。兒女喜愛父母，這是天命，是人所不能解說的。臣子服事人君，是人爲，無論何國都有人君，在天地之間，「事君」是無可逃避的。天命和人爲就是我所稱爲的法則。所以事父母的，無論環境如何，都求父母的安適，便是盡孝；事人君的，無論事體是否危險，都安心做去，便是盡忠。事親和事君若能這般不加選擇，順命做去，雖然環境有苦樂的不同，忠孝的心自不會改變。知道這些都是無可奈何的事，只有安心做去，像命裏注定了的一般，便是至德的人。做人臣子的，固然有不得已的事，但是只須盡力朝實際做去，不顧自己的身體，自不會起貪生怕死的念頭。先生，你去好啦，我再告訴你。」

我從前所聽的話：大凡外交，對於鄰近的國家，必用信用去求親順；對於遠國，必用言語去結信。用言語，必用使臣傳達。至於傳兩國君喜怒的話，實在是天下最難的事。因為兩國君喜悅的話，必定過於美；兩國君忿怒的話，必定過於惡。大凡美惡過甚的話，都像似使臣假造的。那末人君聽了，必要疑惑。國君疑惑，使臣使臣就有災禍了。所以古來格言會說過：「祇傳達平常的實情，不傳達美惡過分的話，或者可以保全自己。」譬如用拳技角力的，起先明爲遊戲，結果暗用陰謀，互相傷害，甚至於詭計百出，謀害對方。用禮飲酒的，起初依循規矩，結果每至於迷醉昏亂，甚至於做淫蕩的遊戲。凡事都是這樣起，初誠信，結果往往欺詐。事的起端極微小，結果範圍擴大，言語好像風浪一般危險，所以傳達言語的，有得有失。風浪容易興動，得失無定，容易遭危險。所以忿怒的起端，沒有旁的原由，祇是因爲虛巧一偏的話相欺而成的。譬如把獸逼在無可逃避的地方，獸必定怪叫起來，氣息忿怒，起了傷人的惡念。同樣，一個人如待人太苛刻，別人必起惡意謀害他，但是他自己尙不會覺悟哩！自己尙不會覺悟，結果有不被害的嗎？所以古來的格言也會說過：「不要改變國君的命令，不要用勸獎勉強令事成功。」行事過分，就是增減了國君的命令。想更改命令，用勸獎成功，都足以令事失敗的。好事不是一時可以成功的，壞事一成功，就不容易挽救了。這個可以不謹慎的嗎？隨着事物的自然，寄託我的心，順着必然的道理，去應接外界的事物，培養我心目中中和之氣，這般乃是達於道的極點了。你祇替齊國報答，何必要加你自己的意思在中間呢？祇傳達使命，我和這個事務像沒有關係似的，這是很難的。至於刑罰等憂患，那是不足顧慮的了。○以上說處世交際的方法。

顏闔（魯國的賢人）被聘請去做衛懿公的太子的師傅，去問蘧伯玉（衛國的大夫）道：「現在此地有一個人，他的天性好殺。若任隨他沒有法度，他以後必要危害國家。若用法度去約束他，他先就要危害我。

他的「聰明」祇能尋別人的過失，責備別人，可是不能見到他自己的過失。像這樣的人，我應當怎樣去教化他呢？蘧伯玉道：「你這問題很好。你應當自己先警戒當心，使你自己沒有過失。外貌最好對人親近，心裏最好和人和順。但是，光是這般，還有憂患。外貌親近，不能依縱他，使他犯罪；心裏雖然和順，不可以顯露自己的好處。外貌親近，任他作惡，結果他必要失敗毀滅，並且禍害國家；心裏和順，顯露你自己的好處，他必要忌妬你的聲名勝過了他，必要設法謀害你。他若果像嬰孩一般沒有知識，你也隨着他像放蕩不拘似的。順識；他若果行動不守規矩，你也隨着他像不守規矩似的；他若果放蕩不拘，你也隨着他像放蕩不拘似的。順着他的意志，漸漸地將他引到沒有過失的正路上。你不曉得螳螂嗎？螳螂奮力舉起牠的膀臂來抵擋車輪子，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夠，反而以爲自己的本事大。所以你要警戒，要當心。常常誇張你自己的好處，去忤犯他，就危險了。你不曉得養老虎的嗎？不敢拿活物給牠喫，恐怕牠撲殺活物時動怒；不敢拿整的食物給牠喫，恐怕牠分裂食物時動了怒。飲食都有一定的時間，順着牠喜怒的性情去馴服牠。老虎和人雖然不同類，可是人若順着牠的性情，牠對人自會馴服；至於牠傷害人，都是因爲人違反了牠的性情。喜歡馬的，用竹筐去承接馬糞，用灰泥的器具去承接馬尿，適巧有蚊蟲和蚤集在馬的身上，愛馬的出其不意替牠拍除蚊蟲和蚤，馬受了驚恐，必要咬斷口勒，把頭上和胸上的裝飾一齊毀壞，怒氣一至，立刻將人家愛護自己的心忘去了。可以不加謹慎嗎？」以上說處世教化人的方法。

匠人名叫石的往齊國去到了曲轅，看見社（祭土地神的地方）裏的樸樹大極了，牛懸在牠的旁邊，都被隱蔽着看不見。樹的粗幹的圓徑有百圍（一圍等於十丈）像山阜似的一般高，八丈以上，才生有樹枝，用牠的材料，可以造十幾個船。看的人多極了，可是匠人一看都不看，往前行走，更不停止。他的徒弟飽看了

一番，追上匠人道：「自從我們拿了斧頭跟隨先生學手藝，還未曾見過這麼好的材料，先生連看都不肯看，往前進行，更不停止，是爲甚麼呢？」匠人道：「罷了，不要再多說吧！那是沒有用的木頭，用了做船，就要沈；用了做棺材，腐敗得快；用了做器具，又不結實；用了做門戶，又有汁液流出來；用了做屋柱，又容易蛀壞。這個樹木的材料不好，所以牠的壽命能夠這麼長。」匠人回來之後，夜裏夢到樸樹對他講道：「你將要拿我比作甚麼東西呢？將把我比作有用的樹木嗎？那粗梨、橘、柚、果、瓜之類，果子熟了，就被人削剝，受人侮辱，大枝被折斷，小枝被牽動。這都是因爲材料美，所受的苦，不能享盡天賦的壽命，半路上就死亡了。受人的打擊，都是由於自取啊！凡物都是如此，我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求我對於人沒有用處，可是有時人們尚不知道我是沒有用的材料，我幾乎被他們砍死。現在才得到你說：我是無用的材料，才能保全了我。對於我，真有大用。假使我對於人有用，我對於我自己的用處，能這麼大嗎？並且，我和你都是物，你爲甚麼要用我呢？你這要死的無用的人，又那裏曉得無用的樹木呢？」匠人醒後，把夢告訴他的徒弟。徒弟道：「牠既然求牠自己對於人沒有用，又何必做社裏的樹木，當做榮耀呢？」匠人道：「你們不要作聲，不要多說。牠是特意寄託在社裏，任人詬罵，更顯着牠是無用的樹木，並且若不生在社裏，還會被人折了做柴燒，而且牠保全自己的方法，和普通的物件不同，用尋常的情理來解釋，不是相差太遠了嗎？」

南伯子綦旅行到商之丘（地名）看見一顆大樹，與衆不同，假使連結一千輛的四匹馬的大車，熱時都可以被牠的樹蔭遮蓋着。子綦道：「這是甚麼樹木？牠的材料一定比普通的樹木好了。」仰頭看看細枝，都彎彎曲曲，不能做屋梁；低頭看看樹根，又旋轉鬆散，不能做棺材；舐舐牠的葉子，嘴裏立刻腐爛受傷；嗅嗅牠的氣味，人立刻昏醉，三天不醒。子綦道：「這真是不成材料的樹木，所以才能長得這般大啊！唉，神人也是不

顯他的才能，所以能夠不爲世所用，保全他的天真！宋國荆氏地方合於種楸、柏和桑三種樹木。一握粗的，就被砍了去做繫猴子的木槓；三四圍（一圍等於八尺）粗的，就被砍了去造高大的屋梁；七八圍粗的，就被富貴人家取去做棺材。所以不能等待天賦的壽命終了，半路上已被刀斧砍死，這都是材料有用的害處！所以古來解祭（祭祀名）時，凡是白額頭的牛，高鼻子的豬，和患痔瘡的人，都不用了去沈在河裏祭河神。這樣看來，連掌祭祀的都知道不成才的可以保全自己了。不過，掌祭祀的把不成才的當做不吉祥，而神人反以不成才能夠保身爲最吉祥。○以上說處世應當隱晦自己的才能。

有一個形體不全的人，名叫支離疏（「支離」是形體不全的意思，因爲他形體不全，所以有這個綽號）。臉靠近肚臍低下，肩膀高出頭頂，頸項後的髮髻朝天，五臟的管子向上，腰夾在大腿中間。支離疏替人縫洗衣服，足夠一人過活；若替人卜卦算命，足夠養活十人。政府徵兵，他因爲形體不全，所以逍遙自在，不用隱藏。政府募人做工，他因爲是殘廢，所以不任工作。政府若放賑，周濟病人粟米，他獨得三鐘米十捆柴。假使形體不全，不能爲人所用，尚且能夠保養自己的身體，享盡天賦的壽命，何況使德樸實天真，不合世用，那更進於道了。○以上說安於病劣，是處貧賤的好法子。

孔子將到楚國去，楚國的狂士接輿走過孔子的門外，唱道：「鳳呀！鳳呀！你的德怎麼這般衰落啊？未來的，不能預期；已往的，不能救濟。天下有道，聖人可以立功勳；天下無道，聖人祇能保全自己的性命。現在呀，避免刑罰已屬萬幸，比烏毛還要輕而易舉，人不知道求取禍；比地球還要重而難當，人不知道避去罷了罷了！不要再用德行去勸人，危險啊！危險啊！禮教拘守束縛自身，荆棘呀，荆棘呀，不要妨礙我的進行；我委曲的朝前走啊，你不要刺傷了我的足脛。」○以上感慨世情的險惡。

山上的樹木，有的做了斧柄，還來砍伐自己；油膏引燃了火，結果將自己燒乾。桂樹因為可以喫，所以被人砍伐；漆樹因為有用，所以被人割取。人祇曉得有用的用處，而不曉得無用的用處。

德充符

德充於內自有形外之符驗也

魯有兀者，王駘李云兀，是目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郭云弟子多，少散孔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

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釋文常季或云孔子弟子或云魯賢人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弟子皆有所得固有不

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宣云默化也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

耳！直特也未及往從丘將以為師，而況不如丘者乎？奚假魯國？何但假借魯之一邦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言居然王先生也其與庸亦遠矣！固當與庸人相遠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

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其人與變俱，故死生不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云成

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假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瑕，謂審乎己之無可瑕，疵斯任物自遷而無役於物也，左傳傳瑕，鄭世家作甫假，禮禮弓公肩假，漢書人表作公肩假，我假形近，易致誤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宣云主宰物，化執其樞紐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

膽楚越也，本一身而世俗異視之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皆天地間一物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目肝

之宜於聲色彼者，冥然無所知也而游心於德之和。郭云放心於道德之間，而曠然無不適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宣云視萬物為一致，無有得喪視

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言輪但能修己耳以其知，得其心，以其真知得選吾心理以其心，得其常

心，又以吾心理情得古今當然之心理物何爲最之哉？』最聚也衆人何爲羣聚而從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成云鑑照也宜云水不求鑑而人自來鑑唯自止故能止衆之求止者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句冬夏青青，受命於

天，唯舜獨也正。』郭云下首唯有松柏上首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者物皆齊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美於大聖而遊之成云人頭在上去上則死水頭在下去下則死是以呼人爲上首呼水爲下首故上首食傷首傷首食下首下首草木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宣云舜能正己之性而物性自皆受正夫保始之徵，保守本始之性命於何徵驗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

入於九軍，嶽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爲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此，將求功名而能自必者猶可如此而况官天地，府萬物，成

直萬六骸，宣云直猶待以六骸爲吾寄寓成云六骸身首四肢也象耳目，宣云以耳目爲吾迹象一知之所知，上知謂智下知謂境純一無二而心未嘗

死者乎？』宣云得其常心不以死生變彼且擇日而登假，假徐音適宣云曲禮天王登假此借言遺世獨立擇日猶言指日衆言者黃帝之遊於太清人則從是也，宣云人自不能舍之

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因常季疑融有動衆之意故答之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雜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郭云蓋與則者並行其明日又與合堂

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

其未邪？』郭云實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執政子產自稱違也齊同也斥其不避讓申徒嘉曰：『先

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伯昏先生之門以道德相高固有以執政自多如此者故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子乃悅愛子之執政而致

啓人後者也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止猶與也，明鏡無塵，親賢無過。今子

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宣云取大，求廣見識。案取大猶言引重。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既已猶與堯爭善，宣云堯乃善之至者，故以為言。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宣云計子之素行必有過，而後敢兀尙不足自反邪。申徒嘉曰：「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狀猶顯白也，自顯言其罪過以為不當存足者多矣。不顯言其罪過而自反以為不當存足者少也。知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宣云以兀為自然之命，而不介意，非有德者不能。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也也，然

而不中者，命也！上二中如字，下二中竹仲反，以羿發喻利網言同居利網之中，執隨自信無過，其不為利網所加亦命之偶值耳。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

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郭云廢向者之怒而復常。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以善道淨我心累。吾與

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未聞先生以廢形見瑣。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以道德相及。而子索

我於形骸之外，以形迹相繩。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蹙然，色謝乃者猶言整然也。謝乃者猶言如此子無乃稱謂子

毋如此言也。大宗師篇不知其所以乃亦謂不知其所以如是也。魯有兀者，叔山無趾，李云叔山氏，宣云無趾，趾途為號。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

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宣云有尊於足者不在形骸。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

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

聞。無趾出，徑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

全德之人乎？」前惡虧德，求學以補之。况無惡行而全德者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竇以學

子為？」命云竇猶頻頻也。竇，聲頻聲之字。古相通。廣雅釋詁：頻，頻比也。郭云怪其方復，害於老聃。彼且斲以讒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

桎梏邪？」李云淑詭奇異也。案呂覽：曲華為作傲詭，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齊謂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

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言生死是非可通為一，何不使以死生為一條貫者，解其迷惑庶幾可乎。無趾曰：「天刑

之，安可解？」言其根器如此，天然刑戮不可解也。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釋文：惡，醜。李云：哀，

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

數而未止也。未聞有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未嘗先人，感而後應。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宣

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李慎云：說文：望，月滿也。腹，滿也。為飽猶月滿為望，故以擬之。又以惡駘天下，非以美，動人。和而不唱，未嘗招

出乎四域，知名不出，四境之遠。且而雌雄合乎前，宣云：婦人丈，夫皆來親之。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

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郭云：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不至乎期年，而

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成云：國無良宰，傳以國政，釋文傳文專反。悶然而後應，悶然不合於其意而後應焉。汜而若辭，汜然不係於其心而若辭。

寡人醜乎？李云：醜，慚也。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成云：俄頃之間，逃遁而去。寡人卹焉，若有亡也。宣云：卹，憂貌。

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

者，釋文疏本又作厥郭注食乳也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釋文疏本亦作胸司馬云髣髴俞云胸者猶胸然徐無鬼精爽祖胸然棄而走不見

已焉爾，不得類焉爾，郭云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案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

愛使其形者也。成云使其形者精神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郭云鬻者武所愛也戰而死者無武也鬻將安施

形似方屬使車兩邊行行游陣而死者其葬曰不用鬻資是知鬻者武之所資無武則鬻無所資以喻無神則形無所愛也李云資送也別者之履，無為愛之，釋文為子備反郭云愛履者為足故耳皆無其本

矣。髮本於武履本於足為天子之諸御不剪爪，不穿耳，御女不加修飾使其質全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匹夫取妻休止於外官不役之使其

形全猶足以為爾，上非皆全其形而况全德之人乎？宣云德全則有本人豈能不愛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

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

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成云並事物之變化天命

之行流日夜相代乎前，語又見齊物論篇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宣云雖有智者不能詰所自始故不足以滑和，不可

入於靈府。成云滑亂也郭云靈府精神之宅宣云惟其如是故當任其自然不足以滑害之天利不可以擾害之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

與物皆春，李云兌悅也卻間也宣云使和豫之氣流通不失吾怡悅之性日夜無一息間隙物所在同處於春和之中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宣云是四時不在天地而吾心

於心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郭云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可以為法也，郭云

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內保之而外不蕩也。蕩動也內保其明外不動於物德者成和之修也。宣云修太和之道既成乃名為德也德不形者物不

能離也。舍德之厚人樂親之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

其死，成云執持綱紀憂於兆庶飲食教詢恐其天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宣云孔子之言哀公駘者恐吾無其實，輕用吾

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闔跂支離無脈，成云闔曲也謂擊曲企踵而行蹠骨也謂支離坼裂傷殘病復無骨也文展徐而軫反又音展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

肩。上說言說下說音悅其下同釋文是項也李云有肩羸小貌李揖云考工梓人文數目頤注云頤長脈貌與肩肩義合知肩是省借本字當作頤察衛君悅之顧視全人之脰反覺其羸小也襄登大癭說齊桓公，桓公

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說文癭瘡也李云云癭益大癭貌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忌，上總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形宜忘德不宜忘反是乃真忘也故

聖人有所遊，遊心於虛而知為擘，智慧運動而生支孽約為膠，禮信約束而相膠固德為按，廣樹德意以相交接工為商。工巧化居以通商買聖

人不謀，惡用知？心無圖謀故不用智不斷，惡用膠？質不彫琢何須約束無喪，惡用德？德之言得也本無喪失何用以德相招引不貨，惡用商？既受食於天矣則當全其

貨物無須通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釋文鬻養也知約德工四者天所以養人也天養者天所以食之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既受食於天矣則當全其

自然不用以人為類之。情惑有人之形，故羣於人，成云和光滲透無人之形，故是非不得於

身。絕是非之端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暹云類同於人所以為小情合於天所以為大成云警高天貌也惠子謂莊

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成云：遠通之道爲之相，親自自然之理，達其形質。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宣云：言惠子先誤認情字，案郭以是非承上言非。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

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宣云：本身之理，不以入爲加益之。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成云：若不養生，生道何以有其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有其身者如此。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

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成云：槁梧，夾膝几也。言惠子疏外神識，勞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詠坐則隱几而談，脫形勞心，倦疲愈而瞑。天選子之形，選解如孟子選擇而使子之選

子以堅白鳴。』言子以此自鳴，與公孫龍堅白論何異，齊物論所謂以堅白之味終也，解見前。

王先謙說：『內裏道德充實的，外貌必能證明出來。』

魯國有一個斷了一隻脚的人，名叫王骀。他的學生和孔子的學生數目相等。常季問孔子道：『王骀是斷了一隻脚的人，他和你二人的學生在魯國各佔了一半。他平日對於他的學生，不加教授，也不發議論。可是他的學生初去時，知識淺陋，回來時學問淵博。豈是他會不用言語來教授，不用形式，而用心中的道德來感化人嗎？這是何等樣人呢？』孔子道：『他是聖人。我未來得及去做他的學生。我尚且要請他做先生，何況一般不如我的呢？豈魯國一國的人應當做他的學生，我將要率領天下的人去做他的學生哩？』常季道：『他是斷了一隻脚的人，居然能做先生的師傅，必定高出普通的人多了。那末他怎樣能夠使得他的心這般專一呢？』孔子道：『死生的變遷，也算得大了，可是更不能變動他。天地雖然毀滅，他終不會滅亡。他曉他自己

沒有過失，所以祇是任物自然的變遷，不被物所變動；主宰萬物的變化，自然却守住大道不變。」常季道：「這是怎麼講呢？」孔子道：「大凡觀察萬物，由不同的一方面看去，自己的肝和膽也會像楚國和越國那般不同；但是若由同的一方面看去，萬物都屬一體，更沒有分別。能夠看到這一層，所以他不用耳目去辨別是非美惡，把心寄託在道德的中間，無往而不自得。把萬物看作一致，所以不覺得自己的形體上有甚麼得失，看自己斷了一隻腳，好像失落了一塊泥土一般，不足介意。」常季道：「王駘祇能修自己的身罷了，他用他的智慧來推測我們的心理，又用推測到的我們的心理去悟明古今常然的心理，衆人爲甚麼要聚集在一齊跟隨他呢？」孔子道：「人不在流動的水面上照自己的影子，而在靜止的水面上照自己的影子，靜止的水並未曾求人在牠上面照影子，乃是人自動去的，因爲牠靜止不動，所以一般求靜水的人都被牠吸引了。樹木都是受命於地，祇有松柏獨最後的零落，人都是受命於天，祇有舜獨自得着天的正性，使自己的性情正當，萬物的性情也都隨着正當了，能夠保守本來的性命的，從何證明呢？譬如不懼怕的，必有勇氣，勇敢的武士，一個人敢衝進千軍萬馬當中，將帥決心求功名的，尙且能忘去生死的念頭，何況主宰天地，包藏萬物，把六骸身軀頭和四肢當做旅舍，把耳目等器官當做偶像，把智力所能見到的一切現象看作純一無二，把自己的心看作本沒有生機的，更沒有死生的念頭了。他不日將要脫離世俗，游於太虛的境界，世人要跟隨着他，他那裏肯吸引衆人呢！」○以上說王駘保守本始的性命，忘去自己的形骸，道德充實於內，表現於外，所以世人都被他吸引住，忘了他的形骸。

申徒嘉是一個斷了一隻腳的殘廢，和鄭子產（鄭國的宰相，姓公孫，名橋）同做伯昏無人的學生，子產覺得和申徒嘉一塊走是很可羞恥的，所以他對申徒嘉說：「倘使我先出去，你就止住；你先出去，我就止住。」

「明天，兩人又在一塊坐着，子產又向申徒嘉道：『我先出去，你就稍停；你先出去，我就稍停。現在我將要出去了，你可以稍停一會嗎？並且你見了貴官，都不迴避，你和貴官一般高下嗎？』申徒嘉道：『先生這裏有倚恃着爵位，這般傲慢的嗎？你以爲你的官職高得意，所以你的德就不如人了！我曾聽說過：『鏡子光亮，上面就沒有灰塵，有了灰塵，鏡子就不光亮了。』常和賢人在一塊，就沒有過失。』現在你既然在先生這裏求見識廣大，還說出這般話來，不太過分了嗎？』子產道：『你已成了殘廢，還要和有德的人爭善，你反想想你平日的品行，必定因爲有了過失，才受刑罰成爲殘廢，這還不夠你自己警戒的嗎？』申徒嘉道：『自己陳說自己的罪過，以爲不應當斫斷腿的，很多；自己默認自家的過失，以爲應當斫斷腿的，很少。知道那事情不是人力可以勉強，祇有安心順命的做去，這祇有有德的人能夠。走進羿（古來善射箭的人）的目標中，那是，沒不被箭射中的，可是有時不被射中，豈不是天命嗎？衆人因爲兩隻腳完全，笑我是殘廢的，很多；我聽了很是生氣，及至到了先生這裏，我的怒氣全消了，不是因爲受了先生善道的洗禮嗎？我跟隨着先生已有十九年了，可是先生不知道我是斷了一隻腿的，現在我和你用道德交友，你反對我形體上苛求，不太過分了嗎？』子產聽了很是不安，立刻去了驕慢的態度，謝罪道：『謝再不必如此說。』○形罰的禍患，都由於命，有德的人聽天由命，所以能忘去形體上的殘廢。

魯國有個斷了腳的人，名叫叔山無趾（因爲沒有腳趾所以號無趾）常常去見孔子，孔子道：『你以前不知道謹慎，既已犯了罪，成了殘廢，現在雖來見我，已來不及挽救了。』無趾道：『我祇爲不知世務，所以不知保重身體，觸犯了刑罰，成了斷腳的殘廢，現在我到你此地來，我還保存着有比腳還尊貴的物件，我所以要亟謀保全牠哩！天地對於萬物，是無不包容的，我先以爲你像天地一般大，那知道你也不過如此啊！』孔

子道：「我實在是見識淺陋得很，先生何不請進來，拿所聽聞的指教指教呢？」無趾不進來，就走了。孔子向學生道：「學生，要勉強啊，斷了腳的還想求學，補救他以前的過惡，何況你們未曾犯罪，全德的人呢？」無趾向老聃道：「孔子對於至人的德，尙未完備吧？他爲甚麼還要求名似的，去教授學生，希望用奇異怪誕的聲名，傳聞天下呢？不知道至人把聲名當做自己的束縛嗎？」老聃道：「你爲何不用「死生貫通，是非齊一」的理論去解去他的束縛呢？」無趾道：「這種束縛，乃是天施的刑罰，那裏可以解去呢？」○以上說叔山無趾因爲道德充實，所以忘了自己的形體，連他的朋友老聃也忘了他的形骸。

魯哀公問孔子道：「衛國有一個面貌醜陋的人，叫做哀駘它（「哀駘」是醜陋的意思）男人和他相處，感念他不想回去，女人見了他，回來向父母請求，與其做別人的妻子，寧可做他的妾的，何止十幾個人。未曾聽說他有所創造，祇是隨衆附和；他既沒有權勢去拯救別人，又沒有錢財去養活別人，祇有醜惡的面貌，使天下人見了驚駭，並不會招引人，名望不出國境；可是婦人男子都親附着他，這必定和衆人有點不同的了！我召他來見我，果然是容貌醜陋，可以驚駭天下的人，但是和我相處，不到一月，我已覺得他有過人之處；不到一年，我已信任他，那時國裏沒有好宰相，我就把國政委託了他，他像極不介意似的，也無意應承，也無意辭却，我見了很覺慚愧。結果將國政委託了他，不多幾時，他逃去了，我覺得很憂愁，像失落了甚麼東西似的，像國中更沒有別人能和我共同歡樂了似的。這是何等樣人呢？」孔子道：「我有一次到楚國去看見小豬在喫一個已死的母豬的乳，少停都驚懼逃走，這不過因爲見了母豬的眼睛不能看視，形狀和往昔不同，小豬愛他們的母親，可見得不是愛她的形體，乃是愛主宰她形體的精神啊！譬如陣亡的人送葬，不用裝（棺材上裝飾的布衣）犯刑斫斷了腳的人，不去喜歡鞋子，這都是因爲失去了一根本。」做天子的妃妾

的，不剪指甲，不穿耳眼；娶妻的，在外面休止，官不再的令他工作，要求形體完全，並且如此，何況使德完全呢？現在哀駘它未曾言語，人已經信任他，未曾立功，人已經親附他，能使別人將國政委給他，唯恐他不受，這必定因爲「才全」和「德不形」的原故了。」哀公道：「甚麼叫做「完全」？」孔子道：「死生得失，貴賤貧富，君子小人，毀譽饑渴，寒暑等，這都是事物的變化，天命的流行，日夜循環不已，再沒有聰明人能夠推測出他們的起始，所以祇應當任其自然，不當拿他們來亂我們的本性，擾我們的「精神的住宅」，使和悅的氣流通，不失喜樂的性情，日夜如此，沒有間斷，隨物的所在，都保持著春和的氣概。那春天時節的溫和之氣，永遠存在心裏，好似心裏接續生了時令一般。這就叫做「才全」。」哀公問道：「甚麼叫做「德不形」？」孔子道：「物的坦平，沒有勝過靜的水的。所以要使物平坦，必定要用水做法則，靜水裏面透明，外面沒有蕩搖的水紋。德是修太和之道的成功。「德不形」也像靜水內裏透明，外面沒有形迹可求，可是萬物都被他德所感動，親附不肯離去了。」哀公後來告訴閔子（姓閔，名子騫，孔子的學生）道：「我先以爲國君治理天下，祇須守持法度，憂心百姓的死亡，已算盡職的了。現在，聽到孔子的話，恐怕我沒有德，輕率用我的身體，危亡了我的國。我和孔子不好算是君臣，實在是以德相交的朋友而已。」○以上說哀駘道德充實，衆人都被他德所感動，忘了他的形骸。

有一個拐脚的殘廢容貌醜陋，沒有嘴唇。去和衛靈公談話，靈公很喜歡他，看看普通形體完全的人，反覺得他們的頸項瘦小了，有個生大瘤的人，去和齊桓公談話，桓公喜歡他，看看普通形體完全的人，反覺得他們的頸項瘦小了。○以上說兩個形體殘缺醜陋的人，因爲道德充實，所以人君都忘了他們的醜陋，反覺得別人醜陋。

所以德過常人的，就忘去形體。人不忘去他應當忘去的形體，反而忘去他不應當忘去的德性，這乃是真正的「忘」。啊！所以聖人游虛空的道中，曉得機智是思慮的萌芽，禮義是束縛人的膠漆，德惠是施了去互相交結的技巧，是用去了去通商謀利的。聖人既然無心圖謀，何用機智？不求彫琢，何用約束？沒有喪失，何用德惠？不求貨利，何用通商？這四者乃是聖人用了得天的養的，所謂「天養」，乃是一「稟受天然之理」的意思。既稟天然之理，又何用人爲呢？聖人具有人的形體，屏去人的情感，具有人的形體，所以和人同類，屏絕人的情感，所以是非之端不入他的胸際。和人同類，實在是很微小的，性情的和天相合，又是極偉大的了。○以上說絕念世情，所以能忘去形體。

惠子向莊子道：「人是沒有情的嗎？」莊子道：「是。」惠子道：「人如沒有情，怎麼好算是人呢？」莊子道：「陰陽之道，給他容貌；天然的理，賦與他形質，怎麼能不算是人呢？」惠子道：「既然是人，怎麼能沒有情呢？」莊子道：「這不是我所指的「情」，我所說的無情，乃是指人，不以美惡人慾的情傷了天性，祇任本身所具的自然之理，不用人爲去增益。」惠子道：「不用人爲去增益，怎麼能保存這個身體呢？」莊子道：「陰陽之道，既給他容貌，天然之理，既賦與他形質，又何用好惡的人情，自傷天性呢？現在你馳散心神，勞苦精力，倚着樹子歌唱，靠着几子談說，以致形神疲倦得入睡，天使你具有人的形體，自沒有不正的道理，你何必一定要從事辯論，用堅白的理論來顯揚自家呢？」

大宗師

本篇云人猶教之效之言師也又云吾師乎吾師乎以道爲師也宗者主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凡物皆自然而生則當順其自然 知人之所

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兩其知音智不

強知則智得所養，郭云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滿也。故所知不以無運自困。雖然，有愚。成云知雖盛美猶有愚，不若忘知而任獨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

所待者，特未定也。成云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知亦待當境，知兩忘然後無患。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

天乎？成云知能運用無非自然是知天，之與人理歸無二，故謂天也。人謂人，即天所謂吾者，莊生自稱此則混合天人，同物我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郭云有真人而後天下之何

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虛應任物，雖寡少不逆忤。不雄成，不以成功自雄。不謀士，成云虛其而士衆，自歸非謀，謀招致。若然者，過而弗悔，當

而不自得也。成云天時已過，曾無悔吝之心，分命偶當，不以自得爲美。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

於道也若此。危難生死不以介懷其能登，至於道非世之所爲知也。古之真人，其寢不夢，成云絕思想，故寢寐寂泊。其覺無憂，郭云隨所寓而安。其食不

甘，成云不甘耽滋味。其息深深，李云內息之貌。真人之息以踵，成云踵是根，官云呼吸通於湧泉。衆人之息以喉，宣云止於喉會之際。屈服者，其

嗇言若哇，屈服謂議論爲人所屈，嗇喉咽也。益擊之未出言，聲之已出存吐之際如欲哇然，以狀無養之人。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情欲深重，機神淺鈍。古之真人，不

知說生，不知惡死，郭云與化爲體。其出不訢，其入不距，釋文距本又作拒，李云欣出則營生，拒入則營死。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

矣。成云儻然無係貌。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宣云知生之源，任死之歸。受而喜之，宣云受生之後常自得。忘而復之，宣云忘其死而復於天歸。是之

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郭云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埋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俞云據郭注，指疑信之誤。若然者

其心志，宣云志當作忘無思。其容寂，宣云無爲。其顙顙，宣云顙顙也，頰大補貌。宣云慨上聲。淒然似秋，煖然似春，郭云殺物非爲仁，感生物非爲仁。喜怒通

四時，宜云善怒皆無心如四時之運與物有官，而莫知其極。莫知其際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亡敵國而得其人心利澤施於萬物，不為愛人。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故樂通物，非聖人也。不求通物而物情自通為聖人有親，非仁也。

至仁則無私親天時，非賢也。宜云擇時而動有計較成敗之心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利害不觀其通故有趨避行名失己非士也。成云必所行求名而失己性非有道之士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性云徒棄其身而無當真性為世所役非能役人若狐不偕，成云性孤字不偕義時賢人不受養讓投河而死務光，成云夏時人餌藥養性好鼓琴湯讓天下

不受負石自沈於盧水伯夷、叔齊、箕子、胥餘，司馬云餘箕子名于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為厲披髮佯狂紀他，成云湯時逸人聞湯讓務光忠及乎己遂將徒狄，釋文殷時人負石自沈於河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郭云斯皆舍己教人徇彼為我者宣云為人用快人意與真性何益古之真人，

其狀義而不朋，郭云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俞云郭注非也此言其狀非言其德義讀為峨天道薄而狀義然即峨然也若不足而

不承，宜云卑以自牧而非居人下與乎其觚而不堅也，王云觚特立不羣也崔云觚稜也李慎云觚是孤借字釋地觚竹釋文本又作孤此當是墨之借字成文處安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成云張廣大貌象廓然清虛而不浮華邴邴乎其似喜乎？向云邴邴喜貌郭云至人行也案不堅謂不固執

乎其不得已乎？向云崔勳貌成云道而後動非關光唱故不得已而應之也濔乎其似也，簡文云濔聚也宜云水聚則有光澤言和澤之色令人可親與乎止我德也，與相

厲乎其似世乎？崔本厲作廣當從之俞云世乃泰之借字廣與泰義相應郭慶遠云厲廣古通借泰字作大世大古亦通借警乎其未可制也，成云警然高遠趨於世表

連乎其似好閉也，李云連綿長貌郭云綿遠深遠莫見其門成云默如關閉不聞見也釋文好呼報反恍乎其言也，釋文恍忘本反成云恍無心貌以

以刑為體，郭云刑者治之體非我為以禮為翼，郭云禮者世所以自行非我制以知為時，郭云知者時之動非我唱以德為循，郭云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以刑

方之，不可樂罰

爲體者，綽乎其殺也。郭云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郭云順世所行故無不行以知爲時者，不得

已於事也。知以應時不得已於世事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宣云德之所在人人可至我特循之耳非自

立異案無意於行自然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宣云人視真人爲勤行不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成云既忘懷於美惡亦遺蕩於愛情故好與弗好出自凡情而聖智虛融未嘗不一。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一。成云其一聖智也其一凡情也

不一與人爲徒。成云同天八齊萬致與天而爲類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成云雖天無彼我人有是非唯

劣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冥。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死生與

皆由天命不可更以人與。此物之情實無足係戀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身知愛天而況卓人特以有君爲愈

乎已。勝乎已而身猶死之。宣云而况其真乎？身知愛君而况離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喻食生懼死不知相忘於自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宣云此道字謂謂是非之道言譽堯非桀不知兩忘其道好生惡死不如兩忘其累案二語又見外物篇下三字作閉其所譽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宣云純任自然所以善吾生也如死則死亦不苦矣案六語又見後列子天瑞篇夫藏舟

於壑，藏山於澤，也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舟可山負可移宣云造化

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遷；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是恆物之大情也。藏無大小各

不棄之理宜云遜生於藏之過若悟天下之理非我所得私而因而付之天下則此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犯與范同見范人形猶喜之若人之生無窮不自喜其身者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

遜而皆存此言一人全體造化形有生於而與天同流故曰皆存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

化之有待乎釋文妖本又作天成云天老少都不介國雖未能忘生死但復無所嫌惡猶足為物師傳人放教之況混同萬物莫一變化為物宗匠不亦宜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宣

情者靜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成云恬然寂寞無為也視之不見無形也可傳而不可受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宣

根宣云道為非物根本更無有為道之根本者自本自根耳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成云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神鬼神帝下文壞馮夷等鬼也籍草伏藏等帝也其神皆道神之生

天生地成云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陰陽未判是為太極天地四方

不為高遠在六合之下不為深遠案此語又見後狶韋氏得之以繫天地

獨章即家章魯古帝王也成云繫又作契言能泐同萬物符合二儀成云繫合也氣母元氣之母為得至道故能盡八卦演六爻調陰陽合元氣維斗得之終古不

忒成云北斗為衆星綱維故曰維斗得至道故維持天地歷終始無差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崙釋文崐崙坏作邛司馬云堪坏神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云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關隄首成疏有里字人肩吾得之以處大山

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成云得道處東岳得太山之神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崔云黃帝得道而上天也顓頊得之以處玄宮李云顓頊高陽氏玄宮北方宮

者北方之色故處於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釋文海外經云北方傲強黑身手足乘兩龍郭璞以為水神人面鳥身簡文云北海神也一名比京是黃帝之孫也西王母得之坐

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釋文山海經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特著，居赤水之涯。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崔云：少廣，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名。彭祖得之，

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崔云：彭祖壽七百歲，或以爲仙不死。成云：上有虞，卜及殷，周凡八百餘年。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

箕尾，而比於列星。司馬云：東維，箕尾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星經傳說：一星在尾上，崔云：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箕尾，乃列宿釋文。崔本此下更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遊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案下引七事以明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李云：葵當爲葵，葵之誤也。釋文：徐音萬，一云是婦人也。曰：『

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

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李云：卜梁，姓倚，名官，云倚聰明，似顏子也。吾欲以教之，

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守而不去，與爲諍復。參

日而後能外天下，成云：心既虛，寂萬境皆空。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郭云：物者朝夕所需，切已難忘，成云：天下疏遠，易忘，資身之物。

親近難忘，守經七日，然後遺之。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成云：喪體離形，坐忘我，我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成云：死

物我兼忘，忘然如朝，焉初啓故，謂之朝徹。宣云：朝徹如平旦之清明。

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宣云：生死一也，至此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蘇輿云：殺生二語，申釋上文經，養生之妄，觀故曰殺生，安命性之自

然故曰生死死，死順受是不死不生也。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成云：將，送也。道之爲物，拯濟無方，迎無窮之生，送無量之死。無不毀也，無不成也，成云：不

無不毀，感不迎而迎，無不生，成其名爲撻寧。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郭嵩燾云：孟子道法撻道也。物我生死之見，迫於中，將迎成，毀之機，迫於外，而一無所動，其心乃謂之撻。當置身紛紜，

變交爭互觸之地而心固寧焉。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成云副貳也。宣云文則驚於成矣。故曰我而後成。字是副墨爲之。然文字非道不過傳道之助。故訓之副墨又對初作之文字言則後之文字皆其生者。故曰副墨之子。成云羅洛誦之案謂連絡誦之猶言反復讀之也。洛先口授而後著之竹帛。故云然。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見解瞻明聞之聶許，聶許小語聶許聞之需役，或云需須役行也。須勤行勿怠者。

需役聞之於謳，釋文於音烏。王云謳詠謠也。宣云詠歎吟寄禮之深。於謳聞之玄冥，宣云玄冥寂冥之地。玄冥聞之參寥，宣云參悟空虛。參寥聞

之疑始。宣云至於無端倪乃聞道也。疑始者似有始而未嘗有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崔云淮南子祀作子永行年五十四而病僂。頃千里云淮南精神傳作子求非求永字。經傳多互誤。抱朴子博喻：子永對天俯之偉案。据此下祀輿字當

易。『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生死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云成

人起自虛無，故以無爲首。並無生有，生則居次。故以生爲脊。死最居後，故以死爲尻。死

生離異，同乎一體。莊子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誰能知是我與爲友也。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

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成云子輿自

拘拘拘擊也。曲僂發背，成云區婁曲。擊背骨發露。上有五管，五藏之管向上。頤隱於齊，同肩高於頂，句贅指天，李云句贅項椎其形似贅言其上向

陰陽之氣有沴，郭云沴侵。亂也。同戾。其心閒而無事，宣云不以病擾心。跼蹐而鑑於井，成云跼蹐曳疾貌。曳曰：『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之疑歎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無予何惡？浸假

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司夜之也。雞疑是卯字之誤。時夜即雞也。既化爲雞，何又云因以求雞？惟雞出於卯時，出於彈故。因卯以求時夜，因彈以求鷄矣。耳。齊物論云：見卯而求時夜。

克彈而求爲災與此文大同亦其明證也

神爲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郭云無往不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

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成云得者生也失者死也案養生主篇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帶之縣解與此文證合而不能自解者，

物有結之。郭云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

死，其妻子環而泣之。成云喘喘氣息急也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釋文祖警也倚其戶與

之語，曰：「偉哉！造物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

臂乎？」王云取微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成云陰陽造物

何者二彼近吾死，而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彼陰陽悍不順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

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六語又見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

「我必且爲鑊錐。」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大冶鑄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

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犯同范偶成爲人遂欣愛鄭重以爲異於衆物則造化亦必以爲不祥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

冶，惡乎往而不可哉？鼠肝蟲臂何關心慮成然寐，遽然覺。成然爲人寐也

子桑戶、孟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成云如百體各

有司存更相御用無心於相與無意於相為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旋無為而相為交友者其意亦然

孰能登天游霧宣云超於物外

撓挑無極李云撓挑猶宛轉也宛轉玄曠之中

相忘

以生無所終窮宣云不悅生不惡死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崔云莫然定也閒頃也

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成云供精饗事或編曲李云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

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汝而而我猶為人猗成云猶相和聲子貢趨而進曰「敢問

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是謂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

何人者邪」修行無有無自修之行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崔云命名也彼何人者

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內者也成云方區域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

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王引之云為人猶言為偶中庸仁者人也鄭注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公食大夫禮注每曲揖及當禱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淮南原道篇

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成云氣聚而生贅疣贅附縣非所樂以死為

決疣潰癰釋云疣胡亂反宣云且屬成云氣散而死若疣癰決潰所非惜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宣云一氣循環假於異物託於

同體宣云即圓覺經地風水火四大合而成體之說蓋視生偶然耳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宣云外身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往來生死莫知其極茫然

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成云茫然無知貌放任於塵累之表逸豫於清曠之鄉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

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成云憤憤煩亂釋文觀示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成云方內方外未知夫子依從何道孔子

與造物者為人表同齊俗詩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尤其明證

曰：「丘天之戮民也。」成云：蓋述禮義乃極情形，性夫子既依內是自然之理，形戮之人也。故德充於天形之安可解乎。雖然，吾與汝共之。宣云：己之所不欲，子貢

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詣也。造乎水者，魚之樂。造乎道者，人之樂。相造乎水者，穿

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釋文：本亦作地。案兩本並通。魚得水則養給，人得道則性定。生性字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

相忘乎道術。」宣云：愈大則愈適。豈但養給生定而已。子貢曰：「敢問畸人。」司馬云：畸，不耦也。郭云：問向所謂方外而不偶於俗者。安在。曰：「畸人者，

畸於人而侔於天。」司馬云：侔，等也。成云：率其本性與自然之理同。故曰：「天之小人之君子，人之君子，

天之小人也。」案各本皆同。疑複語。無義當作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成云：子反琴張不偶於俗，乃曰畸人。實天之君子，案不偶於俗，即謂不借於禮，則人皆不然之。故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文義甚明。蘇與云：以人之小人斷定畸人，則琴張、孫輩皆非所取。莊生豈真不知禮者哉。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

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郭陸成本喪字絕句。李慎云：文義未完。蓋魯國三字當屬上句，與應帝王篇功蓋天下義同。釋言奔蓋也。

釋名：蓋，加也。並有高出其上之意。才，以善處喪名。蓋魯國也。宣云：簡者，略於世俗相因不得獨簡，故未免哭泣居喪之事。夫已有所簡矣。宣云：然已無涕不戚不哀，是已有所簡矣。蘇與云：二語泛言不屬孟孫氏。說統云：常人束於生死之情，以為哀痛簡之而不得，不知於性命之真，已有所簡矣。似較宣說為優。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宣云：生死付之自然，此其達於知也。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成云：先生後死既一若化

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宣云：順其所以化以待其將來所不可知之化如此。而已案死爲鬼物化也。鼠肝蟲臂所不可知之化也。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

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宣云四語正不知之化，總非我所能與。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宣云未能者，孟孫之遊於知也。且彼有駭

形，而無損心。彼孟孫氏雖有夢變之形，而不以損累其心。有且宅而無情死，成云且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改變為宅舍之日新耳。姚云情實也，言本非實有死者。孟孫氏特

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乃猶言如此人哭亦哭已，無容心。蘇與云孟孫氏待覺句。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

詎知所謂吾之乎？吾所見吾暫有真則相與吾之豈知吾所謂吾之果為吾乎？果非吾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厲，厲同聲，厲用至也。夢為魚而沒

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夢者乎？未知魚鳥是覺邪夢邪抑今人之言之魚鳥者是覺邪夢邪。告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宣

人但知笑為適意，不知當其忽道適意之境，心先喻之不及笑也。及忽發為笑，又是天機自動，亦及推排而為之，是適與笑不自主也。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宣云由此觀之，凡事皆非己所及排冥冥中有排之者，今但當安於所排而忘去死中之悲，乃入於空虛之天，至一者耳。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成云意而古之賢人，郭云資者給濟之謂。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

服仁義，而明言是非。』成云必須已身服行，亦復明言示備。許由曰：『而奚為來軹？』而，汝也。軹，同只。夫堯既已鯨汝以仁

義，而鯨汝以是非矣。宣云如加以刑然。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乎？成云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案言汝既為堯所鯨，何以遊乎道遙放蕩，縱任變化之境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宣云雖不能遊，途願涉其藩籬。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

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

美，成云無莊古之美人為閨道，故不復莊飾而自忘其美色。據梁之失其力，成云據梁古之多人為閨道守雌，故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成云黃帝有聖知亦為閨道，故能亡其知。皆

在鑪捶之間耳。

釋文捶本又作鍾成云鑪灶也鍾鍛也三人以開道契真如器物假鑪治打鍛以成用耳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鯨而補我剝，使

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宣云乘猶載也鯨剝即體不備息之補之復完成矣。天今使我遇先生安知不使我載一成體以相隨邪。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

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

司馬云猶碎也盧文翊云說文作齧亦作齧齧者作齧成云素秋齧

碎碎落萬物非有心斷割而爲者青春和氣生育萬物非有怙恩愛而爲仁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成云萬象之前先有此道而曰新不窮案語又見前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

爲巧。

成云天覆地載以道爲原衆形彫刻成資造化同稟自然故巧名斯滅

此所遊已。

宣云應上遊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坐忘矣。」

司馬云坐而自忘其身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

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

成云墮毀廢黜退除同於大通，

成云大通同大道此謂坐忘。」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宣云無私心化則無常也，

宣云無滯理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願學極贊則以道同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

兩三日以往爲霖子輿曰：「子桑殆病矣！」

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

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不任其聲也
虞云趨卒疾也

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成云歌詩似有怨望
故驚怪問其所由

曰：「吾思乎使我至此極

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知命所爲
順之而已

王先謙說：「這篇裏會說：「人猶效之，」「效之」就是學的意思。又說：「吾師乎，吾師乎，」就是把大道當做師傅。「宗」就是祖法的意思。

陸樹芝說：「大宗師」就是大道法。」

能知道天道和人事的，可算得無物不通的了。知道天道的，順着自然而生；知道人事的，能用他智力所曉得的養生的道理去保養他智力所不曉得壽命，所以能夠享盡天賦給他的壽命，不半道上死亡，這可算是智的盛大的了。但是這個還有患累。因爲智的運用必須要看對象如何，方才能定是否妥當，可是對象的變化是沒有一定的。怎麼知道我所爲的天不是人呢，我所以爲的人不是天呢？天和人祇一理啊。一定要有真人，方才有真智。甚麼叫做真人呢？古來的真人不嫌少，不誇功，不求名，能夠如此，所以雖然時機已過，不加追悔，雖然命順適，不加倍意，能夠這般，所以登高不恐懼，下水不溼，入火不熱，一切利害都不能傷損他。他的見識已升進於道，不是世俗所認做的智了。古來的真人，酉時不做夢，醒時沒有憂慮，飲食不求精美，氣息深沈。真人的呼吸深通，腳後跟，衆人的呼吸極淺促，祇在喉嚨中間，議論時一被人屈服，說話就吞吞吐吐，像在作哇一般。人的嗜慾越深，天機就越淺了。古來的真人不知道喜歡生存，不知道嫌恨死亡，生既不加喜悅，死也不加拒絕，把死生看作往來的常事，都不放在心上。不忘生的來源，不求死的歸宿，祇是任其自然。有生

受形，不以形體爲束縛，極端的喜悅適意，忘去了死亡的念頭，因爲曉得死亡復爲有生的開始。這就是不用心機去違反大道，不用人爲去勝過天理。這叫做真人。能夠如此，所以心裏沒有思慮，容貌安靜，頭額寬大，端敬，像秋天一般嚴肅，融和，像春天一般溫暖，喜怒都出於無心，像四時運行一般自然。隨事都合宜，可是常人不能察出他的痕迹來。所以聖人用兵，雖滅亡了敵人的國家，不失人心的歸附，雖利益恩澤傳於後代，可是對於人沒有一點偏的心。所以製作音樂有心去通物的情的，就不是聖人，有私親的，就不是仁愛的人。審察時機的，就不是賢人，不能將利害通達看作齊一的，就不是君子。人因爲求名而喪失了自己的本性的，就不是有道的。人喪失了自己的真性的，乃是被世人所使用，不能使用世人。諸如狐不偕（堯時的賢人，堯讓天下給他，他不肯受，投河自殺）、務光（夏時賢人，湯讓天下給他，他不肯受，投河死的）、伯夷和叔齊（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孤竹君死了，二人互相推讓，不肯卽位，都隱於首陽山裏，等到周武王得了天下，二人不肯喫周朝的食物，都絕食死了）、箕子（紂的叔父，因爲忠諫被囚）和胥餘（卽比干，因爲忠諫，被剖心死的），紀他（湯時的隱士，聽見湯讓天下給務光，恐怕將要讓給他，乃隱於鯀水）、申徒狄（湯時人，聞聽紀他隱於鯀水，得着高義的名，乃投河自殺）等，都是被人役使，快別人的意志，爲別人而犧牲，無益於自己的真性的。古來的真人的狀貌，義形於色，可是沒有奮矜的態度，卑躬自謙，可是並不奉承別人，人格特殊，可是並不固執，志氣遠大，心地空虛，不慕虛榮，暢快自適，像以非常的喜悅，一舉一動都合於自然的理和潤的顏色，令人可親，像積水上面反映出的光輝一般動人。和人相接，寬大的德，能感化別人，令人歸附，威嚴而不驕傲，高遠不受牽制，言語並不流利，像靜默似的，言語沒有機心，忘了自己說些甚麼。真人以爲刑法乃是政治的本體，不是我所主動的禮儀，乃是人民自行輔翼自己的，不是我所創造的智，乃是應時而動的，不是由我

提倡的，德乃是人民自己遵循的，不是由於我引導的。以爲刑法是政治的本體，施行殺戮，都一任政治，不參自作威福的念頭，所以雖加殺戮，不失寬厚，以爲禮乃是人民自行輔翼自家的，任人民自動的履行，我不加裁制，所以能將禮通行世間。以爲智乃是應時而生的，我不必自作聰明去生事，所以事物都能應付得宜。以爲德乃是人自己遵循的，人人都可以達到，就像一座小山，凡是有脚的人都可以登臨一樣。常人以爲真人勤勞做事，那裏知道他一任事體自然成功，他和事體沒有干係呢？真人看人，不分彼此，世人有的喜歡他，有的不喜歡他，但是真人把他們都看作一律。有的以爲理是齊一的，有的以爲理是不齊一的，但是真人又把這兩種觀念看作是齊一不二的。以爲理是齊一的，乃是取法於天然，以爲理是不齊一的，乃是取法於人爲，但是真人又以爲天和入混同一理，不分高下。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叫做真人。死生都是由於天命，就像日和夜自然的運行，不是人力所可改變的，都是物理的常情，不必繫念的。人祇以爲天是生我的，就把天當做父親一般敬愛，何況有比天更高出一等的呢？人祇以爲國君的地位比自己高貴，就肯替他盡忠效死，何況有比國君更確實高貴的「真君」呢？泉水乾了，水裏的魚都困在陸地上，互相把嘴裏的涎沫吐了潮潤着，這般倒不如在江湖裏，大家互相不顧的好。與其稱讚堯毀謗桀，倒不如不加批評，將善惡喜怒都忘去了。大地生我成形，使我生時勤勞，老時安佚，死後休息，既然有生，自必有死。所以如以爲我生是好的，就是以爲我的死是好啊。譬如將船收藏在山谷裏面，將山收藏在深澤裏面，可算得穩固了，可是半夜裏，被有力氣的搬運走了，藏的人還昏昏的不曉得呢。無論收藏大的物件，或小的物件，雖然都能各得合宜的地方，可是不能他們沒有變化。天下的理我一人所以私定的，乃是天下人所共有的。若將天下的理付給天下，那末這個理也隨地爲我所共有，永不會遁逃了，這乃是常物的通理。祇具有人的形，已經覺得可喜，那末世界上像人

一般具有形體的，千變萬化，沒有窮盡，那些喜歡自家的形體的，真算不清了。形體雖然有變化，道却没有變化，是永遠存在的。所以聖人將心寄託在沒有變化而永遠存在的大道中。若能順着壽命的長短，死生的變化，一切都不介意，雖尙不能忘去死生，已夠做萬物的師傅。人都以他爲法則，何況混同萬物，齊一變化，做萬物的主宰，不是很合宜的嗎？道是情理上有的，可以證明牠的存在；但是，道是清靜沒有作爲的，是沒有形狀可以見到的，雖然可傳給別人，可是不能一定別人領受。雖然可以心裏悟會，可是沒有形迹可見。道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更沒有別物是道的根本，未有天地以前，已經有道存在了。鬼神和帝王都是由道產生的，天和地都是由道成功的。道在陰陽未分之前已經有了，可是並不算高遠，超出天地四方的空間，可是並不算深微，比天地先生，可是並不算長久，比上古的年代長，可是並不算年老。這個道，豨章氏（上古的帝王）得着了，用去整頓天地；伏羲氏（上古的帝王）得着了，用去調合元氣；北斗星得着了，能永遠不改變牠的位置；日月得着了，能永遠的運行不停；堯（崑崙山神）得着了，入居崑崙山；馮夷（水神）得着了，在大河流裏游散；肩吾（泰山的神）得着了，主持泰山；黃帝（上古的帝王）得着了，飛升上天；顓頊（上古的帝王）得着了，住在玄宮中（玄宮是北方的宮，祇有得道的人能夠居住）；禺強（北海的神）得着了，主持北極；西王母（西方的神仙）得着了，據有少廣（西極的山）；沒有人知道她的年代的始終；彭祖得着了，壽命長久，生在有虞的時代，經過五伯的時代才死（五伯是夏朝的昆吾，殷朝的大彭和豨章，周朝的齊桓公和晉文公）；傅說得着了，生時做武丁（商朝的國君）的宰相，治理天下，死後他的精神駕騎着東維和箕尾（都是天上的星）和天上衆星比列着。○以上說大道是萬物變化的本原。

南伯子葵問女偶道：「你的年紀雖老，怎麼面色還像小孩子一般呢？」女偶道：「我因爲得着了道。」南伯

子葵道：「道可以學得到嗎？」女偶道：「怎麼不可以呢？但是你不是學道的人啊！卜梁倚顯露聖人的才質，可是不會得有聖人的道，我雖得有聖人的道，却並不顯露聖人的才質。我想將聖人的道教他，那末他或者可以成爲聖人了吧？既然已有聖人的才質，再教他聖人的道，那末成功聖人也很容易了。可是我教他的時候，還守住他不離開，細細的將道告訴他，過了三天，他才把天下看作虛空，已經把天下看作虛空了，我再守了他七天，他才將外物忘去，已經將外物忘去了，我又守了他九天，他才將自己的形體忘去，才能像早晨的新鮮空氣一般清明，氣識清明了，才能悟會到純一的道理，悟會道理純一，才能將古今看作沒有分別，將古今看作沒有分別後，才能進於死生齊一的境界，絕了貪生的念頭，未必就死，有了貪生的念頭，未必能生，道對於一切的事物都支配運行，萬物沒有不是因道而生的，沒有不是順道而死的，沒有不是因道而成功的，沒有不是因道而毀滅的。這就叫做「摠寧」。「摠寧」的意思就是：外面一切的死生成毀，變化的擾亂，都不能擾動我心地的安寧。」南伯子葵道：「你這道是從何處聽來的呢？」女偶道：「由於文字而誦讀，由誦讀而了解，由了解而心得，由心得而實行，由實行而快樂歌唱，由快樂歌唱而靜默，由靜默而空虛，由空虛而得着渾然無迹的大道。」○以上說學道的次序。

子祀、子輿、子犁和子來四人談話道：「誰人能把虛無當作頭，把生存當作脊梁，把死亡當作尾脊骨？誰人能知道死，生，存，亡，同屬一體的？真是我們的同志了。」四人聽了，對面笑了出來，心心相印，乃結爲朋友。不久，子輿生病，子祀去探問他。子輿道：「偉大呀，這天地的主宰，使我的形體這般受拘束啊！」子輿的身腰彎曲，背上生了瘡，有五個瘡孔，臉和肚臍並排，肩膀高出頭頂，頭頂後面的髮髻朝着天，陰陽二氣攪亂。可是子輿還是心閒着像沒有事一般，扶疾用力走到井口邊，照看自己的影子，又嘆道：「唉，天地的主宰，使我的形體

這般拘束啊！子祀道：「你心裏恨嗎？」子輿道：「不，我那裏恨，假使把我左面的膀子變做雞，我就使牠替我報曉；假使把我右面的膀子變做彈丸，我就用牠去打鴉鳥，烤了喫；假使把我的尾脊骨變做車輪，把我的精神變做馬，我就乘坐這個車馬，那裏更用另外去求車馬呢？並且，生是應時機的，死是順天命的，若能安守時機，順着天命，那末哀樂的情感，都不能進我的胸中了。這個古來叫做「解放倒懸的束縛」，若不能解放，就是被外物束縛住了。并且「人力不能勝過天命」，由來已久，我雖形體如此，又有甚麼恨呢？不久子來生病，氣息急促，將要死了，他的妻子圍着他哭泣，子犁去探問他，向子來的妻子道：「迴避開，不要驚倒將變化的人。」倚着門向子來道：「偉大呀，天地的主宰，又要將你變化做何物呢？將令你往何處去呢？將把你變化做鼠的肝嗎？將把你變化做蟲的膀子嗎？」子來道：「父母對於兒子，假使命他往何處去，無論東西南北，兒子都得聽從命令。陰陽的氣對於人和父母對於兒子，沒有分別，陰陽令我們死，我們如不聽從，就算忤逆不順，牠有甚麼罪過呢？大地使我具有形體，生時勤勞，老年安佚，死後休息，生死是互相循環的，所以以我生存爲好的，就是以我死亡爲好啊。譬如現在鐵匠化鐵，鐵跳起來說道：「一定要把我製成鋒利的劍。」鐵匠必要以爲這不是吉祥的鐵。現在，若偶然成了人形，就想世世做人，請求造物的道：「使我爲人，使我爲人。」那末造物的必定要以爲他是不吉祥的人了。現在把天地看作是化鐵的大爐子，把造物的看作是鐵匠，我死後何往而不可呢？死生原像夢境一般，死時像很安閑似的入睡，生時像從睡夢中驚醒一般。○以上說明白陰陽的變化，不被疾病所累，明白造化的自然，忘去死生。

子桑戶，孟子反，和子琴張三人交友，談道：「誰人能夠互相有關係，而不露連絡的形迹，互相合作，而出自無心，一任自然，高升天際，遊於雲霧的當中，超脫於世物以外，順着天理的自然演進，以至於無窮的境界，既

不喜歡生存，也不厭恨死亡呢？四人聽了，對面微笑，心心相印，乃訂爲朋友。不久，子桑戶死了，還不會下葬，孔子聽了，乃命子貢（孔子的學生）去助理喪事。子貢去了，看見孟子反和子琴張兩個人，有的在編織簞籥，有的在彈琴。二人合唱道：「唉，桑戶呀！唉，桑戶呀！你已經回復了你的天真，我們還被人的形體所束縛啊！可嘆呀！」子貢連忙走上前去問道：「請問對着別人的尸體唱歌是合禮的嗎？」孟子反和子琴張對面笑了笑，道：「他那裏懂得禮的真意呢？」子貢回來後，把所看見的都告訴了孔子，問道：「他們是何等樣人呢？不用禮教去約束自己的行爲，忘去了自己的形體，對着友人的屍體唱歌，顏色都不改變。我不知道應當稱他們是何樣人。請問先生以爲如何呢？」孔子道：「他們是『方外』的人——超脫於世俗外面的人。我是『方內』的人——寄託在世俗裏面的人。內和外是不相干的，可是我命你去弔喪，我可算得是見識淺陋的了。他們將要和天地的主宰交友，和天地間的正氣會合爲一，以爲生存乃是氣的凝結不散，像身體上長了肉瘤一般受累，以爲死亡乃是氣的消散，像瘡癩潰破，反而去了累贅了。他們能夠這般所以把死生看作循環一氣，不分先後，人的有生不過是偶然因地風水火四大原素會合成成功的，既然將生和死看作是偶然的，所以能夠妄去形體裏面的肝和膽，外面的耳朵和眼睛。死和生來來往往，祇任他們的自然的變化，沒有頭緒可尋。心裏毫無掛念，超脫於世俗以外，逍遙自在，清靜無爲。他們那裏肯昏昏亂亂的去行世俗的禮節給衆人看呢？」子貢道：「那末先生爲什麼不依從『方外』的道呢？」孔子道：「我雖然寄託在『方內』受禮教的束縛，像受天刑罰的罪人一般，但是我們不妨共游散於『方外』啊！」子貢道：「請問這是怎麼講？」孔子道：「魚的生活須依賴水，人的生活須依賴道。依賴水生活的，擺個池子得些水就足夠養活了；依賴道生活的，得了道，性分就安定了。所以說：『魚在江湖裏，極端的舒適，忘了自己在水裏；人得了大道，性

情安定，自足自樂，忘去了道術。」子貢道：「請問不和世俗人同類的人是何等樣人。」孔子道：「他們不和世俗的人相合，可是和天理相合。所以說『被禮教拘束住的人，失了本性，天把他們當做小人，世人反把他們當做君子，世俗人當做君子的，乃是天所認為的小人啊！』」○以上論「方內」和「方外」不同的點。

顏回問孔子道：「孟孫才的母親死了，他哭時都沒有眼淚，心中又不感覺悲傷，喪中也不表示哀痛。三種悲哀的表示，他一種都沒有，反而以善居喪聞名魯國，固然有不注重實際而獲得空名的嗎？我覺得很可怪的。」孔子道：「孟孫才可算對於道全明白的了。他比知道喪禮的更高進一層。常人對於哀傷不能減損，可是自己的性命的天真就被損傷了。孟孫氏把死生付給自然的理，所以無所謂死生，更不知道去求生或求死，順着自然的運行，任牠把我化為何物，更等待將來不可預知的變化。并且人的形體新陳代謝，無時不在變化中，那裏曉得自己不在變化呢？但是人的精神是不死的，是不變化的，人祇知道精神是不變化的，就連形體也當做是不變化的，那裏曉得形體已變化了呢？我和你都像在做夢，不會醒啊。而且孟孫氏雖然遇着駭人的形式上的變化，可是他並不以此連累他的心神。他以為形體上的改變，像搬進新的住宅一般，本沒有實在的死。孟孫氏獨自清醒着，別人哭，他也隨着哭，自己並沒有心哭啊！並且世人祇看見此時自己具有形體，就以爲這個形體是自己，那裏曉得以爲「自己」的，果然是自己嗎？還是不是自己呢？譬如你會做夢，變做鳥在天空中高飛，變做魚在水底裏游泳。那末究竟不知道是魚鳥在夢中呢？還是說魚鳥的在夢中呢？人祇知道笑是適意，不知道忽然達到適意的境界，祇有心先領會，都來不及笑出來；等到發出笑來，又是順着自然，人更來不及安排。適意和笑都不能自主，可見凡事都不是人力所能勉強的，自然已經替人安排定當了。現在祇應當順着牠的安排，忘去死生變化的悲痛，就可以進於「太虛的天」的純一的境界。○以

上說：孟孫氏盡方內的禮，行方外的道，把塵世看作大夢，形體看作偶然的成功，一任自然的變化。

意而子（堯時的賢人）去見許由，許由道：「堯教你些甚麼？」意而子道：「堯對我說：『你必定要用力實行仁義，明說是非。』」許由道：「那你何必還要到此地來呢？仁義的教化和是非的言論，毀壞人的本性，就像刑罰損傷人的形體一般。堯既然已經用仁義刺傷了你臉，又用是非割了你的鼻子，你怎麼能夠逍遙放蕩，無拘無束，游於變化的境界呢？」意而子道：「但是我希望能夠游於這個境界的邊域。」許由道：「不可以，瞎子不能夠看見眉目顏色，以及青黃錦繡的衣服。你已經被仁義是非損傷了，那裏還能游於道的裏面呢？」意而子道：「無莊（古時的美人，因為得了道，自己不加修飾，忘了自己的美麗）能忘去自己的美貌；據梁（古時的大力士，因為得了道，守柔去剛，失了力氣）能失去自己的氣力；黃帝（古時的聖人，因為得了道，忘了自己的智慧）能忘去自己的智慧。可見人學了道，可以改變自己的氣質，就和器具加以鍛鍊，能變為完好一樣。怎麼曉得造物的不再會調養我的臉上的刺傷，修補我割去了的鼻子，使我再具有一個完全的身體，隨從先生呢？」許由道：「唉，不可以預知啊！我且把大略說給你聽聽：我的先生嗎？我的先生像秋天嚴肅的霜，使萬物零落，並不是有心為義；像春天溫和的氣，生長萬物，恩澤傳到萬世以後，並不是有心為仁；他的道比上古先有，可是並不算老；包容天地，使萬物各具有形體，可是祇順着自然，並沒有機巧。若想游於道中，必有像這般，就可以了。」○以上說學道須忘去功名和事業。

顏回告訴孔子道：「我有進步了。」孔子道：「怎樣進步呢？」顏回道：「我把仁義忘去了。」孔子道：「可以了，可是尚不會完全。」過了幾天，顏回又見孔子道：「我又有進步了。」孔子道：「怎麼進步呢？」顏回道：「我忘了禮樂了。」孔子道：「可以了，可是還不會完備。」過了幾天，顏回又去見孔子道：「我又進步了。」

孔子道：「怎麼進步法呢？」顏回道：「我當下自然的忘去了我的形骸了。」孔子聽了，面色改變，問道：「怎麼叫做當下自然的忘去了自己的形骸呢？」顏回道：「不知道有形體的存在，屏除聰明的作用，離開形體，去掉機智，和大道相合，這就是當下自然的忘去了自己的形體。」孔子道：「和大道相合，就沒有私心，順着大道變化，就沒有迂滯的情理。你實在是賢人吧！我也願隨你學學。」○以上說學道須忘去仁義禮樂，以及自己的形骸。

子與和子桑是朋友。有一次連下了十天的雨，子與知道子桑極窮，現在又連着下雨，他一定無處去謀食，乃道：「子桑，或者已經餓病了吧？」就包裹了些飯，去送給他喫。到了子桑的門口，聽見裏面子桑又像在唱歌，又像在哭泣，又聽見他彈着琴，唱道：「父親，嗎？母親，嗎？天啊！人啊！子與聽他唱的聲音，曉得他疲憊極了，聲氣急促，全不成調子，乃走了進去，問道：「你唱詩，怎麼唱出這種聲調來？」子桑道：「我在這裏推想誰使我這般窮困的，可是想不出來。我的父親和母親那裏願意使我這般窮困呢？天地包容物，地承載萬物，全沒有偏私的心，天地那裏會偏私，獨使我窮困呢？推求使我窮困的，終想不出來。那末我這般窮困乃是由於命啊！」○以上教學道的求道的門徑，應當安命樂道。

應帝王

郭云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見齊物論

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

釋文尸子云蒲衣八歲，堯讓以天下，崑云

即被衣王倪之師也淮南子曰齧缺問道於被衣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汝而

有虞氏不及泰氏，

成云泰氏即木吳伏羲也有虞氏其猶

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崔云懷仁心以結人，宣云非人者物也。心要人猶繫於物，是未能超出於物之外。泰氏其臥徐徐，其

覺于于，司馬云徐徐安隱，貌于于無所知貌。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成云或馬或牛，隨人呼召。其知情信，成云率其真，知情無虛矯。其德甚真，郭云在

故無而未始入於非人。宣云渾同自然若無物，累未始陷入於物之中。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李云中始人姓名賢者也，崔本無日字云中始賢人也。俞云日猶言日者也，淺見左文七年癸未二十六年昭七年

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成云以己制物物其真，是欺狂之德非實道。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涉海而鑿為河。而使蚊

負山也。夫聖人之知也，治外乎？用法是治外也。正而後行，正其性而後行化。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步云確堅也，宣云不強人

以性之所難為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成云矰網鼯鼠小鳥神丘，社壇宣云物尚有知如此

而曾二蟲之無知。曾是人無知，不如二蟲乎。

天根遊於殷陽，崔云地名。至蓼水之上，李云蓼水水名。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

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俞云釋詁豫厭也，楚詞借語行婁直而不豫，爭王注豫厭也，此怪天根之多問，成云何不憚煩也。予方將與造物者

為人，人偶也，詳大宗師篇。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成云莽眇深遠貌，清虛之氣若鳥然。以出六極之外，成云六極，猶六合。而遊無何有

之鄉，說見道，遙遊篇。以虛墮垠之野，崔云墮垠，猶曠蕩也。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帛徐音藥，未詳何字，崔本作為當從之。又

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宣云不用我智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成云姓陽字子居案即楊朱見寓言篇注有人於此，響疾強梁，響往欲疾強幹果決物徹疏明，事物洞徹疏通明達學

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言此其學聖人

如胥之易如技之係徒役其形心者也那慶濫云胥徒民給後役者易治也胥易謂胥徒供役治事技係者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是為技所係也且曰：「虎豹之文來田，致獵以文援狙之便，

捷也執殽之狗來藉，司馬云藉繫也案猴狗以能致繫二語亦見天地篇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

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成云聖人功成不居似非己為之化貸萬物，而民弗

恃。宣云貸施也成云百姓謂不類君之能有莫舉名，宣云似有而無能名使物自喜，成云物各自得立乎不測，宣云所存者神而遊於無有者也。」

宣云行所無事

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黃帝僑云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

或歲或月或旬日無不神驗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宣云惟恐言其不吉列子見之而心醉，向云迷惑於其道也歸以告壺子，列子作壺子子司馬云名

付鄭人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云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壺子曰：「吾與汝

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成云與授既盡也言比授汝殆盡文言於其妙理全未造實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邪案列子既其文作無其文張湛注引向秀云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

汝雖深淺不同無文相發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聖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郭云喻列子未悟道而以道與世亢，必信，而汝也信讚曰仲言汝之

道尚淺而乃與世元以
求必伸列子元作抗

夫故使人得而相女，故使人得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

宣云言列子入，涕泣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列子注引向云萌乎不震不

正，俞云列子作踞乎不震不止當從之罪讀為孽說文作暴云山貌震即震之異文不震不止者不動也故以萌乎形容之言與山同也今
罪誤作踞止誤作正失其義矣據釋文補本作不震不止與列子同可據以訂正案列子注引向云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
無氣誠此至人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成云杜塞也列子機作幾下同嘗又與來。』晉亦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列子全吾見其杜權矣。』

宣云杜閉中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注引向云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
覺有機變而機發於踵，宣云一段生是殆見

吾善者機也，宣云善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昔人謂郭橐向注殆不
然此類得毋近是乎名實不入，列子注引向云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實皆為棄物案
郭注則下作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為棄物矣而機發於踵，機自踵而發是殆見

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

太沖莫勝，列子勝作挨當從之注引向云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玄同
萬方莫見其迹案郭注莫見其迹作故勝莫得厝其間也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宣云衡平也列子注引向云無
往不平淡然一之案郭注同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列子鯢桓之審作旋鯢之審張
注以為當作鱣云鯢大魚桓盤

桓也鱣河流也言大魚盤桓其水鱣而深泉淵有九名者謂鯢桓止水流水水蓋水爾雅水涌出也沃水水泉從上留下洑水水泉從旁出窟水
河水決出還復入也汧水水流行也肥水水所出異為肥是為九淵皆列子之文成云水體無心動止隨物或鯨鯢鱣盤桓或凝滯止住或波流湍激

釋文測皆反本
又作齊下同

雖多種不同而
玄默無心一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

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也。』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

出吾宗，深根冥極不出吾與之虛而委蛇，成云委蛇隨順郭云無心而隨不知其誰何？向云汎然無所因以

爲弟靡，釋文弟音類弟靡不窮之貌盧文弼云正字通弟作弟後來字書亦因之而於因以爲波流，崔本作波隨云崔隨從之王念

蛇古音徒禾反靡古音見吾之宗主故逃也。成云因任前機曾無執滯千變萬化非相者所知故季咸迷也案列子注引向云至人其動也天其

居戶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即謂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流也淵澗淵澗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

則與變升降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札者之所覺哉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成云始覺壺丘

三年不出，爲其妻爨，向云遺食豕如食人，釋文食音祀郭於事無與親，不近彫琢復朴，成云彫琢華

屏除復於朴素塊然獨以其形立，塊然紛而封哉，釋文紛而崔云貌亂哉崔本作戎云封戎散亂也李慎云崔

宣云道無復加也引季咸蓋于事明帝王當隨己無爲立於不測不本是也列子作紛然而封戎六句人親朴立戎終各自爲韻

無爲名尸，成云尸主也無無爲謀府，無爲謀無爲事任，郭云付物無爲知主，釋文知音智成云

窮，體悟真源而遊無朕，崔云朕兆也成云朕迹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金所受於天而無亦虛而已。郭

不虛則不能任羣賢至人之用心若鏡，成云鑒物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成云將送也物感斯應不以不傷，成云用心不勞故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

簡才云：儵忽取神速爲名，渾沌以含和爲貌。儵與忽譬有爲合和譬無爲。樵云：渾沌無孔竅也。

儵與

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郭云：爲者斲之。此段喻蓋。

郭象說：『沒有成心，任隨自然變化的，應當做帝王。』

齧缺去問王倪，連着四問，王倪四次都回說不知道。齧缺悟會到不知的妙處，喜歡得跳了起來，走去告訴蒲衣子。蒲衣子道：『你現在方才知道嗎？有虞氏（虞舜，古時的帝王）不如泰氏（太昊伏羲氏，上古時代的帝王），就是因爲有虞氏心懷仁義，要結人心，雖得人民的歸順，可是不能超脫物外；至於泰氏，睡時極端的安適，醒時渾渾沌沌，像沒有知識似的，任人稱我做馬也好，稱我做牛也好，他的智天真沒有造作他的德，自然沒有虛僞，和自然大道混合，從來不會被物所束縛。』以上說治理天下要以天爲法則。

肩吾去見狂接輿，狂接輿道：『日中始對你說些甚麼？』肩吾道：『他說：『做人君的執行法度，人民誰敢不聽從，不被我所感化呢？』狂接輿道：『這不是自然的德，這祇好欺騙民人罷了。要用這個去治理天下，就譬如要就海中鑿河，使蚊蟲背負山一樣的不能成功，所以聖人的治理天下，屏去一切法度，天下方可以太平，的確順着百姓的性情，任他們盡自己的能力，去圖自己的生存，我不加作爲，而人民自然治理了。鳥尚且知道高飛避開羅網和箭，小鼠尚知道深藏在社壇底下，免受人火熏鏹，搯人民自然知道保身避患，何至於這兩個蟲都不如呢？』○以上說治理天下，在因百姓自治，不必用法度。

天根遊於殷陽（地名），到了蓼水，遇着無名人，天根就問他道：『請問天下應當怎樣治理？』無名人道：

「離開這裏，你這個鄙陋的人問這些問題，怎麼不嫌煩的呢？我正要和天地的主宰交友，厭倦了，就駕着像雀鳥一般輕虛的氣，飛出天地四方以外，游於莫須有地方，住在空闊無邊的野外，你爲何又拿治理天下的問題來煩擾我的心呢？」天根又問，無名人乃道：「你使你的心淡泊，你的氣恬靜，順着物性的自然，不要用自己的私意，那末天下就可以平治了。○以上說治理天下，須要心地恬淡，順着物的自然，不用機智。」

陽子居去見老聃，問道：「現在譬如此地有一個人，應事敏捷，勇於決斷，通達物理，勤於學道，這樣可以有聖德的帝王相比了嗎？」老聃道：「這個人若照這樣去學聖人，就和衙役有了才能受人役使，會技藝的，反被他的技藝係累，結果勞苦自己的形體，擾亂自己的心神，離聖人越遠了。再看虎豹因爲身上有文彩，以致招引了人來打獵，猴子因爲身體活潑，獵狗因爲會捉牛，所以被人捉去，用繩子繫了起來。有了智能，反足招禍，若說可以比得有聖德的帝王，那末虎豹猴子和狗也可以去作明王嗎？」陽子居聽了面色改變，問道：「那末請問明王怎樣治天下？」老聃道：「明王治理天下，功業普及，可是自己以爲不是我立的，功教化施及萬物，可是百姓忘了他的功，百姓不能說出他的德來，然而萬物都各得其所，他立足於神妙不可測的地位，而行其所無事。」○以上說治理天下，須出於無心。

鄰國有一個極靈驗的相面的，名叫季咸，能夠預言人的死生，禍福，壽命的長短，斷定日期，沒有不靈驗的。鄭國的人惟恐他說出不吉祥的話來，所以見了他，都逃走。開列子見了季咸，心中極信服，回去告訴壺子（列子的先生）道：「起初我以爲先生的道已極其高深了，那曉得還有更高深的哩！」壺子道：「我祇傳授了你虛文，未曾盡傳給你道的實理，你以爲曉得這些虛文就算得道了嗎？我未曾傳給你道的實理，你怎麼能得道？就像許多母雞，內中若沒一隻雄雞，怎麼能孵出小雞來？你的道尚淺，就要和世人爭勝，所以反被人

乘間窺測了。你姑且叫季咸來替我相面。」明天，列子果邀同季咸一齊來，季咸相完了壺子的面，出來向列子道：「唉，你的先生將要死了，活不到十天了！我看見這般奇怪的相貌，像潮溼了的死灰，沒有一毫生氣啊！」列子進去哭泣着把這一席話告訴了壺子。壺子道：「我剛才給他看的相貌，像土地一般沒有生氣，像山陵一般沒有動靜，他大概見我閉塞了我的生機，所以這般說吧！你再叫他來替我相面。」明天，列子又約了季咸來。季咸相罷了壺子的面，出來對列子道：「幸虧你的先生遇着了，我好了，有生氣了！我見他閉塞當中有權變了！」列子進去把這話告訴了壺子。壺子道：「我剛才給他看的相貌，像天地之間生育萬物，微露出的生機，一任自然，全沒有名實的形象可求。這一股生氣，是由腳後跟發出來的，他大概見我微露生機，所以這般說吧！你再叫他來，替我相面。」明天，列子又陪了季咸來，季咸相罷了壺子，出來對列子道：「你的先生的氣色不一定，我不能替他相面，姑且等待他的氣色平定了，再替他相吧。」列子進來把他的話告訴了壺子。壺子道：「我剛才給他看的相貌，乃是太空的氣，圓渾無迹，他大概因見我的氣機平衡，沒有頭緒可尋，所以沒有法子替我相面了。鯢魚在水中來回的游泳，激起波浪，成爲深泉，有的水被魚止住，回浪漩成深泉，有的水順流下去，積成深泉，深泉共有九種，我給季咸看的相，祇取象於以上三種而已。你約他來，替我看相。」明天，列子又陪了季咸來，見壺子，季咸見了壺子，還未曾站定，驚惶逃走。壺子道：「追上他！」列子沒有追趕上，回來報告壺子道：「已經跑掉了，已經失去了，我不會追趕得上。」壺子道：「我剛才給他看的，乃是萬象俱空的境界，動靜俱寂，一毫不把我所宗主的顯露出來。我對於他，一去心機，順物推移，沒有絲毫的牽掛，像小草遇風披靡，像水隨波逐流，千變萬化，沒有些微的迂滯，他不能窺測我，所以逃去了。」列子這才感覺到自己所學的極淺，乃去到家中，三年不外出，替他的妻燒飯，不覺得羞恥，喂豬直當做請人飲食，忘去了貴賤的分

別；對於世事，全沒有心作爲；由文彩反歸朴實，像木石似的，沒有絲毫的情感；將世間萬物，盡看作空虛。除我以外，像更沒有第二個物件似的外表。看上去紛雜散亂，不加修飾，可是能夠終身專一於道。○以上說治理天下，須虛心沒有作爲，立足於神妙不測的地位，不可以讓天下的人窺測透澈，開了機智的端。

不要享受名譽，不要主出謀慮，不要有作爲，去負擔事務，不要使機智，去主宰物類。體會大道無窮的理，外面看去愈加朴實，沒有些微的形迹顯露，保全天賦的本性，更沒有自以爲得的成見。這也不過是使心地空虛無物而已。有至德的人的用心，像鏡子一般，光明照見萬物，可是並不是出於有心，任物的來去，不加迎送，物進了可照見的範圍以內，自現出影像來，沒有絲毫的隱藏，所以能夠應接萬物，不勞心神，不爲物所損傷。○以上是全篇的正文。

南海的帝王名叫儵，北海的帝王名叫忽，中央的帝王名叫渾沌。儵和忽常常到渾沌的國裏，遇會渾沌。待他們很好，儵和忽計畫報答渾沌的美意，道：『人都有七竅（耳朵，眼睛，嘴，和鼻孔），用了去看，聽，飲食，和呼吸，獨有他沒有，我們試替他鑿開七竅來。』於是他們每天替渾沌鑿開一竅，到了第七天，渾沌就死了。○以上比喻知巧能夠傷身損性。

駢拇

蘇輿云駢拇下四指多稱老子之義固雖悅老風自命固絕高觀天下篇可見四指於申老外別無精義蓋學莊者緣老爲之且文氣直衍無所發明亦不類內篇汪洋傲詭王氏夫之姚氏兼皆疑外篇不出莊子最爲有見即如此篇首云淫僻於仁義之行未復以淫僻仁義平列證駢顯然且云余魏平道德莊子爲肯爲此諫語乎

駢拇枝頭出乎性哉，而侈於德，李云駢併也成云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枝指手有六指也侈云侈過也案生而有之故曰出乎德性之言得也所得比人爲過附贅縣疣出

乎形哉？而侈於性。附贅駭疣見大宗師篇形既成而後附故曰出乎形然過於自然之性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而非道德

之正也。成云方道術也案多術以施用仁義者以五性爲人所同有而列以五藏以配五行然非道德之本然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

用之指也。樹立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實淫僻於仁義之行。

淫過也過詭於正故曰淫僻

而多方於聰明

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言自離朱諸人始也成云辨形

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五色青黃赤白黑也青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煌煌眩

目貌司馬云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鍼鋒孟子作離婁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

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釋文師曠晉大夫善音樂能致鬼神史記云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郭云生而有耳目者所困常在於希離婁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至也

枝於仁

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枝於仁者謂標舉仁義如

而取性不長者爭慕之天下喧撰如簧如鼓以奉不能及之法式也曾史曾參史魚王念孫云塞與擗義不相類塞當爲塞形近而誤擗蓋皆謂被

取之也廣雅擗取也拔也方言作擗云取也南楚曰擗說文作擗云拔取也淮南似真篇俗世之學撻德擗性內惑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擗擗擗

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來擗拔吾性擗取吾情皆其證駢於辯者，壘瓦結繩，竄旬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

做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崔云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繫繩之結也一云瓦當作丸案竄易文句游蕩心思於堅

跬趾三尺也跬步者邁一時之近譽勞做於有近譽無實

用之言故謂之駢於辯楊朱墨翟稟性多辯故特舉之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

釋文跬其知反宣

長者不爲有餘，

不失其性命之情。命云上正字

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跬。

本作文跬其知反宣

長者不爲有餘，

短者不爲不足。是故堯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成云堯故性長非所斷，性

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宣云率其本然自無憂何待去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蘇與云仁人宣本作仁義

是郭注云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似所見本亦作仁義此言仁義束縛使人失其常性而多憂患在宥待愁其五藏以為仁義即此旨此緣下仁人而誤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

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駢者數不足枝者數有餘今世之仁人，蒿目而

憂世之憂，司馬云蒿目亂也俞云蒿是催之限字玉籍准目明又望也是為望視之貌仁人之憂天下必為惓然遠望故云然辭與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白鳥之說孟子作鶴鶴文選景福殿賦作離離蒿之通離猶蒿之通離與離矣不仁之

人，決性命之情，而饜富貴，決漬也如水之決饜猶貪也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蘇

云自三代以下者莊子有此文法法儘在宥待屢見何其囂囂也？成云囂囂猶詬詬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成云鈎曲繩直規圓矩方皆損害本性

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成云約束繩也侵傷其德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

其常然也。禮樂周旋是屈折也响俞猶响應假仁義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

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釋文廣雅纏索也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

生，宣云誘然若生有誘以生者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古今無二理不可以人損為之則仁義又奚

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連連相續貌此尊道德而斥仁義夫小惑易方，達於所向

大惑易性，失其真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俞云招舉也釋文撓亂也天下莫不奔命於

仁義，奔馳以從之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郭云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故嘗試論之曰：「三代以下者，天下

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以名刑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

以身殉天下。以家天下，易性。故此數子者，蘇與云數子猶言此數等人。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

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釋文云：「臧與穀，本穀作穀，云：「穰子曰：「穰子謂之。」」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

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釋文云：「筴，字又作策，李云：「竹簡也。」」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

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案：策當讀如左傳「朝服策之策」，「羊」，「均」也。伯夷死

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成云：「跖，柳下惠從弟，卒徒九千，常爲巨盜。」東陵山名。又云：「即太山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二人者所死不

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

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則有之，則與而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跖與夷同。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宣云：「稱名何取相異。」且夫屬

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釋文云：「屬，係屬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

吾所謂臧也。釋文云：「馬云：「俞兒，古之善識味人也。」」成云：「善臧也。」屬其性乎五

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

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在自得。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宣云：「此句疑言味而說。」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

彼也，自見而已矣。

齊云：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聰耳之所見，保分任真不滯於外者，卽物皆聰明也。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郭云：此會已，教人者也。雖教之者，人而已亡矣。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

郭云：苟以失性爲淫僻，雖所失之途異，其於失之一也。案大宗師篇：孤不備，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屠，狄。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莊子以全生爲大，故於伯夷一流人深致不滿，但務光申徒狄諸人情亦未詳。當時或有可以不死之適，至夷齊箕子所係至重，不可一概而論。此所見與聖人異也。

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宣云：莊子將仁義淫僻例視，何有上下之目？此上下二字就俗見言之。案三代以來，觀道德甚尊而論仁義不分析，雖非

于混義於仁，此文亦以仁義併入仁人內言之。自孔孟嘗外學，能推見仁義之分者，漆園固別有微指世備亦無復深求。昌黎原道一篇，開明義獨舉仁義道德四字，開示學人所以能拔出唐賢而上契古聖也。

外篇

焦竑說：『內篇的題目，都各有深刻的意思，外篇和雜篇各篇就祇摘取篇首的字做題目。』

吳澄說：『駢拇，馬蹄，肱，箴，繕性，和刻意，五篇自成一體，究竟是不是莊子的書，還是周朝秦朝人作的，不可斷定。』王夫之和姚姬傳也都疑外篇不出於莊子的筆墨。馬通伯師說：『這篇極言自己炫耀矜誇的，雖出本性，全篇都是這一個意義。』

脚大拇趾與第二趾相連的，叫駢拇，手有六個指頭的，叫枝指，都是生來有的，但所得比人爲過分。懸挂的贅疣是形成後附加的，但比於初生，就過於自然的本性。用多種方法施用仁義的，以爲五性是人所同有的，就將牠刻爲五臟，以配合五行，但這實非道德本然的面目。所以脚指駢的，是連無用的肉，手指多一枝的，是長

無用的指頭，多旁邊駢枝；說到五臟情理的，是對於仁義五行過於詭僻，而用聰明的方法太多。所以駢聚於目力明亮的，就迷亂五色，過分修飾文章，青黃兩色畫成斧形的黼黻，輝煌眩目不對嗎？這就是從離朱等人開始發生出來的問題了。聽覺聰敏的，就迷亂於宮商角徵羽的五聲，放縱在音樂的六律裏面，金石絲竹黃鐘大呂的聲音不對嗎？這又是師曠等人發生出來的問題了。標舉仁義的，就祇願表顯其德，不管塞蔽他們的本性，收羅名譽，使天下喧嘩得像同笙簧鼓動一般，來奉行不可從的法式，這不對嗎？像曾參、史魚就是如此；併力於辯的就聚集無用的言語，如同堆瓦塊結繩子一樣，穿鑿文字句子，把心思游蕩在堅白同異一類的辯論裏面疲勞於有一時的名譽，而無實用的言語，這不對嗎？楊朱墨翟就是如此；但這種都是多出來旁枝之道，不是天下最正的。最正的是不失他性命原來的情理，所以就是合攏來的也不覺得連併，枝出來的也不覺得多一趾頭；長的不覺得有餘，短的也不覺得不夠。譬如小鴨子的腿雖然短，但硬要接長些，牠到反要憂愁了；仙鶴的腿雖然長，倘硬要斫短些，牠到反要悲哀了。所以性本來是長的，不必縮短；性原來是短的，也不必接長。都任從牠本然的特性，那自然就沒有憂愁了，何必還要免去憂愁呢？再說：難道仁義不是人情嗎？那班仁人何以那麼多憂呢？腳拇指頭連的，但倘要劈開，就要哭泣；手指多一枝的，如咬掉牠，就要叫起來。這兩個對於固定的數，一個是太多，一個是不夠，但是憂愁起來，却是一樣。現在世界上的仁人，憂慮世界上未來的禍患，常常眯起眼睛，愁眼睫毛蒙得像有青蒿一般；不仁的人又拚性命貪圖富貴，所以說：仁義難道不是人情嗎？但自從夏商周三代以後，天下何以又喧嘩不清呢？總之，候用鈎子繩子規矩來弄正的，都是損害了物的本性；用繩子綁起，用膠同漆粘牢的，也是傷了牠的天真；周旋禮樂，假仁假義來安慰天下人心，的，這是失掉了牠的常然。天下有常然，常然就是灣曲的，不用鈎子；直的，不用繩子；圓的，不用規；方的，不用矩。

粘攏的，不用膠漆；束縛的，不用繩索。天下彷彿像引導着都有生氣，但自然而然的，并不知道，所以生的道理都覺得自得，并不知道所以自得的原故。從古到今，都無二理，就是不可用人力來虧損牠，那麼仁義又何必接接連連如同膠漆繩索一樣，在道德之中來遊逛些甚麼啦！這簡直是使天下迷惑呢！而且小惑是迷了方向，大惑就要失了直性，怎麼知道的呢？因為自從虞舜舉揭着仁義的幌子，來攪亂天下，天下就都拚命奔往仁義裏去，這不是用仁義來改變本性嗎？所以曾經談論過三代以後的，沒有不是用外面的事物來改變本性的了；於是乎小人就為利犧牲自身，讀書人就為名犧牲自身，做官的就為家犧牲自身，聖人就為天下犧牲自身，這幾種人做的事業都不同，名聲也不一樣，然而他們傷害本性，犧牲自身，却是一樣。戚（男僕娶頭婢女的叫戚）同穀（女人嫁奴隸的叫穀）兩個人去放羊子，羊子全跑了，問戚在幹甚麼事，他是拿着鞭子在讀書，問穀在幹甚麼事，她是擲骰子玩去了，兩個人做的事不同，但是對於逃跑羊子却是相等。伯夷為名死在首陽山的下面，盜跖為利死在東陵的上邊，兩個人死得雖然不同，但他殘害生命，損傷本性是相等的，何必要說伯夷是對，盜跖不對呢？天下盡都是在犧牲啦！他所犧牲的是為仁義，世界上俗人就稱他為君子；他所犧牲的是為貨財，世界上俗人就叫他為小人，其實犧牲都是一樣，而有君子，有小人，若說到殘害生命，損傷本性，那盜跖也就是伯夷，又何必稱呼有君子小人的不同呢？并且強迫其性屬於仁義的，就是通達得像參史魚一樣，也不是我們所謂好的，強迫其性屬於五味的，就是通達得像俞兒（古時知味的人）一樣，也不是我們所謂好的，強迫其性屬於五聲的，就是通達得像師曠一樣，也不是我們所謂聰敏的，強迫其性屬於五色的，就是通達得像離朱一樣，也不是我們所謂精明的，我所說「好」的，不是仁義的意思，是要好在能自得；我所說「好」的，不是仁義的意思，是要能任從他性命的真性情，我所說「聰敏的」不是

說他聽得見別人，是要能聽得見自己；我所說「精明」的，不是說他看得見別人，是要能看得見自己；倘若不能夠看見自己，祇看見別人，不能夠自得，祇得之於別人，這是舍己效人，得別人所得的，而不能得自己的所得，安逸別人的安逸，而不能安享自己本性固有的安逸，要是安逸別人的安逸，而不能夠安享自己本性的安逸，那盜跖同伯夷都同是過於偏僻了。我本來對於道德頗覺慚愧，所以上也不敢爲仁義的節操，下也不敢作偏僻的行爲。

馬蹄

蘇輿云老子云無爲自化清靜自正通篇皆申此旨而終始以馬作喻亦莊子內篇所未有也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

釋文崔本足作尾司馬云陸跳也字書作陸亦馬健也郭慶藩云崔足作尾文選注引亦雖極居處之壯麗非馬性所適也釋文義徐音儀路正也大也崔云路疑正室俞云義儀古通

作尾陸作陸云陸音六廣韻蹄力竹切翹陸也儀蓋猶言容容淮南覽冥篇容容振而掩覆高注容容行禮容之義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

釋文伯樂姓孫名陽善駉馬司馬云燒鐵以鑿之剔

期約其毛郭嵩焘云雒同烙謂印路

連之以羈串，編之以阜棧，

釋文廣雅羈勒也溥丁邑反崔云紳前後足也文選馬汎登誅注引司馬云卓繼也棧若櫛牀施之溼地也

馬之死者十二

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楨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

過半矣。

司馬云楨飾也飾謂加飾於馬銜也成云帶皮曰鞮無皮曰突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植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稱

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植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其過與治天下者等吾意善治天

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成云物各自足故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成云黨備命名天自然也

宣云渾一無偏任天自在蘇與云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德云填填重運顛顛專一也當是時也，山無蹊隧，

澤無舟梁。成云蹊徑隧道郭云不求萬物羣生，連屬其鄉。宣云各就所居爲連屬禽獸成羣，草木遂長。郭云足性而止無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善故物馴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

萬物並。族聚也惡乎知君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

得矣。郭云知則離道以善欲則離性以飾及至聖人，蹶躄爲仁，蹠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李云蹶躄蹠跂皆用心爲仁義之貌澶漫爲

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李云澶漫猶縱逸也郭善灋云摘僻當作摘僻楚謂王注辯析也摘者摘取之辨者分析之謂煩辟也故純樸不殘，執爲犧尊，白

玉不毀，孰爲珪璋？成云純樸不殘全木未彫也犧尊酒器刻爲牛首以祭宗廟也上銳下方曰珪牛珪曰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性情不離，安

用禮樂？成云禮以檢迹摯以和心情苟不散安用和心性苟不離何勞檢迹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郭云此皆樂樸爲華素木崇末於其天乘有殘廢矣

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成云以仁義之道夫馬陸居則食

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慶同怒則分背相踈。宣云馬之踈必向後故云分背馬知已此矣。馬所知止此矣李首智非夫加之以

衡撻，釋文衡撻前橫木縛齊之以月題，司馬云馬額上當順如月形者也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李云介倪猶牌貌也闔曲也驚扼也曼突也司馬云書曲以於扼以

也。搯突

詭銜竊轡，成云詭銜吐出其勒竊轡盜脫籠頭

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充其所知而態至於盜

伯樂之罪也。

夫赫胥氏之時，

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

同馬云赫胥上古帝王也。案照與嬉同以已通作。

及至聖

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企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匡正也。縣企縣舉而企及之使人共慕也。而民乃始踈跂好

和，踈跂自好，好智行詐。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蘇輿說：「此篇乃是申明老子所說：『無心作爲，人民自然感化；清靜不擾，人民自然正當』的旨意。全篇從頭到尾，用馬作譬喻，也是莊子內篇中所未有的。」

馬的蹄，可以踐踏霜雪，毛可以抵抗風寒，喫草飲水，高舉起蹄亂跳，這才是馬的真性。至於高臺大屋對於馬，反沒有用處。自從伯樂（伯樂姓孫名陽是古時善養馬的）說：『我精於養馬，』就燒了鐵來鑿馬，修剪馬毛，剷削馬掌，在馬身上烙印子，再用頭勒和腳絆把馬連成行列，用馬槽馬櫪將馬分開次序，馬死的已有十分之二三了。再加飲食不足，奔跑過分，時刻被修飾擾亂，前面有嘴勒和纓絡爲累，後面有鞭打的威脅，馬死了的已有一大半了。燒鑿的說：『我深明泥土的性質，精於治土器，於是造作土器，圓的像規，方的像矩。木匠說：『我深明樹木的性質，精於治木器。』於是製造木器，彎的像鉤，直的像繩子。泥土和樹木的本性，那裏和規矩鉤繩相像呢？然而世人總稱：『伯樂精於養馬，燒鑿的和木匠精於製造。土器木器深明泥土和樹木的本性。』也和治理天下的矯造人民的本性，反被稱爲深明人民的本性，同一的過失啊！我以爲會治理天下的不像這般，因爲人民都有常性，譬如紡織衣服穿，耕種粟米喫，都是同一的要求，自足。都是渾一不偏，任天自在。所以「盛德的時代」人民的行動遲重，視察專一。那時人都自足，安居家中，更不外求，所以山

上尙不會有小路，河裏也不會有船隻橋梁。萬物齊生，各不干涉，祇和自己居處鄰近的交結。禽獸衆多，草木茂盛。人沒有害禽獸的心，禽獸見了人也不怕，所以禽獸可以讓人牽曳着遊散，雀鳥的巢可以任人扳住觀看。當「盛德的時代」，人類和禽獸同住在一起，和萬物同聚在一塊。那裏知道有甚麼「君子」和「小人」的分別呢？萬物同一的，沒有機智，所以保有自己的本性，不離開大道。同一的沒有欲望，所以都是天真無偽，樸樸實實的，這樣才是人民的本性啊。及至聖人用心設仁愛的教化，用力去創義理的法度，天下方才惑亂了；發明放縱無度的音樂，制作拘束煩碎的禮儀，天下方才分裂了。所以完整的樹木如不彫殘，怎麼會有酒杯；白玉如不加鑿毀，怎麼會有珪璋（珪和璋都是玉器）；道德如不會廢壞，要仁義的教化有甚麼用？性情如不會離開正道，要禮樂的制度有甚麼用？青黃赤白黑五色若不會錯亂，怎麼會成文采；工商角徵羽五聲若不會錯亂，怎麼會合音律；殘損了物的天真，製成功器具，這是工匠的罪過。至於毀壞了道德，制作仁義的教化的，乃是聖人的過失啊！馬住在陸地上，喫草飲水，高興時，把頸項靠緊，互相的摩擦着，表示親愛；忿怒時，背面相對，用後面的腳蹄互相踢踢；馬所曉得的已盡於此了。等到將駕馬領的橫木加在馬的身上，用月題（加在馬額上的佩飾，形狀像月亮）加在馬的頭上，使馬的行止齊一，馬方才曉得用眼睛斜看，低曲着頸項和駕馬的橫木抵觸，企圖吐出牠的口勒，褪脫牠的籠頭。所以使馬曉得這些，失去了牠們的本性，以致態度虛詐，近於盜賊的，都是伯樂的罪過啊。當赫胥氏（上古的帝王）的時代，人民居家非常的滿足，渾渾沌沌的，不知道所做的是些甚麼事；出外極端的適意，隨隨便便的，不知道應當往甚麼地方去；嘴裏含着食物嬉戲，挺胸疊肚的四出游散；人民所能的已盡於此了。等到聖人矯造禮樂，來匡正天下人的形體，渴空企慕仁義，來安慰天下人的心性；人民才開始矜誇自己，欺詐別人，競爭利益，結果無法禁止。這乃是聖人的過

失啊！

■ 胙篋

將為胙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

司馬云從旁開為胙蘇與云說文匱匣也俗加木作篋

則必攝絨膝，固肩鏑，此世俗

之所謂知也。

釋文廣雅云絨膝皆繩也李云肩鏑鏑也知音智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絨膝肩鏑之不

固也。

釋文三注云揭舉也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

也與邪同

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

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

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

李云耒犁耨也

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

成云成威云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四為邑又

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

闔合也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

獨其國邪？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

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釋文自陳恒弑簡公之時數至莊子著書之日其後人為齊君者已歷十二世姚云自田常至王建十世上合桓子無字釐子乞為十二世田氏自桓子始大故合言十

世，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

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

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

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

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

斬比干，剖襄弘施，崔云貞者而或作施字能裂也淮南子曰襄弘鉞裂而死子胥靡，釋文密也反密云爛之於江中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言柔亂之君亦得求君人之威以收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氏聖法則樂射形得守斯立而於其辱使天下側目哉蘇與云聖法寄於刑賞而能射用法以致賢故盜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

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成云何往非道夫妄意室中之藏，成云起妄心計量商度有無必中聖也，入先，勇也，

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

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俞云此竭字當讀爲竭其尾之竭說文豕下云竭其尾故謂之豕尾竭謂反舉其鬣以向上魯

酒薄而邯鄲圍，釋文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聖人生而大盜起，

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

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

鈎者誅，成云鈎腰帶鈎也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王引之云存焉當作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古書如此句法甚多不備錄此四句誅侯爲韻

門存爲韻其韻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鈎者歐陽國者侯諸侯之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成云逐隨也竊仁

者歐陽國者侯諸侯之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

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之止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

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也明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釋文擿與擿

同。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

論議。釋文擿與擿也擢亂六律，鑠絕竽琴，成云擢拔也釋文鑠絕燒之斷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

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攬工倕之指，李云攬折也

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成云人師分內咸有其巧譬猶癩癩網虵丸豈關工匠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

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成云物不喪真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與玄道混同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成云不消壞矣人

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成云累夢患也人含知其，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

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自得而以燔亂天下者也。釋文三蒼云燔火光消也法之所無用也。

宣云以正法普之皆當去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

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司馬云此十二氏皆古帝王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

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

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皆云贏，裏也。則內棄其親，

而外去其主之事。內，其親者吳起，外去其主者虞卿。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軌，車軌也。結，交也。則是

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好知以擾物，無道以增之。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戈

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李云：兔網曰：畢，繳射也。弩，牙曰機。郭嵩燾云：說文，率捕鳥畢也。詩：畢之羅之。鳥，野亦謂之畢。李說非。鈎餌罔罟罾筴之知多，則

魚亂於水矣。王念孫云：鈎當作鈎，即鈎也。釋文：鈎，也。今正文作鈎，後人妄改。說詳說書雜志。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李云：削格，所

郭嵩燾云：說文：繫，傳云：長枝為格，別格謂割之，削格羅落皆所以遮要禽獸。漢書：量錯傳為中，周虎落，顏注謂遮落之釋文。豈本又作學耐雅，雅，豈謂之。置，豈謂之。學，覆車也。郭璞云：今翻車。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

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郭慶藩云：荀子：非十二子，辯知而險，議兵篇：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凶險則下漸詐矣。知詐漸毒，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案：頡，騎借字。故天下每

每大亂，李云：每每，猶昏昏也。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

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

時之施，成云：墮，銷也。墮，壞也。惴栗之蟲，釋文：惴，栗也。肖翹之物，李云：翹，飛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

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李云：種種，謹密貌。役役，鬼語貌。釋夫恬淡無爲，而

悅夫嗶嗶之意，嗶嗶已亂天下矣。郭云：嗶嗶，已誨人也。

馬油伯師說：「此篇乃是莊子憤恨當時的政客打着「仁義的虛幌子，」去圖自己的私利，禍害天下。

而作的。」

做偷摸人家提箱行囊的扒手，和竊取人家櫃裏什物的小賊，到了要防衛自己的贓物時，必定用繩子綑緊，用鎖關牢。這是世俗人所稱做「聰明」的。可是大強盜一來，背起櫃子，舉起箱子，挑起包袱，一齊都搶走了。唯恐繩子綑得不牢，鎖鎖得不牢固。那末以先所稱做「聰明的」，不祇是在替大盜積蓄嗎？所以我們試加討論一下。世俗的人所認為「聰明」的人，有不替大盜積蓄貨財的嗎？有不替大盜防衛贓物的嗎？何以見得是如此呢？從前，齊國盛時，城市相接，沒有荒蕪的地方，人口繁多，雞和狗的叫聲各地互相可以聽得見。捕魚的範圍和耕種的區域合起來有二千餘方里，統括四境之內，所以建立主廟和社稷（國君祭天地的地方），以及施設地方行政的，何嘗不都是以聖人做法則呢？可是田成子（齊國的大夫，名叫隨恆）忽殺了齊國的國君，用非法的行動得有齊國，他所「盜」的豈但齊國的國，並連齊國取法於聖人治理國家的法度也一并「偷竊」去了，所以田成子雖名為盜賊，然而身居堯舜的地位。當時小國不敢向他抗議，大國對他不敢討伐。到現在，他的子孫身為齊國國君的，已傳了十二代了。這不是不但竊取齊國，並且竊取了齊國取法於聖人治理國家的法度，用來保守盜賊的身體的安全嗎？再加推論一下：世俗之人所稱為「最聰明的人」，有不替大盜積蓄貨財的嗎？所稱為「大聖人」的，有不替大盜防守贓物的嗎？何以見得是如此呢？從前，龍逢（桀的賢臣）被殺，比干被割心，箕弘（周靈王的賢臣）被破腸，子胥（伍子胥是吳王夫差的賢臣）被殺了，投在江中腐爛。所以四人雖賢，身體尚不免被殺戮，就是因為暴虐的國君，「竊取」了聖人的法度，臣子不敢抵抗，這都是聖人的法度的禍害啊！所以盜跖（古來的大盜）的徒黨問盜跖道：「強盜也有道嗎？」盜跖道：「強盜何往而不是道。譬如起意偷人家屋裏的什物，先推測裏面的虛實，全算個正

着，這就是聖；先進去就是勇；後出來就是義；知道見機行事就是智；分賊平均就是仁。聖，勇，義，智，仁，五樣不全，而能成功大盜，這是天下決沒有的事情。這樣看來，行善的人如不會得聖人的道，是不成的；盜賊壞人如不會得聖人之道也不行。但是天下的好人少，壞人多，那末聖人之道對於天下，有利益的很少，而禍害天下的反很多了！所以說：「把嘴脣高揚起來，牙齒就寒冷；魯國的酒薄了，趙國的京城就被圍；（楚國會諸侯，魯國和趙國都獻酒給楚王，魯國的酒比趙國的酒淡薄，楚國管酒的執向趙國討酒，趙國不肯給，管酒的氣了，把魯趙二國的酒互相調了獻上去。楚王以爲趙國的酒淡薄，動了怒，就把趙國的邯鄲圍困住。）有了聖人，就有大盜。」這都是自然相因而生的。如打倒聖人，釋放盜賊，天下就可以太平了。譬如泉流乾了，山谷方才空虛，高山平了，深水才可填滿。聖人死了，大盜才可以不再有，天下方可太平無事。聖人如不死，大盜永不會肅清。若倚重聖人治理天下，祇是對於盜賊一類的壞人更加有利益；製造升斗，用來量物，就有偽造升斗的反用；升斗去漁利，規定秤杆秤錘，用來稱物，就有偽造秤杆秤錘的反用了；去漁利，用對牌和官印加以保證，就有偽造對牌和官印的反用；對牌和圖章去圖利，用仁義矯正百姓，就有假仁假義的反用；「仁義」去求私利，禍害別人，何以見得呢？譬如偷竊別人腰帶上的鈎子的，捉獲了就被殺戮；用偷竊的手段，得有別人的國家，成功以後，身爲諸侯，并且諸侯的府第內歌功頌德之聲不絕，一切仁義的教化都由此出，這不是虛偽造作，偷取了仁義聖知之說，來圖自己的私利嗎？所以隨仿大盜，強奪諸侯的地位，用偷竊的手段，拿仁義之說和升斗秤杆秤錘對牌和圖信去圖私利的，雖然有官爵的重賞，都不能勸止；雖用刀斧的嚴刑，都不能禁阻。這般使「盜賊」享特殊的利益，結果無法禁止的，都是聖人的過失啊！所以說：「魚不可以離開深水，國家賴以制人的精銳的器具，不能公開讓人看見。」所謂「聖人」的，乃是天下賴以治人的精銳的器具。

不是應當給天下人公開曉得的。所以祇有屏去聖智，大盜方可肅清；摔毀珠玉，小盜方可不再有；燒滅印信，人民自會誠實；擊破升斗，折斷秤杆，人民自不爭奪；毀盡天下聖人的法度，人民方才有資格和在上的議論；拔亂樂器上合於音律的竹管，燒斷竿（一種樂器）琴，閉塞瞎眼的師曠（晉平公的樂師，以明音律著名）的耳朵，天下的人就不顯露自己的聽覺過人了；毀滅文章，散亂五采的顏色，粘合離朱（黃帝時人，以目光敏銳著名，傳說能看見千里以外鍼的，尖鋒的眼睛，天下的人就不顯露自己的目力過人了；毀壞鈎子繩索，棄去規矩（匠人用來畫方圓的器具）折斷錘（錘是斃時的人，以巧藝著名）的手指，天下的人就不顯露自己的機巧了。所以說：「大巧的人」因為機巧不外露，所以外表反似拙笨。」除去曾參、史魚的行為，封鎖楊朱、墨翟的言論，棄去仁義之說，天下的人保有天真，都極端的自得，和玄妙的大道混同了。倘使人都不顯露自己的目光過人，去辨清事物，天下就不會被「光芒的氣焰」消壞了；人都不顯露自己的聽聞明達過人，去審察事物，天下就沒有憂患了；人都不顯露自己的智慧機巧過人，去加造作，去擾亂事物，天下就不會惑亂了；人都不顯露自己的德行過人，樸樸實實的，天下就沒有邪僻的行爲了。像曾參、史魚、曠工、離朱等人，都將自己所得的標榜示人，像火光逼人一般，祇足擾亂天下，若依照「正法」這都應當去掉的。你們獨不知道「盛德的時代」嗎？從前，當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都是古代的帝王）的時代，人民用繩子打結來治理事，安分守己，覺得自己的飲食合口，衣服美觀，習俗可樂，起居安適，鄰國緊接，沒有荒蕪之地；人民繁多，雜狗的叫聲兩地可以互相聽見；人民都自食其力，有的一輩子都不互相往來。像這個時代，天下乃是真正的太平。現在乃至使人民伸長頸項，墊高着脚跟，尋求安身的地方，道：「某地的統治的是賢人」就攜帶些糧食趕去依就。遺棄了家

庭的親愛，避免了對於主上應盡的職務。紛紛離去本國，以致於腳跡接連於鄰國的國境，車輪的印子交錯於千里以外，這都是在上位的喜歡機智的過失。居上位的若喜歡用機智擾亂事物，又無道去平靖事物，天下就要大亂了。何以見得呢？譬如弓，弩（有柄的弓，可以連發許多枝箭），畢（捕鳥的網），弋（箭上結有絲繩，射後可將箭和射獲物收回），機（弩上鉤絃的齒子）一般的機巧的造作多了，天空中的鳥就被擾亂了；釣魚的鉤子，引魚的食物，捕魚的網，和捉魚的竹器，一般機巧的造作多了，水底下的魚就被擾亂了；施羅網的木柵，遮獸的網，捕兔的罝，和捉獸的翻車，一般機巧的造作多了，山林裏的獸就被擾亂了；欺詐陰險，不正當的言論如同「堅白」，詭怪的學說如同「同異」（「堅白」和「同異」都是辯論的學說）一般機巧的言論變化多了，世俗的人就被迷惑了。所以天下昏昏亂亂的，都是喜歡機智的罪過。天下的人都知道外求自己所不曉得的知識，反不知實行自己已經曉得的分內的事。都祇知道非難別人的錯處，不知道自己所認為對的，乃是錯誤。所以天下大亂了。以致日月的光明都被擾亂，山川的精華都被消盡，四時的運行都被破壞，連無足的爬蟲和極微小的飛蟲都失了自己的本性。唉，喜歡機智能這般非常的擾天下啊！自從三代以後，都是這樣捨棄誠實謹慎的百姓，喜歡精明機巧的人才。不用清靜沒有作爲的政策去順理百姓，反喜歡自己去教誨別人。祇是「自己去教誨別人」一椿已把天下擾亂了！

■ 刻意

刻意尚行，其意銳刻 其行高尚離世異俗，高論怨誹，李云非世無 道怨已不遇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猶云非 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介推赴淵者申徒狄 介推赴淵者申徒狄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其身修此

平世之士，教誨之人，

成云此平時治世之士，施教誨物之人，若宣尼之居洙泗，子夏之在西河。

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

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

并兼敵國

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

宣云無爲猶言閒散。

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

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

成云吹冷呼而吐故，陶腰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自懸，類鳥亦空而伸脚。

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

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

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故能有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

宣云不立一極而美無不全。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憐，

同寂寞

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釋文休息也。俞云此本作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休焉二字傳寫誤。天

實正也。宣云本也。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平易則恬憐矣，平易恬憐，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

郭云任自然而運動。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

同波。

郭云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案以語又見天道篇。

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

故，

管子心術篇去智與故此用其語。淮南主術篇高才故巧也。

成云循順也。

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

宣云無心於取必。

其寢不夢，其覺無

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

此語亦見天選篇

虛無恬憐，乃合天德。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

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

郭云至德常遠，故情無所概。

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郭云靜而一者不可變也。

無所於忤，虛之至也。

郭云其心豁然，雖盡乃無纖介之過。

不與物交，憐之至也。

郭云物自來耳，至虛者無交物之情，案憐同淡。

無所於逆，粹之

至也。

郭云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

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

宣云又將腐濁。

天德之象也。

宣云靜而日運。

故曰：『純粹而不雜，靜

一而不變，憐而無爲，動而以天行。

郭云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

此養神之道也。

夫有干越之劍者，

司馬云于吳也。

吳越出劍。

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不可爲象。

宣云不可得而迹繫之。

其名爲同帝。

宣云與天帝同用。

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

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

合於自然之理。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人尙志，聖人貴精。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成云體備解也，妙契純素。

之理則所在皆真道也。

馬通伯師說：『這篇是以「體會純素」立論。』

刻削意志使行爲高尚，不合潮流，議論唱高調，評擊社會黑暗，怨自己不遇時，祇一味的高亢，這是山野輕

世的人，自甘枯寂，沈淪不反的所嗜好的；講仁義忠信，恭敬節儉推讓，祇一味自己修身，這是平時世上教育家，遊學的所嗜好的，談論立大功，成大名，講君臣的禮節，定上下尊卑的名分，祇一味的爲治平，這是朝廷裏尊重君主，強霸國家的人，用功力於兼并敵國的所嗜好的；依着山林中水草叢生的地方，居住在曠野的所在，澗開釣魚，祇一味的爲閒散，這是江海上隱逸閒暇的人所嗜好的；練深呼吸，吐炭氣，吸新鮮養氣，習體操，學熊懸挂在樹枝上，學雀鳥的伸縮頸頸，祇一味的爲長壽，這是引導體氣柔和，修煉養形的人，想高壽像彭祖的所嗜好的；倘若不刻削意志而高尚，沒有講仁義而修整，無意在功名而治平，沒有江海而閒散，不修煉導引而長壽；沒有不忘的，沒有不包括的，澹然到沒有一定的極點，衆美就全隨從着來了，這纔是天地的大道，聖人的美德；所以說，恬靜淡泊，清淨寂寞，空虛無爲，是天地的平衡，道德的根本，聖人休息在恬淡空虛裏面，就是經歷着險阻，也平穩不難了，能平穩恬淡，憂愁禍患就不能夠入，邪氣也不能夠侵襲；於是他的德完整，而精神絲毫不虧損，所以說聖人的生存，是任憑自然而運動，他的死，是無所系望像蛻化一樣，一動一靜都隨同陰陽出於無心，凡事不提倡，不爲幸福的先進，也不作禍患的開始，感受着了方纔響應，機會迫到了方纔動作，不得已方纔起來，去掉智慧與機巧，順着天理，所以沒有天災，沒有物累，沒有人的是非，沒有鬼的責備，他生存好像浮着，他死去如同休息，也不思想，也不預先計畫，有光彩並不炫耀，有信實而并不固執，他睡着了不做夢，醒了也沒有憂愁，他的精神不雜亂，魂靈不疲癆，空虛恬淡，這纔合天的德，所以說，悲哀歡樂是德的不正，喜悅忿怒是道的過錯，嗜好惡嫌是德的過失，心不憂愁歡樂，是德的極點，能純一不變動是靜到極點，心中空洞沒有絲毫的違忤，是空虛到極點，凡事都任聽其自來，沒有與事物交接的心情，是淡泊到極點，胸中不雜一點污濁的人欲，就沒有覺得不順的，這是純粹到極點，所以說形體勞苦不休息就要弊壞。

精力用之不已就要疲勞，疲勞就枯竭，譬比水的本性，不混雜牠就清，不攪動牠就平，但是閉塞不流動，又要腐濁，也不能清，這種靜地裏隨着自然的運用就是天德的現象，所以概括說，純粹不雜，虛靜專一而不變動，淡泊無爲，舉動都順着天然，這是養神的道理，如同有吳國干鏞、同越國若邪山出產的寶劍，保藏在櫃子裏面，不敢輕易用牠，寶貴到極點，精神四面流露，沒有不達到的地方，上通於天，下蟠到地，能變化養育萬物，而不能得到牠的形跡，同現象名字就叫「同帝」。（與天地同用的意思）純粹樸素的道理，是祇要保守住精神，保守住不掉，就與精神合爲一，純一的精通，就合着自然的天理。俗語說的「普通人注重利，廉潔的人注重名，賢人高尚意志，聖人寶貴精神」，所以素的意義，是說牠沒有雜亂，純的意義，是說不虧損他的精神，能夠解悟到純素的道理，就叫作真人。

■ 繕性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

崔云繕治也，邪云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案其本則一俗字，據郭注，明有兩俗字也，然疑衍一字，蘇與云案當衍一俗字，學與思對，文言性與欲皆已爲俗所汙，雖學

思交致，只益其繁，宜以俗學俗思，句斷似失之。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云定能生慧。

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

智生而不任智，是以智養其恬靜。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知恬交養而道德自其性出矣。

夫德和也，道理也。

宣云道德止是和順理，和順也。

德無不容，仁也。

道無不理，義也。

道德生仁義。義明而物

親，忠也。

宣云是爲實有道德。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成云雖復涉於物，恒歸於真情所造和適之樂。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實行於容體而

順乎自然之節
文即是禮也

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

釋文偏音道郭云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俞氏謂郭注是為一偏之偏故郭云然釋文音誤案本當作偏唐時誤得故陸德文作音俞不可

通宜本
已改偏

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必失其性也。彼自正而蒙被我之德是德與德相惑不以己之德強人而冒覆之也若強天下而冒覆之是以我正彼則物之失其性者必

多古之人在混茫之中，混混茫茫初

與一世而得澹漠焉。成云恬澹寂寞無為之道也

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

之為而常自然，無所矯飾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成云有人變生為熟伏羲畫八卦以制文字作結繩

而為罔咎智詐萌矣者欲漸焉順
嬰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也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成云神農有共工之伐黃帝致蚩尤之戰苟且欲安

天下未能大
順茲生也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宣云失凜淳散朴。

釋文臯本亦作澆成云唐虞欲五典而綱紀五行置百官而平章百

性五行自茲而荒殆百姓因此
而荒亂毀淳素而散樸實也

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險危也離於道以企善危其德以制行若務光申徒狄之類是也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宣云會天性用

人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宣云人偷巧為益云詩不識不知識知二字連文會必不識不知而後可定天下諸家從論字斷句非

然後附之以文，益之

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

喪世矣，宣云以非
道為道

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

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成云使聖人降迹塵俗混同羣生超羣
聖德莫能見用雖居朝市無異山林隱故不

自隱，宣云道隱之世不
必自隱而已隱也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

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復於至一之世而不見其迹不當時命而

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深固自然之根，保寧至善之極，以待時也此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

成云古人之行任其身者，不以浮誇小智不以知窮天下，成云不縱知以困蒼生不以知窮德，成云知止其分不以無運而累其自得危然處其所而反其

性，郭云也然獨正貌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成云小識小知虧損深玄之德小行傷道，故曰：

『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樂全其性即是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

益其樂而已矣。郭云全其內而足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

寄者也；成云盛者意外忽來寄之，其來不可圉，圉樂也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肆志放縱其志不爲窮約

趨俗，不敗志以徇俗其樂彼與此同，視軒冕與窮約無異故無憂而已矣，故能處貴而無憂今寄去則不樂，今人所同由是觀

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樂軒冕者志荒於外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向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

宣穎說：『此篇和孟子所說的：「君子人的性分一定，雖然通達，對於他的性分並沒有增益，雖然窮困，對於他的性分也沒有損失」的意思相同。』馬通伯師說：『此篇以「看淡世間上的因緣」立論。』

將「俗的學說來穿鑿性情，以求回復到本性的好處，將世俗的思想來擾亂欲望，以求達到道德的光明，這種人就叫做「昏昧迷惑的人」。古來學道的人用恬靜來養智慧，雖有智慧，却不去用智慧，這又是用智慧來養恬靜。智慧和恬靜互相保養，和順的道德自然由性中發出來了。德祇是和，理祇是順。德沒有不包容。

的，就是仁；道沒有不順理的，這就是義；義理明白，萬物都來親附，這就是忠；忠實純一，回返到本來的性情，就是快樂；實行於容貌形體，順着自然的文理節度，就是禮儀。禮樂是要和天下人的性情相合的，若將一偏的禮樂勉強行於天下，天下就要亂了。萬物都是自然的正當，若將我的德施在他們上面，也必是由於我的德和他們的德互相感應，出於自然，必不能將我的德勉強加在他們上面。勉強加在他們上面，萬物都要失去他們的本性了。古代的人在天地初分的時候和世人混合在一齊，可是恬淡寂寞沒有作爲。那時節陰陽的氣和順安靜，鬼神都不擾亂人類，四時的運行合於節度，萬物都不受傷害，生物都不死於非命，人雖然有聰明，都無處可用，這就叫做「純一的至德」。那個時代沒有作爲，萬物都順着自然。可是德漸漸的衰落了，等到燧人和伏羲治理天下時，已祇能順人民的心，不能混同萬物爲一，德更衰落了，等到神農下黃帝治理天下時，已祇安天下，不能順天下人的心，德更衰落了，等到唐虞氏治理天下時，開治理天下感化萬民的端，使淳厚的民氣日形淡薄，樸實的實質日漸消滅。離開了道去求善，隱沒了德去行事，所以結果捨去天性順從人心了。人都用心機互相窺破，所以巧詐更多，更不能平定天下。再用世俗的禮文來修飾，用世俗的學問求見識廣博。可是禮文消滅實質，世俗的學問廣博令人心性迷惑，所以結果人民才迷惑昏亂，不能將性情返於原來的天真了。這樣看來，世俗的風氣放蕩，消滅大道，大道消滅，世人把假道當做真的大道，更令世俗淳古的風氣消滅無餘了。所以世風和道互相破壞，有道的人何從被世所用，行他的大道呢？世俗也何從恢復淳古有道的風呢？有道的人不能行道顯揚於世間，世俗不能恢復淳古有道的風，那末聖人雖然不身隱藏在山林裏，他的聖德終不能被人見用，如同隱晦了一般，所以遇着這種時候，不必自己隱藏，自然已經隱藏起來了。古來所稱做「隱士」的，並不是有意隱住自己不被人看見，並不是有意封鎖自己的言論，不發表

出來；並不是有意藏起自己的智慧，不顯露出來。乃是因為時機命運不順利，不得不如此啊。遇着時機和命運順利，將大道行於天下，就令世俗回復到至德純一的時代，運形迹都看不出來；不逢着時機和命運的順利，窮困於世間，就修養保護自己的性命去等待時機的成熟，這乃是保存身體的妙道。古來善於保身的，用精明去點綴自己的智慧，不使機智去使天下人受困苦，不使聰明多求無厭，反累了自己的德。獨自正正當當的安於所處的地位，自己又何用有作爲呢？道本來是沒有作爲的，德本來是沒有知識的。有了知識，對於德就有虧損了；有了作爲，對於道就有虧損了。所以說：「祇使自己的性情正當好了，以自己的天性不會虧損爲快樂的就叫做：「得志」。古來所稱做：「得志」的並不是身做高官，乃是指「沒有再加可樂的性分的愉快」。現在是稱爲：「得志」的乃是指身做高官，但是官爵對於人，不是像性命一般，乃是外物偶然來寄託的，凡是寄託的，牠來不可以禁止，牠去也不可以留住他。所以有道的人，不因爲自己的官爵高貴，就放縱自己的心志；不因爲自己的地位窮困，就抑低自己的身分，去討世俗的好；看身居高官的和身處窮困的「快樂」都沒有分別。所以才能身居貴顯的官沒有憂慮。現在世俗的人「寄託」的官爵一失去，就不快樂了。這般看來，他們雖在快樂的時候，終不能不担心外物。所以說：因爲外物，而喪失了自己；因爲世俗而喪失了天性的，就叫做：「不明內外輕重的顛倒的人。」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

李云水生於春，莊於秋。

涇流之大，

可馬云：涇通也。崔本作：徑云直。度曰徑。

兩涘渚崖之間，

釋文：渚，渚也。渚，水中小可居曰渚。渚，崖字又作渚，亦作崖。

不辯牛馬。

成云隔水遠看
不辨牛之與馬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

釋文河伯姓禹名
夷見大宗師篇

順流

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

成云北海
今萊州是

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

歎。

釋文望作並云忙洋猶望
歎仰視貌司馬云若海神

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

李云聞道百萬分
之一也郭嵩燾云

百者多詞也郭慶藩云
百古讀者博與者韻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

司馬云大
方大道也

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笑於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

司馬云大
方大道也

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

王引之云鼃本作魚後人改之也御覽時序部鱗介部鼃多部引此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
則此處作魚不作鼃明矣若作鼃則戶蝸之音水蟲之注當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淮南原道篇井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陸也梁藻箱
文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水經韜水注云聊寄奇文以廣井魚之聽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谷射鮒鮒注

曰所生魚無大魚也多鮒魚耳見劉遂吳都賦注困學紀聞十引御覽所載莊子曰用魚知意者井吾為鉤繳以投之呂覽諡大篇井中之無大魚
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此驚有堦井鼃之語而荀子正論篇亦云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遂改井魚為井鼃而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

鼃也自有此改世動稱井鼃夏蟲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王念孫云虛與與同故釋文云虛亦本作墟廣雅墟注也屈古居字文選西征賦注引聲
類曰墟故所居也穆傳言邱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所居不知海之大也喻河伯居於滙涘故注拘於井中之空也訓虛為空虛

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

郭慶藩云司馬訓篤為厚迂曲唯通釋話篤固也論語篤信好學謂信之固也禮儀行篤
文拘束

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司馬云曲士
鄉曲之士

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

將可與語大理矣。

郭云以其知分
故可與言理也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

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文選養生論注引司馬云尾閭水之往海外出者也一名沃魚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
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圍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灌盡

故曰沃壤沃壤亦作沃魚見山澤經今環球周通可釋此說之疑矣

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

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

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釋文壘音壘空音孔壘孔小

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釋文郭注爾雅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

日。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崔云卒也郭注爾雅云人卒九州皆極九州之人數卒者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

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

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

窮，宣云各有局也時無止，宣云各據喘息分無常，成云所量分命隨時變易終始無故，宣云變化日新是故大知觀於遠近，知同智遠近並觀不尙一隅一之見

故小而不算，大而不多，知量無窮。不以大小爲多寡證彊今故，郭云彊明也故遙而不悶，望古雖遙我自無悶不必

憂，知分之無常也。知天道有盈虛則得失無常何足介意明乎坦塗，郭云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故生而不說，悅死而不禍，不以爲

終始之不可故也。郭云明終始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知者有窮而不知者何限其生之時，不若

與古爲徒也撥而不跂，近可撥取我亦不跂而求之知時無止，證明今古之人道不以人世審大爲大期知時之無止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

未生之時。

生有盡而天地無窮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

成云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智已喪

是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毫末非小天地

大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成云信實也

北海若曰：

「夫自細視大者不盡，

宣云處小而視大有所不及，徧故覺不可圍

自大視細者不明。

宣云處大而視小有所不及，審故覺無形

夫精，小之微也，

埤，大之殷也。

宣云埤首字，郭也殷盛也

故異便，宣云故一覺不可圍是小者以大爲不便而自便其小一覺無形是大者以小爲不便而自便其大也

此勢之有也。

此勢所有不足致辨

夫精

粗者，期於有形者也。宣云尙有其迹處求道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

粗，謂粗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

曰粗則猶可以言論

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曰精則猶可以意致

言之所不能論，意

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不期於精粗者在意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

善人亦不以仁恩自多

動不爲利，不賤門隸，固不爲利亦不以求利之守門隸隸爲賤

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不爭貨財亦不以辭讓之德爲高事焉不借人，

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

事不借力於人而自食其力但期取足亦不以人之食得者爲賤

行殊乎俗，不多辟異，行不隨俗亦不以乖僻立異爲多爲在從衆，

不賤佞諂。

爲順衆情亦未嘗以佞諂者爲賤

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

大之不可爲倪。

是非之迹不可分細大之端不可見惟大人知之

聞曰：「成云寓諸他人故稱聞曰道人，不聞矣，故不聞矣。語又見山木篇。道作至。

得，郭云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名得去也

大人無已，

郭云任物而已

約分之至也。」

約已歸於其分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

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問既不期精粗此物性之內外何由而有貴賤小大之端倪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

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物情彼此皆然故言相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世俗以外來之榮毀為貴賤以差觀之，等差之數因

其所大而大之，成云以自足為大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成云以無餘為小則萬物莫不小。知天

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等矣。以功觀之，兩須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

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蘇與云物情以得用為有以相勝為無猶矢人謂可無固人謂可無無也然以矢為有則固敵矢亦可為有以固為無則矢為固

拒亦可謂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東西本相反然非東無以定西故就相反而相須言之則功分可定以趣觀之，衆人之趣向

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隨人之是非知堯桀之

自然而相非，則越操睹矣。堯非桀桀亦非堯附堯桀者亦各執一是非則越操之無定可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司馬云燕王噲用蘇代之

說堯舜讓位與相子之三年而國亂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絕，釋文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作亂而死事見左哀十六年傳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

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宣云貴賤以此小大可知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崔云梁麗屋棟也郭慶藩

云列于湯問箚雅門擊歌餘音機梁麗三日不絕梁麗即梁麗也上林賦連捲擢注法權檢支柱也擢者附者危者交午與麗麗者也玉篇麗偶也柱偶曰麗梁麗相附者亦曰麗即謂柱柱之屬為梁麗必杖之大者故可以衝城不當泥麗麗文望蓋也殊異也騏驥騁

騶，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釋文淮南子鷓鴣夜撮蚤分毫未許慎云鷓鴣取食食主引之云正文鷓鴣字涉釋文內鷓鴣而衍狌狌引此已誤釋文鷓鴣尺裏反崔云鷓鴣鷓而不為鷓鴣字蔡毫末，畫出隕目而

音則正文內無鷓鴣字明矣淮南主術篇亦云鷓鴣夜撮蚤案聚亦撮也崔本撮作最古齊案最多通作故又為聚

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釋文：丘山，本或作丘山矣。餘無鬼。篇題目有所適，亦謂適夜而不過晝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

師治而無亂乎？」桓音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

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宣云：愚者不知。誣則知而妄言。帝王殊禪，成云：或宗族相承，或讓與他姓，故言殊禪。三代殊

繼，成云：或父子相繼，或與兵征誅，故言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時俗既非而差逆之，如子之白公，則世以為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

徒。時俗可行而順學之者，則世以為義徒。可見貴賤有時。默默乎河伯，戒勿多言。女惡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河伯曰：「然則

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

反衍。郭云：貴賤之道反覆相尋，崔云：無所貴賤乃反。無拘而志，而爾也，下同。貴賤無定，不必拘視。與道大蹇，拘，難行。道難行。何少何多，是

謂謝施。謝天之施而已。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執一而行，則與道不齊，合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而物皆被德。絲絲乎

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絲絲，與自由自得之貌。如羣奉一社，咸以為神之福我也。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泛泛，如水之無畔岸。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皆我懷之，其孰承我而執助我，是謂無所偏向。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宣云：所道無終始，物

有死生，不恃其成，宣云：有生，死則物之成不足恃。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宣云：虛滿，則形無定位。年不可舉，時不可止，宣云：實

往者莫存，逝者莫攝。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速其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成云：安而任之，必自變。化何勞措，意為與不為。河伯

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宣云既無爲不爲之分何實學道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

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

其薄之也。薄追也非謂其道近之而不害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成云當安禍福窮塞通達也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

天在內，宣云天機藏於不見人在外，宣云人事著於作爲德在乎天。」德以自然者爲尚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惟知天

者本乎自然而處乎自得踳躅而屈伸，成云踳躅進退不定之貌隨時風伸會無定執反要而語極。」宣云乃學之要而道之極也曰：「何謂天，何謂人？」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落同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

故滅命，無以得殉名。」勿以人事毀天然勿以造作傷性命勿以有限之得殉無窮之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都云真在性分之內

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司馬云蚘馬蟻蟲也廣雅云蛆渠馬蚘夔一足蚘多足蛇無足風無形目形緣於此而明流於彼心則質幽爲神遊外成云憐是愛尚之名夔

謂蚘曰：「吾以一足踳蹕而行，成云踳蹕跳躅也子無如矣。」成云簡昂無如我者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以爲

也蚘曰：「不然，子不見夫睡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

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蚘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不及其速何

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吾行，

則有似也。」似有足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

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鱸我亦勝我。釋文歸本又作隨郭嵩灝云奇子強國驚大燕爾晉後補注鱸

賦也言蹴踏於後也成云人以手指鴛鴦風不能折指以足蹴踏風亦不能折足此小不勝也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之，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能爲大勝者衆小不勝無所容其計較非知道之聖人不能如此宣云目心之用更神當身可自喻之故省文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市，而絃歌不悞。釋文司馬云宋當作衛衛人誤圍孔子以爲陽虎虎嘗暴於匡人也假本又作輟子路入見曰：『

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成云諱忌也求通久矣，而不

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賢士蓋升庸非其智失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

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

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且安息吾命有所制矣。』制之於天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釋文將本亦作持以爲陽

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謝通解去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司馬云龍趙人牟魏之公子姚云公孫龍與莊生時不相及此其弟子所記耳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

合同異，雜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

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

之

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予獨不聞夫培井之鼃乎？』培井猶淺井謂東海之鯨曰：『吾

樂與？』自音甚樂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幹當從木作幹釋文司馬云井闌也捲膝之音西京賦作轄音入休乎缺齖之崖。李云銳如闕以磚爲之者井底也成云休息乎破磚之涯

赴水則接腋持頤。宣云水承兩腋而浮兩頤蹶泥則沒足滅跗。成云跗蹶跌也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宣云還同蹶也釋文軒音

寒井中赤蟲一名蚘爾雅云蚘或郭注云井中小婦蝦赤蟲也蝦蚪蝦子也案言環顧此輩無如其樂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培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

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鯨，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司馬云鯨也三蒼云鯨也案井小不容於是逡巡而卻，

而告之海曰：「以海之大，告之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

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成云頃少時久多時不

以多少進退者，進退謂損益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培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成云適適驚怖之容規

規然自失也。規規小貌下同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上知音智下知如字下同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成云觀察至運之實是猶

使蚊負山，商蛇馳河也。成云商名馬蛇也亦名商蛇亦名且渠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

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釋文廣雅云趾蹠也成云大皇天也無南無北，夷然四

解，淪於不測。釋文與音釋成云窺然無礙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王念孫云無東無西當作無西無東與通爲韻成云始於玄極而其道者冥反於域中而大通於物也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郭云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

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司馬云朱應丁夫爲餘子成云壽陵燕邑邯鄲趙郡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未得國能，

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成云未得趙國之能更失壽陵之故以手捫地匍匐而還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公孫龍口喙而不合，司馬云喙開也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成云濮水名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司馬云威王也曰：「願以境內累矣。」

欲以累本相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

龜者甯其死爲留骨而肯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

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成云惠施宋人爲梁惠王相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

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鷦鷯，李云鷦鷯鳳之屬子知之乎？夫鷦鷯

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成云練實竹實非醴泉不飲。於是鷗得腐鼠，鷦鷯

鷦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己也時箋以口拒人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姚云即此語者莊徒之陋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成云濠水名在淮南鍾離郡有莊子墓在焉亦有莊惠遊之所石絕水爲梁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釋文儻音由白

魚也。儻文謂云儻當作儻姚云儻卽至梁驚食之儻游數字耳而釋籍多誤作儻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矣，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宣云與魚全無相知之理莊子曰：「請循其本。」成云請尋其源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

知之而問我，郭云爾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宣云我遊濠上而樂則知魚遊濠下亦樂也

此篇推演齊物論的意旨。「不要以人事毀滅天然，不要以造作損傷性命，不要有限的所得的犧牲於無窮的名，謹慎守住這三句話不要違背，就回復到天真的本性了。」這是全篇的立論。

秋天的水漲，所有小河裏的水都灌注到黃河裏去，黃河的水面突然寬闊，兩岸距離遠了，隔著水都分不出牛和馬來。於是河神大喜，以為天下的好處，全被他一人佔盡了。乃順著河流朝東行去，到了北海，東面一看，看不出水邊來。於是河神才將頭旋轉過來，仰面向海神歎息道：「俗語會說：祇聽了萬分之一的道，就以爲沒有人比得上自己。」這正是說我的啊。并且我會聽說有人看不起孔子的見聞和伯夷的高義，起初我不相信，現在看見你這般高深不測，方才相信這話不虛啊。我若不到你這裏來，就糟了，必定永遠被有大道的笑話。」北海神道：「井裏的魚，不可以和牠談大海，因為牠被井裏的空洞所拘束，夏季的蟲不可以和他們談冬天的冰，因為他們被時令所支配，鄉曲的讀書人不可以和他們談大道，因為他們被禮教束縛住了。現在，你才從兩岸中間出來，看見了大海，就曉得你自己不如人，你尙虛心，可以和你談說大道。天下的水，沒有比海更大的了，無數的河流不歇的將水注進，不知道何時停止，可是海並不盈滿，尾閭（海水外出的地方）不歇的將水泄漏出去，不知道何時停止，可是海並不因此空虛，春秋轉變，不能改變我；水旱的災，不能影響我。我的容量超過江河諸水，都不能用數量來計算了。但是我從來不曾因此覺得自己比別物偉大，因

爲我以為具形於天地，受陰陽的氣，我在天地中間，就像小石頭小樹木在大山裏一般，祇存了自以為小的念頭，怎麼會覺得自己偉大滿足呢？再計算四海在天地當中，不像螞蟻洞在大山澤裏面嗎？計算中國在四海當中，不像稊米在大米倉裏面嗎？假使稱物類的數目有一萬種，人類不過居其中一份，再統括四海以內的人，凡是依穀食生存的，車子和船能夠達到的，人數繁多，不可勝計，但是個人不過居其中的一份。若將個人去比較萬物，不像一根毫毛尖子在一匹馬的身體上面一樣嗎？凡是玉帝所連續的，三王所競爭的，仁人所憂慮的，能人所力行的，這些也不過如此了。伯夷辭去這些，就以爲有高義的名，孔子談說這些，就以爲學問淵博；他們這般自己誇大，不也像你適才誇大你的水一樣嗎？河神道：「那末我以天地爲大，毫毛的尖子爲小，可以嗎？」北海神道：「不可以，因爲萬物的限量沒窮盡，時間沒有止期，得失沒有一定，終始沒有頭緒可尋。所以大聰明的人遠近一齊觀察，不祇偏看一處。知道萬物的限量沒有窮盡，所以不以小爲少，也不以大爲多；知道時間沒有止境，所以證明古今，不因爲古代遙遠，不能達到而悶損，不因爲現代接近，就勉強去求分外的事情；知道得失沒有一定，審察到天道有增減，所以雖然得有並不喜歡，雖然喪失也不憂愁；知道終始循環沒有頭緒，明白死生是人所共行的平坦的大道路，所以不把生存當做快樂，也不把死亡當做禍患。計算人所知道的總沒有他們不知道的那麼多；計算人生存的時間總沒有他們不會生的時間長。所以人的壽命短小，不會曉得的知識無窮。要用最小的生命去探盡範圍最大的知識，」所以結果自己已迷惑昏亂，毫無所得。這樣看來，又怎麼知道毫毛的尖子足夠判定最小的度量，又怎麼知道天地的巨量足夠包括最大的範圍呢？」河神道：「世俗議論的都說：『極端微小的，沒有形體可求；極端巨大的，沒有範圍可定。』這是實在的情理嗎？」北海神道：「由微小的地位去觀察巨大，不能看全徧；由極大的地位去觀察微小，

不能看清楚。精微是小中更小的，盛大是大中更大的，大小不同，所以認爲對於自己便利的也各不同，這都是由於形勢而言，不必細加辨別。所稱爲精小和粗大的，都是限於有形迹可求的，至於微小到沒有形迹的，連數量都不能分析；巨大到沒有範圍的，連數量都不能包括。可以用言語形容的，尚可以稱爲是物的巨大的，可以用意思傳達的，尚可以稱爲是物的精細的。至於言語所不能形容的，意思所不能傳達的，就不限於精微和巨大了。所以有大道的人的行爲，不損害別人，也不以爲自己的仁愛的恩澤過人，不求利祿，也不以爲守門的僕役求利爲卑賤，不爭錢財，也不以爲謙讓的德爲高尚；做事不求人援助，用自己的力量祇求自足，但是也不以貪求無厭的人爲卑賤；行爲和世俗人特殊，但是並不孤僻怪異，做事順着大衆的同情，但是也並不以阿附少數要人的人爲卑賤；世間的官爵俸祿都不能夠勸勵他，世間刑戮的恥辱都不能侮辱他；因爲他知道是非沒有標準可以分別，小大沒有頭緒可以尋見。我聽說：「有道的人不求有聲名，有德的人不知有得，大人忘去了自己，歸納到分定內，達於極點了。」河神道：「既然不限精微和粗大，那末物性的內面和物性的外面，怎麼會分有貴賤，怎麼會分出小大來呢？」北海神道：「由大道看去，萬物都不分貴賤；由萬物本身看去，都以自己爲貴，以別物爲賤；由世一方面看去，貴賤都是外來的，不是自己固有的；由等差的數量方面看去，那末萬物的性分都是齊一的，若因爲他們的性分滿足，就說他們大，萬物都大了；若因爲他們的性分沒有剩餘，就說他們小，萬物都小了。知道天地和稊米，豪毛的尖子和大山，一般的性分齊一，不分大小，等差的數量就可以相等了。由功用方面看去，萬物的功用都是互相對待的，譬如箭因爲有功用，所以楛牌也有功用的，凡和他們對待而發生的物件都有功用了；若說某物沒有功用，凡是和他們對待而發生的物件都沒有功用了。凡功用都是對待的，若知道東方和西方是相反的，但是沒有東方就不能定西方，就

曉得功分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了，由衆人的意見的傾向看去，那末隨着別人稱對的也稱做對，萬物都是對的；隨着別人稱不對的也稱不對，萬物都不對了。知道堯和桀和他們的黨徒都以自己方面爲對，以對方爲不對，那人心傾向的不定就可以看出來了。從前堯和舜讓天下，而成有道的帝王；之噲（燕國的國君讓位給宰相子之，過了三年，國裏大亂）因爲讓位而絕滅湯和周武王，因爲爭奪而有天下；白公（楚平王的孫子，因爲作亂而死）因爲爭奪，就滅亡了。這樣看來，爭奪和謙讓的事體，堯和桀的行爲，結果遭逢貴賤，都是偶然遇時，沒有一定。大屋梁可以用去衝城，可是不可以用去塞小洞，這是說器具不同；騏驎驪（都是好馬）一天可以跑一千里的路程，可是反不如狐狸和野貓；捉老鼠，這是說技能的不同；貓頭鷹夜裏能捉蚤蠹聚着喫，分別豪毛的尖端，白天雖瞪着眼睛都看不出大山來，這是說個性的不同。俗語曾說：「何不祇取法於對的，不要取法於不對的；祇取法於治理的，不要取法於擾亂的呢？」這個乃是不會明白天地和萬物的情理的話，這個就和「祇取法於天，不取法於地；祇取法於陰，不取法於陽」一般，不可以實行，是很明顯的了，可是大家還將這話說個不停，那不是愚笨沒有知識，就是故意的瞎說了。五帝和三王的得天下，有的同族相承，有的讓給別人，都各不同；夏商周三代的傳續，有的父子相承，有出於爭奪，也各不同。若和時代相差，和世俗違逆的就被稱爲篡奪的人，若和時代適合，和世俗相順，就被稱爲高義的人。靜默吧，神！你那裏知道貴賤的門徑，和大小根由呢？河神道：「那末我應當做甚麼，不做甚麼呢？我一切推辭，接受，進行和停止，到底應當怎樣呢？」北海神道：「由大道看來，何分貴賤呢？這就叫做「混合爲一」。不要拘束了你的意志，以致難行大道，又何分多少呢？這就叫做「替代和施用沒有一定」。你行事不要執有成見，以致和大道不齊合；要莊嚴正直，像國君對於人民沒有偏私的恩惠，極端的自得，像社裏的神對於祭他的

人沒有偏私的保佑；寬寬大大的，像大水四面不見邊岸，不分界限；包容萬物，不分彼此；又有誰承接我，有誰扶助我呢？這就叫作「沒有偏向」。萬物既然是齊一的，有何短長的分別呢？大道是沒有終始的，但是萬物却有死生的變化，所以事物的成功更不可恃了。天地的消長循環，所以形狀都沒有定位。年歲不可以保存，時間不可以止留，天地陰陽的氣消滅生長，充實和虧虛，都是終始循環不已。能知道這個的，才可以和他談大義的內容，論萬物的情理。萬物生時，像馬跑一般快，沒有一個舉動中不在變化，沒有一刻時間裏不在更動。應當做甚麼呢？不應當做甚麼呢？物自會自然的變化啊！河神道：「既然順着自然變化，那末道有甚麼可貴的呢？」北海神道：「知道大道的，必定通達物理，通達物理的，必能明白權變，明白權變的，不被外物傷害自己。至德的人，火不能燒死他，水不能淹死他，寒暑不能損害他，禽獸都不能傷殘他。並不是說他身自逼近危險，不受損傷，乃是因為他能辨別安寧和危險，安守窮困和通達，進退都極端的謹慎，所以沒有物能傷害他。所以說：「天機隱藏在裏面，人事顯露在外面，德和天然相合。」知道天然和人爲的運行的理的，才能夠取法於天，適當自己的本分，隨時屈伸，沒有固定。這乃是學問的極端大道的頂點了。」河神道：「甚麼叫做天然？甚麼叫做人爲？」北海神道：「牛馬生來有四隻腳，就叫天然；用籠頭絡在馬頭上，用環子穿在牛鼻子上，就叫做人爲。所以說：「不要用人事去毀滅天然，不要用造作去損壞性命，不要將有限的所得的爲無窮的名而犧牲。」謹慎守住這三句話，不要違背，就可以回復到天然的本性了。」○以上說學道的第一要識量大，見識精，再要知道最大的和最精的，不限於形迹，大小貴賤，是非和功用，都不是絕對的，都是改變沒有一定的，所以要沒有作爲，順着自然的變化，回復天然的本性。

獨腳的獸羨慕多腳的蟲，多腳的蟲羨慕蛇，蛇羨慕風，風羨慕眼睛，眼睛羨慕心，獨腳獸向多腳蟲道：「我

用一隻腳跳着行走，沒有比我再簡便的了，現在你使用一萬隻腳，怎樣行走法呢？」多腳蟲道：「你這話不對，你不曾看過吐唾液的嗎？唾液噴出來，大點子像珠子，小點子像細霧，雜着一齊下來的，都數不盡，都是出於天然啊。現在我順着天機而動，自己也不曉得是甚麼原故。」多腳蟲向蛇道：「我用許多腳行走，尚不如你沒有腳走得快，是甚麼原故呢？」蛇道：「我順着天機而動，那能更改呢？我要腳有甚麼用處？」蛇向風道：「我將脊背和兩脅引動着行走，還像似有腳，現在你吹得嗚嗚的響，由北海起，鼓動到南海，像全沒有形體似的，這是甚麼原故呢？」風道：「是的，我吹得嗚嗚的，由北海起，吹到南海。但是人若用指頭指我，我不能吹斷他的指頭，所以人勝過了我。人若用腳踢我，我也不能吹斷他的腳，所以人又勝過了我。不過折斷大樹木，吹倒大房屋，祇有我能夠了。所以這是不求小勝利而成功大勝利。這種大勝利祇有聖人能夠有了。」○以上解釋「不要用人爲去毀滅天然」的意思。

孔子遊行到匡，衛人將他重重圍住。可是孔子還是彈琴歌唱不停。子路進去見孔子，問道：「先生怎麼這般快樂？」孔子道：「過來，我告訴你。我忌諱窮困很久了，可是不能免於窮困，這也是天命如此啊。我力求通達很久了，可是不能得到通達。這也是時機如此啊。在堯和舜的時代，天下沒有窮困的賢人，並不是因爲他們極聰明，在桀和紂的時代，天下沒有得意的賢人，並不是因爲他們不聰明，乃是因爲時機和形勢的偶然不同啊。在水面進行，不避開蛟龍，這是漁夫的勇敢；在陸地行走，不避開兇（野牛）虎，這是獵人的勇敢；明晃晃的刀子交錯在前面，都不怕，將死亡看作像生存一般，不足介意，這是烈士的勇敢；知道窮困是由於天命，知道通達是由於時機，對着大災難都不懼怕，這是聖人的勇敢。由你去安息吧，我的命運是由天註定的了。」不多時，拿着軍器的將官進來謝罪道：「我們把你當做陽虎了，所以誤將你圍困住，現在方曉得不是

的，我們謝罪，將軍隊引退了。」○以上解說：「不要用造作去損壞性命」的意思。

公孫龍問魏牟道：「我年幼時學古代聖王的大道，年長後就明白仁義的行爲，於是創出一「混合同和不同」和「分析堅硬和白色」的理論。別人以爲不對的，我能證實成對的；衆人以爲不可以的，我能證實成可以。困塞所有著述家的智理，屈服一般人的辯論。我自己以爲明達極了。可是現在我聽見莊子的言論，覺萬迷惑奇怪，不知道是因爲我的辯論不及他呢，還是因爲我的智理不及他呢？現在我祇好不開口了。請問這是甚麼原故？」魏牟聽了，靠着几子嘆息着，仰起頭來向着天笑道：「你就不曾聽過淺井裏的蝦蟆的故事嗎？淺井裏的蝦蟆向東海裏的鼈道：『我快樂啊！我在井邊的欄上來回的跳着，在井裏靠近水邊的破磚上休息着；在水裏游泳，水就承托兩腋，淹齊兩腮；在泥裏跳躍，泥就蓋沒腳背；回頭看井裏的紅蟲、螃蟹、蝦蟆，子都沒有我這般快樂。并且專有一坑水，盤據一口淺井，這也是快樂的極點了。先生，你何不常進來參觀參觀呢？』東海的鼈左腳尚未會跨進，右面的膝已被絆住了，乃緩緩的退卻，將大海的形狀告訴牠道：『雖是有千里遠的距離，尚夠不上牠的闊大；雖是千仞（一仞等於八尺）的高度，都量不盡牠的深沈。禹的時代，十年裏有九年淹水，可是海裏的水並不增加，湯的時代，八年裏有七年乾旱，可是海邊的水並不減退。不因爲時間的長短而改變，不因爲雨量的多少而增減，這也是在東海的大快樂啊！』淺井裏的蝦蟆聽了這話，方才驚駭得張皇失措。現在你的聰明尚不夠知道是非的精微的理，就想觀察莊子的精微的言論，這像令蚊蟲背負大山，令商鮪（一種小蟲，又名馬蚊）在河裏跑一般，必定是辦不到的事了。并且你的聰明不夠知道去論極微妙的理論，就逗流利的口舌去圖一時的適意，不也像淺井裏的蝦蟆一樣嗎？而且莊子將躡着地下最深的地方而高升到天上；不分南北，四面通達沒有阻礙，下面達到深不可測的境界，不分東西，

他的道生於極端精微玄妙，結果對於物情無不通達。你反這般小氣去求他苛察，尋他辯論，這簡直是等於由管中小洞裏去看天，用錐尖子去測量地一樣，不太小了嗎？你去吧！而且你就不會聽說壽陵（戰國時代燕國的地名）的未成年的人到趙國的京城去學競走的嗎？未曾學得趙國人的技能，又失去自己本來的競走術，簡直祇好爬了回去啊。現在你若不離去此地，將要忘去你原有的技能，喪失你本來的行業！公孫龍聽了，駭得張開了嘴，閉不攏，擡起了舌頭放不下來，陰陰的逃走了。○以上解說「不要將有限的所得的爲無窮的名而犧牲」的意思。

莊子在濮水邊釣魚，楚王令兩個大夫預先通知：「我願將國內的大事付託給先生了。」莊子聽了，拿着釣魚竿不理道：「我聽說楚國有個神龜，死了已經有三千年了。王尙將牠收在竹器裏，用布巾包好，藏在廟堂的上。這個龜情願死後保留着骨頭被人貴重呢，還是情願活着在爛泥裏拖着尾巴爬呢？」兩個大夫都道：「情願活着在爛泥裏拖着尾巴爬。」莊子道：「去吧！我將「拖着尾巴在爛泥裏爬。」

惠子做梁惠王的宰相，莊子將去見他。有人向惠子道：「莊子來，想代替你做宰相。」惠子聽了駭怕，乃在國裏搜尋莊子，搜了三天三夜，莊子乃去見他，道：「南方有一隻鳥，名叫鷦鷯。你知道嗎？鷦鷯由南海出發，飛往北海，不遇有梧桐，牠不止息，不得着竹結的果子，牠不喫別的食，不得着甜的泉水，牠也不飲水。有一隻貓頭鷹得着一隻腐爛了的老鼠，當鷦鷯飛過牠時，他恐怕鷦鷯要奪牠的老鼠，乃將仰起頭來向着鷦鷯發忿怒的聲音。現在你要因爲你的梁國而對我發忿怒的聲音嗎？」○以上兩段都是再加解說「不要將有限的所得的因爲無窮的名而犧牲」的意思。

莊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橋梁上游玩。莊子道：「儵魚（白魚）很舒緩的游泳着，這是魚快樂了啊。」惠子

道：「你又不是魚，你怎麼會知道魚是快樂呢？」莊子道：「你不是我，你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呢？」惠子道：「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了，但是你總不是魚，你不知道魚的快樂」是沒有疑義的了。」莊子道：「請理我們的話端：你會說：『你怎麼知道魚的快樂』求你這個問題的本意，是已經知道我知道魚的快樂了，再問我的，不過是問我從何處曉得的，我就是濠水的橋梁上面知道的啊。」○以上說莊子在橋上游玩快樂，就知道橋下的魚也快樂。是證明「返歸天真」的意思，保有天真的本性，就能隨地和物同樂了。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宜云首至樂活身之理俱有不知人之取舍何如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善者所遇順善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天短折惡惡疾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爲字偏反下同夫富者，苦身疾作，加勸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郭云內其形者知是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宜云爲固位計其爲形也亦疏矣。郭云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櫛櫛，久憂不死，何苦也？宜本問下有之字云猶其也統

氏章句本亦同云之是也言何若是善也

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

人皆稱善

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

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

行其言足以活人

故曰：『忠諫不

聽，蹲循勿爭。』

郭慶藩云：蹲循即遂巡廣雅遂巡卻退也管子戒篇作遂巡小問篇作遂循晏子問篇作遂循漢劉萬章傳同皆字異義同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

亦不成。

宣云：意在以爭成忠諫之名

誠有善無有哉？

成云：善不善誠未可定

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

耶？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

舉世羣趨如不得已李云：誣誣死親案蘇與云：樂舉謂數數稱道之也於義

通亦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樂不樂吾未親歷其境

果有樂無有哉？

樂之有無吾弗知

吾以無爲

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我以恬靜無爲爲誠樂而世俗又不以爲然

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

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

成云：忘是非郭云：皆自清寧耳非爲之所得

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

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

郭云：皆自清寧耳非爲之所得

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

兩儀相合萬物化生桃云：江南本作萬物皆化生

芒

乎？

李芒音荒易音忽荒忽猶恍惚也

而無從出乎？

成云：尋其從出莫知所由

而無有象乎？

萬物職職繁多貌

皆從

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宣云：人能無爲則同乎天地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釋文：盆瓦缶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

成云：共莊居處長養子孫

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歌盆而鼓，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

無概然？

司馬云概感也
案古概概通作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

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

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

李云支離忘形滑介忘
智言二子乃識化也

觀於冥伯之丘，

李云丘名
喻查冥也

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

而柳生其左肘，

瘡作轉聲
柳借字

其意蹶蹶然惡之。

成云蹶蹶
蹶動貌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

「亡，無也。」

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

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饒然有形，

宣云饒音
囊空枯貌

撒以馬捶，

釋文撒音甲反說
文作擊云旁擊也

因而問之曰：「夫子貪

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

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

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

姚云張君厚本
子上有向字

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

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

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釋文從李徐子
用反縱逸也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

「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謂朋友子欲之乎？」謂朋友鬪深隳蹙類曰：「復同，蓋皆惡類。釋文類於裏反。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閒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

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成云：此言出管子書，那慶藩云：玉篇：褚，綆衣也。字或作符，業經音義引通俗文曰：綆，衣曰。說文：綆，傳：褚衣之類也。集韻：綆也。左成三年傳：鄭賈人有將實於褚中，以出蓋褚可以裝物，亦可以裝人。夫若是者，

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成云：不得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已必殺顏下。且女獨不

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司馬云：國語：爰居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不云魯侯也。爰居一名維縣，舉頭高八尺，爾雅：爰居，光注形似鳳凰，案御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爵，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釋文：壇，司馬云：水沙澗也。成云：壇，陸，陸也。陸，水也。浮之江湖，食之鱸鰒，成云：鰒，泥鰒。鰒，白魚子。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委蛇，自得。昔者海鳥至此，遂生，篇亦引之。波唯人言

之惡聞，奚以夫譎譎爲乎？成云：譎，嗔也。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卒，群同。還，繞。唯人好觀魚。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故必相

與異，句其好惡故異也。本故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成云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名止於實，成云因實立名名以召實故名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義設於適，成云隨宜隨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如是之謂可謂條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

列子行食於道，天瑞篇行從見百歲髑髏，天瑞篇從攬蓬而指之曰：「蓬而指願爾弟子百豐日唯

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而汝也天瑞篇汝若果養乎？予果歡乎？俞云詩二子乘舟中心羨羨傳訓羨為

汝遇子過作子過案天瑞篇作此過委乎此過歎乎與元嘉本兩過字合而文義亦未愜疑有誤種有幾，成云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其種類不可勝計得水則為鬣，釋文此古絕字徐音絕今讀音繼

虛文絕云古絕字當作此絕乃繼字成云酒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案釋草董牛鬣郭注引毛詩傳曰水鳥也如續寸寸有節故之

可復說文實水鳥也郭註此行云今驗馬鳥生水中者準如車前而大拔之節節復生據此即莊子所謂鬣也拔之寸節復生故以鬣為名其或作斯

又作續斷者蓋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蓋如續斷與生山谷之續斷判然二物節節復生無根著土故名水鳥與本文得水為鬣合天瑞篇上有若龍為鬣句未得其解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蠃之衣，司馬云言

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列注誤土視不見按列注作鈔之可得如張綿列注誤縣在水中楚人謂之鼃蠃之衣成云青苔也在水中若張絲俗謂之

蝦蟆衣也案此言水與土相際而生非謂水上之物釋草宋攻馬鳥馬鳥車前郭注今車前草大葉長種好生道傍東江呼為蝦蟆衣則蝦蟆衣非

青苔亦非如司馬所云也釋草又云蘅蒿郭注今澤蒿案即澤瀉也本草云一名水瀉即水鳥陶注葉狹而長叢生淺水中蘇頌園經集似牛舌草

獨葉而長秋開白花作穗似穀糲草秋末采根暴乾案此得水土之交故有根可采也文選注引韓詩章句曰荊首澤瀉也陸機疏云馬鳥幽州謂

之牛舌草葉葉既相似而水鳥澤瀉為之名稱又復互生於陵屯，則為陵鳥。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也此作車前改

之證案列子張湛注陵屯高深處也蓋謂無水之處詩宋攻釋文引陸機云牛舌又云當道韓詩觀云直曰車前置曰宋攻乃就直道而生及生道兩旁折首之直道即當道皆與此生於陵屯合

云鬱樓蟲名鳥足草名生水邊也言鬱樓在陵鳥之中則化為鳥足也李云鳥足之根為蟬蟪，司馬本作蟬蟪云蟬也案蟬蟪蟬蟪二

蟬蟪蟪蟪也言陵鳥在該則化為鳥足也案蟬蟪蟪蟪非蟲名詳見下

及人家積草中反行者其洴注亦作斲方言斲謂之斲斲斲聲也

其葉爲蝴蝶。

大者如足大指以臂行乃驟於脚從夏入秋化爲蟬論術無形鶻鱗化爲復育復育化而爲蟬是也

胡蝶胥也，化而爲

蟲。釋文胡蝶一名胥俞云胥也當速下化而爲蟲讀之與下鶻撥千日爲鳥兩文相對

生於竈下，其狀若脫。

脫同

其名爲

鶻撥。天瑞篇鶻作鶻同

鶻撥千日爲鳥。

其名曰乾餘骨。

天瑞篇爲上

乾餘骨之沫爲斯彌。

李云沫口中汁

彌爲食醯。頤輅。

成云醉醯中蟻

生乎食醯，黃輓。

天瑞篇生上再有食醯頤輅四字

生乎九猷。

天瑞篇生上再有食醯黃輓四字

督芮生乎

腐蟻。成云腐蟻火蟲亦言是粉鼠蟲釋文音權郭音歎爾雅云一名守瓜一云腐蟻粉鼠也案天瑞篇此上有九猷生乎督芮句張注蟻音權謂瓜中黃甲蟲也

羊奚比乎不筍。

久竹生青寧。

釋文羊奚比乎不筍句久

竹生青寧句司馬云羊奚草名根似蕪菁與久竹比合而爲物皆生於非類也青寧蟲名是司馬以久竹園上讀張湛讀與陸同羊奚句注此異類而相親比久竹句注因於林藪而生並無確解未知孰是又天瑞篇此上有羊肝化爲地皋至醯雞生乎酒二十二句莊子刪之

青寧

生程。成云亦蟲名

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

俞云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老也天瑞篇作人久入於機

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此篇和大宗師的旨意相同。

宣穎說：「世俗所尚的快樂是形體的享樂；學道人所尚的快樂乃是精神的愉快。形體上的享樂傷身損性，至於精神上的快樂乃是「最真的快樂。」」

天下究竟有沒有一「最真的快樂」？有沒有一保存生命的方法？這都有。但不知世人如何取捨罷了。不知道他們做些甚麼，依據甚麼，避免甚麼，保守甚麼，遷就甚麼，離去甚麼，喜歡甚麼，厭恨甚麼？天下常人所讚美的是長命，富貴，和幸運。所喜歡的是身體的安適，飲食的合口，裝飾的華麗，色慾的滿足，音樂的悅耳。所厭恨的

是窮困卑賤，死亡和疾病。所引爲憂苦的是：身體不得安逸，口腹不得美味，沒有美麗的服裝點綴容貌，沒有美麗的顏色看，沒有動人的音樂聽。若得不到這些形體上的滿足，就憂愁不定。這般的爲形體，不是太愚蠢嗎？富人勞苦身體，勤懇作事，錢財聚得很多，自己都不能用完，這般爲形體，也過於外求物質的滿足了。政府的要人日夜祇是計畫自己的地位的安危，對於自己的形體也太疏忽了。人既有生，總離不了憂愁，命長的更是昏昏的，僅被憂愁困住，不就死，怎麼這般苦啊！對於自己的形體，雖保存生命的道理，也太遠了。烈士被天下的人稱「善」，可是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我不知道這個「善」實在是善呢，還是不善呢？若把他認爲善，可是他連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若把他認爲不善，他又怎能保存別人的生命。所以說：「諫止國君，若國君不聽，祇是卑躬的順從他，不要和他爭論。」所以子胥因爲諫爭，結果自己的形體都被刑罰殘損了。心想用爭諫去成名，這算不算得好呢？現在世俗的所爲的，和他們認爲快樂的，我不知道是實在快樂，還是不快樂？我看世俗所喜歡稱道和歸嚮的，都像「自殺」一般，出於不得已似的。可是世人都說：「這是快樂。」我既不以此爲快樂，也不以此爲不快樂。果然世間有快樂嗎？沒有快樂嗎？我以爲「清淨無爲」是真快樂的，然而世俗的人又以爲這是苦惱。所以說：「最真的快樂」是忘去一切形體上的快樂。「最真的榮譽」是離去一切美好的榮譽。『天下的是非果然不可以一定啊。但是，清淨無爲，忘去是非，是非就可以定了。所以「最真的快樂」和「保存生命的方法」，祇有清淨無爲，方可以得到。讓我再加重說一番：譬如天因爲沒有作爲所以清虛，地因爲沒有作爲所以安寧。天和地兩個沒有作爲的相合，萬物才變化生成。恍恍惚惚的，不知從何處生出來的，更沒有造作的形象可求。萬物繁多，都是從「沒有作爲」生出來的。所以說：「天地無心作爲，可是沒有一樣東西不是天地造成的。」人誰能無心作爲啊！以上說要「最真的快樂」必

先無心作爲。

莊子的妻死了。惠子往弔喪去。看見莊子正蹲坐着，敲着盆在唱歌。惠子道：「和妻居住在一塊，這麼許多年了；替你生兒育女，現在年老身死，你最多不哭罷了，再敲着盆子唱歌，不太過分了嗎？」莊子道：「你這話不對。當她才死的時候，我心內也不免有所感觸。可是仔細一考察，她的始初本沒有生命，非但沒有生命，并且沒有形體，非但沒有形體，并且沒有氣質。在恍恍惚惚若有若無之間，才變化成氣質，氣質變化成形體，形體再具有生命；現在又變化，回到死亡。這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運行一般，全是順着自然之理，別人仰睡在天地之間，無拘無束的，我反而在旁邊哇哇的哭，我覺得這樣對於性命的常理太不通達了，所以停止去哭她。」

支離叔和滑介叔（「支離」是「忘去形體」的意思。「滑介」是「忘去心智」的意思。「支離叔」和「滑介叔」都是虛構的人名）同到野墳地去觀看。——那個地方是崑崙的荒野之地，黃帝所曾休息的。忽然滑介叔左面的手腕上生了個瘤，滑介叔驚動不安，像似很嫌恨它。支離叔道：「你嫌恨它嗎？」滑介叔道：「不，我那裏嫌這個。人有生命，不過是偶然的會合，偶然會合，而有生命；那末人生也像本沒有灰塵，偶然逢着風起，灰塵暫時湊集而已。死生像日夜一般循環不已，不過自然的變化。而且我和你是來看死生的變化的；現在變化臨到我的身上，我又有甚麼嫌恨呢？」

莊子到楚國去，看見一個枯體，當中全都空乾了。莊子拿馬鞭子在上面敲了敲，因問道：「先生，你是因爲生前貪生怕死，行爲不合法度，被人殺死的嗎？是因爲你國家滅亡，被人害死了的嗎？是因爲你生前行爲不好，怕連累了你的父母妻子的名譽，自殺的嗎？是因爲你窮困，凍餓死的嗎？是因爲你的壽命盡了，應當死的嗎？」

嗎？」莊子說完了這一席話，把枯體骨牽了過來，當做枕頭枕着睡去。到了半夜裏，莊子夢見枯體向他說道：「適才你的談話，很像辯士的口吻。但是你所說的，都是活人的係累，死了就沒有這些了。你想聽死後的情形嗎？」莊子道：「我很想聽。」枯體道：「死後，上面沒有人君，下面沒有臣子，也沒有春夏秋冬四時的轉變，放縱沒有拘束，把天地的長久當做自己的年歲。雖是「天子的快樂」，都不能更進於此啊。」莊子不相信，道：「我命一掌人生命的神」使你的形體復活，骨肉再造，肌膚重生，使你和你的父母妻子團聚，重回你的故鄉，和你的朋友相會，你願意嗎？」枯體聽了，縐着眉梢，蹙着額道：「我那能棄去「天子的快樂」，回復人間的勞苦呢？」○以上三段說死並不是不快樂，求「最真的快樂」的，須將生死的關頭看破。

顏淵到齊國去，孔子表示很憂愁。子貢（孔子的學生）離開位子問道：「學生請問回（顏淵的名字）東行到齊國去，先生有憂愁之色，爲的甚麼呢？」孔子道：「你這個問題很好。從前管子有兩句話，我覺得很好。他說：「口袋小了，不能裝過大的物件；繩子短了，不能引出低深的水。」他這般說，就是以爲「人的性命是天生成的，形體是因其特性而有適當的用處的。」所以性命和形體都非人力所可改變的，我恐怕回向齊侯說黃帝堯舜的大道，再講騫人神農所說的話。齊侯聽了，心內不能了解，就不能了解，就要疑惑別人所說的話，別人被他猜疑，就不免被他殺戮了。并且你不會聽說過嗎？從前有個海鳥降落在魯國的郊外，魯侯把牠迎進廟去，獻酒給牠飲，奏九韶（音樂名）給牠聽，宰一頭大牛給牠喫，海鳥於是目光昏亂，心內悲傷，不敢喫一塊肉，不敢飲一杯酒，三天就死了。這是用「養人之道」來養鳥，不是用「養鳥之道」來養鳥。用「養鳥之道」養鳥的，應當讓鳥在深林裏棲住，在沙灘邊游散，在江湖上漂浮，給牠泥鳅，行止隨牠自然的次序，止息任牠性情的自得。牠連人說話都不喜歡聽，要那些噪人的音樂有甚麼用呢？如在洞庭的野地裏

「咸池」，「九韶」的音樂，鳥聽了驚飛；獸聽了逃走；魚聽了深避水底；人忽然聽見，都圍繞着觀看。魚在水裏才可以活，人在水裏就要淹死了。他們的性質不同，所以他們「所好」和「所惡」也不同。所以古來的聖人任人順着個性發展，各人不同的才能，使他們各做適合自己才能的事情。名稱的定立，和實際相符；義理的施設，和性情相適。這就叫做「條理通順，受福堅固」。○以上說養形不如適性。

列子旅行至某地，看見路旁有一個百年開外的枯體骨。列子把牠上面的草拔去，指着牠道：「祇索我和你相知，你未曾死，也未曾生啊。你果以死為憂嗎？我果以生為樂嗎？」

變化有幾種呢？先沾着水的溼潤之氣，從無中生，出絕細微的水草，再得到土氣，就在水土之間生出青苔來；生在高爽的地方，因為乾燥，化為車前草；車前草遇着糞土，又變成烏足草；烏足草的根在糞土中，又變做鱗蟾（金龜子的幼蟲）；葉子變做胡蝶，胡蝶忽然化為蟲，生在窠的底下，形狀像沒有皮壳，名字叫鵓，撥鵓撥過一天，變化成鳥，鳥名叫乾餘骨，乾餘骨的口涎化為斯彌斯彌，化為醋罌子裏的蟲；醋罌子裏的蟲，生頤輅；頤輅生九獸；九獸生黃軛，黃軛生腐蠶（螢火蟲）；腐蠶生蒼芮（瓜裏的黃甲蟲）；羊奚（一種草，根像蕪菁）的根連合在久不生筍的竹上，就生出青寧（竹根上的蟲）來；青寧生程（一種紅蟲）；程生馬馬生八人，又回復於天機。萬物都發生於天機，都復回於天機。○以上說萬物變化，祇是一氣之轉，並無死生。

山木

蘇輿云：此亦莊徒所詔，皆同於人間世處，濁世避患害之術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

『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釋文夫子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

命豎子殺雁而烹之。釋文李善彭反黃也王念孫云呂覽必已籍作命豎子為殺雁鑿之據此烹當作烹即鑿也古書烹作鑿亦作享故釋文誤讀為烹今本遂改烹為烹因元文作享故陸音善彭反若作烹則無須音注矣案雁即鸚鵡文

也。鸚鵡雁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

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

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宣云處世亦可謂近似然而非也

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心乎道德則不必言材與不材矣無譽無訾，成云一龍一蛇，或龍見或蛇見與

時俱化，而無肯專為。成云河背偏滯而專為一物一上一下，以和為量，俞云此本作一下一上上與量為韻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古書往往倒交協韻後人不知而誤改者甚多此與

秋水篇無東無西局浮游乎萬物之祖，宣云未始有物之先物物而不物於物，視外物為世之一物而不為外物之所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此黃帝神農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人類之相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有合成即有離毀

廉則挫，有廉隅則被挫傷釋文亦作剗即斲斲易缺之義尊則議，俞讀云議為傲詩賓之初筵蓋俄傾貌謂崇高必傾側古書俄字或以議為之或以儀為之或以以義為之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兵不相私議亦俄也謂法制不傾表也有

為則虧，賢則謀，成云賢以志高為人所誅不肖則欺，以上言世事如此胡可得而必乎哉？不能悲夫！弟子志之，其唯

道德之鄉乎？釋文鄉如字亦音許亮反

市政宜僚見魯侯，釋文左專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俞云淮南主術訓高注宜姓僚也名熊疑名姓字互誤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

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

釋文崔本無離

字衍云崔本是也呂覽傲人簞餅脂不居高注削居爲止無須臾居者無須臾止也

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

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

隱約猶

猶且胥疏於

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

司馬云胥須也蘇與云且當作且安狐豹求食何必待且蘇說是也成云且明也則字訛已久宣云疏遠也言獸雖潛藏猶且須遠於江湖無人之地而求飲食此其處所一定也

然且不

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

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

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

成云猖狂無心妄行混跡

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

郭云言可終始處之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

『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

司馬云無倨傲其形

無留居，

以爲舟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

釋文我一本作餓

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

郭云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

君其涉於

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

宣云獨往深造如此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宣云人下而不與

自此遠矣！

郭云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

故有人者累，

郭云有之以爲己私也

見有於人者憂，

郭云爲人所役用也

故堯非有人，

見有於人也。宣云忘帝力於何有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猶廣莫

方舟而

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憚心之人不怒。

釋文漏爾雅云憚也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

其口開

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

而今也實。以此故也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

奢衛大夫賦斂蓋謂麇施

為壇乎國門之外。

宣云為壇而登因鑄於其所

三月而成上下

之縣。

司馬云八音備為縣而聲高下宣云時不久而斂之多

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

俞云慶忌疑簡之王子而仕衛者與王孫賈同

奢曰：

『一之間，無敢設也。』

心在一鐘之間非敢更設術也

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

言末俗彫琢之後宜反於朴惟誠可以動之

侗乎其無識，

往者勿止。

聽人自願

從其彊梁。

從讀曰縱不願者聽之

隨其曲傳。

釋文傳音附司馬云曲附已者隨之本或作傳張熾反

因其自窮。

龜勉自盡者因之郭嵩焘云如左昭傳晉

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

如未挫人毫毛者

而况有大塗者乎？

况處天下大道之塗者乎謂道也

一鼓箠以懲利鼎名為賦斂而聽民之自致故曰因其自窮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

李云大公大夫稱任其名俞云廣讓一東公字注世本有太公穎叔然則大公乃複姓非大夫稱

曰：

『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

宣云嘗試也嘗不至犯患而死之道

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翬翬然，云翬翬音翬，翬音秩，秩音馬，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

脅而棲，李云不敢獨棲迫脅在衆鳥中，纔足容身而宿避害之至也。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王念孫云緒餘也，讓于緒其餘也。

為國家司馬注緒，殘也謂殘餘也。是故其行列不斥，蘇與云言為衆鳥所容。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

竭，郭云才之患也。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達生篇見故不免也。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伐勞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郭云特功名以為己成者未之嘗全。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宣云反。道流而不明居，道流衍於天下而不顯然居之。得行而不名處，得猶德也，德行而不以自名自處。

純純常常，宣云純一其心，常常其行。乃比於狂，成云既不矜飾，更類於狂人。削迹損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

焉，至人不聞，語見秋水，精至作道。子何喜哉！何太。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

衣裘褐，食杼粟，不取美，服珍味。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孔子問子桑雎曰：「釋文學音戶又作學音于俞，云疑即大宗師之子桑戶。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

之亡與？李云假國名。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林回人姓名，即假人之亡者，國亡民散，負子而逃。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

布寡矣，布謂財貨。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

以利合，

彼謂

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

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

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宣云言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

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宣云無可其愛益加進。相感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

冷禹曰：『釋文真司馬本作直云冷曉也冷或爲命王引之云直當爲凶凶
辨文乃字形似直故詁作直又詁作真真冷禹當爲乃命禹也』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成云緣

必順物情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宣云不離於物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宣云天然真率何

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宣云又何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司馬云縻帶也王惠王郭嵩燕云帶之名縻別無證據正帶係履不得

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

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宣云非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

蔓其枝，成云攬蔓而王長其間，王長倫雖羿蓬蒙不能眇睨也。李云眇或作眸及其得柘棘枳枸

之間也，成云並有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

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成亂世不安

學比干之見剖心其明微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堯氏之風，堯氏即堯氏已見天運篇有其具而無其數，宣云有技擊木而無節奏有其聲而無宮角，宣云有歌聲而無音律木聲與人聲，犛然有當於人心。宣云聖烈而釋然如擊田

者其土釋然也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還目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造至也自廣而至於自大自愛而至

於自傷皆非所以處窮曰：「回無受天損易，郭云唯安之故易無受人益難，成云儻來而寄推之即難無始而非卒也，郭云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也，郭云皆自然夫今之歌者其誰乎？」郭云任其自爾歌者非我也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

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宣云權順化與之偕往而已矣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宣云臣受君命理不敢逃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順受以待天則損不能損矣故曰易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宣云始用初達也初達之時即四達而無不利爵祿並至而不窮，宣云人益如此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宣云此物之利於己性分無與吾命有在外者也，宣云此吾氣數之命偶有通於外者也君

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宣云虛切辭錄無異盜竊此君子賢人所不為吾獨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鵲鷓，釋文知音智或

曰鷓鷓燕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見不宜處者不給於視即已棄去不待回翔也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銜實落地亦不收取其畏人也，

而襲諸人間，成云襲入也案其畏人也如此而入居於人室社稷存焉爾。」徒以所託在此無異國之有社稷人不能離爾君子居人國亦當知社稷存焉盡心所事至爵祿之益我性不加當思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而

知之者鮮
故曰難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天生萬物日新不窮化
而不知誰為禪代之者焉知

其所終焉？知其所始？非故無始
非卒

正而待之而已耳。』守正而侯
之而已

何謂天與人一？邪？仲尼曰：『有

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宣云人與天皆天
為之天即連也

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宣云人或不能全有其天
以性分有所加損故也

聖人晏然體逝

而終矣。』宣云天者日逝而不停聖人安然體其日逝者而終
其身又惡有以已與天抗者邪此所以人與天一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司馬云雕陵
陵名樊澤也

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

王念孫云運與實
對文廣為橫則運

為從目大運寸猶言目大徑寸耳越語廣運
百里章注東西為廣南北為運是運為從也

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成云感
觸也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通，

翼大而
不飛去

目大不覩。』感人
類

蹇蹇躩步，執彈而留之。』司馬云躩疾
行留何便也

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螻

蟻執翳而搏之。』據葉自翳
若執之然

見得而忘其形。』古形之為
鵲所見

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宣云失其真
性故不趨不

覩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郭云相為利
者恆相為累

二類相召也。』宣云蟬召螻蟻
螻召蟬皆自招也

捐彈而反走，虞人逐

而辭之。』成云虞人掌樂園者疑
其盜栗故逐而辭問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云不出坐庭中
三月王念孫云下文書頃
間則三日是也如司馬說庭上須加出字而義始明下文甚不庭若解

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

曰：『吾守形而忘身。』守物形而
忘己身

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知物類之逐利而
不惜已之當避嫌

且吾聞諸夫子曰：『入

其俗，從其俗。』成云夫子謂者適者
俗有禁令從而行之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與蟬
類

異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

忘真，

與類

栗林虞人以吾爲戮，也戮辱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

司馬云陽子揚朱案據寓言篇引列子

宿於逆旅。逆旅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

者賤，

陽子問其故？

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自美而驕元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自惡而卑吾不知其惡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去聲安往而不愛哉？」

蘇與說：「此篇乃是莊子的學生所記。旨意和人間世相同。所說的大都是：身處亂世，避免禍害的方法。」

莊子在山中行走，看見有極大的樹木，枝葉長得非常的茂盛，可是有些砍取木料的工匠在旁邊都不動手去砍。莊子覺得很奇怪，因問他是甚麼原因？故匠人答道：「因爲材料不好，沒有用處。」莊子乃道：「這個樹木因爲無用，所以能夠享盡天賦與牠的壽命。」莊子從山裏出來，到一個友人家裏去，友人見了莊子很高興，命童僕殺一隻鵝請客。童僕問道：「有一隻鵝會叫，還有一隻鵝不會叫。現在殺那一隻呢？」主人道：「殺那隻不會叫的。」明天，莊子的學生問道：「昨天，山裏的樹木因爲無用，而能保全天賦與牠的壽命。現在主人的鵝又因爲無用而被殺死，請問先生將令自己爲有用呢？還是無用呢？」莊子笑道：「我或將處於「有用」和「無用」的中間。處於「有用」和「無用」的中間像似近於處世免害之道了，然而並不是和有道德的人隱晦自己相同，所以還是不能免於物累。若心懷道德以處世，就不必論「有用」和「無用」了。」

既沒有榮譽，也沒有毀辱。或如神龍現露，或如蟲蛇隱伏。順時變化，永不偏滯專於一物。或屈或伸，以天地中和之道爲度量。寄心於未會有物之先。主宰物而不被物所拘泥。怎麼會受物的累呢？這乃是黃帝和神農處世的方法啊。至於萬物的情理和人類的變化就不是這樣。有會合就有分離，有成功就有毀壞。清廉必被損傷，高貴就會傾覆。有作爲就要喫虧。賢人心志高尚，遭人忌恨，必被人謀害。常人知識淺薄，又被人欺詐。那裏能免於物累呢？唉，可嘆啊！學生記着，處世若免於物累，祇有歸嚮道德了。」○以上說處世免害，須明大道。

市南宜僚（楚國人，姓名宜僚，因住在市南，所以號稱市南宜僚）去見魯侯，魯侯面色很憂愁的。市南宜僚因問道：「你面色憂愁，爲的甚麼呢？」魯侯道：「我學古代聖王治國之道，來完成先君的功業。敬重鬼神，尊崇賢人，親自實行，沒有片刻的休息。然而還是不能免於禍患，我所以表示憂愁了。」市南宜僚道：「你的除去禍患的方法也太淺了。譬如皮毛豐美的狐狸和身上有文采的豹子，住在山林裏，藏在洞穴裏，可算得性靜的了。夜裏才外出，白天祇登在洞裏，可算得警戒的了。雖然食物缺乏，非常的飢渴，可是還遠行到江河無人的地方去求食，可算得心神安定的了。然而狐狸和豹子尚且不能避免捕獸的羅網和機關的災害，他們有甚麼罪過呢？就是受了自己的皮毛的害啊。現在魯國獨不是你的皮毛嗎？我希望你破開你的「形體」，剝去你的「皮毛」，洗淨你的心志，去清你的欲望，而遊於「沒有人的野外」。南越有一個國，名叫「建德之國」，那裏的人民，愚鈍樸實，沒有私心，也沒有欲望。祇知道耕作，不知道收藏。祇知道周濟別人，不知道求別人的報答。不知道怎樣行是合乎義理，怎樣做是合乎禮法。隨心所欲，任意而行，却都合乎規矩。生時居處快樂，死後葬地安全。我希望你離去你的國家，放棄你的人民，和大道並行。」魯侯道：「到該處去，路途遙遠難行，又有山河阻隔，我沒有車輛船隻，怎樣好去呢？」市南宜僚道：「你如形體不傲慢，又不拘滯於物，

雖沒有車輛船隻也可以到。」魯侯道：「那個地方深遠又沒有人，我和誰做鄰居呢？並且我又沒有糧食，怎麼能夠達到呢？」市南宜僚道：「減少你的費用和欲望，那末你雖然沒有糧食，也可以飽足了。你一人渡江飄海，直到看不見邊岸，還是前進不已，遠得不知到了何處，送你的人都從邊岸回去，你比別人遠得多了！所以利用別人的，就要受累；被人利用的，就有憂患。所以堯不利用人民，自己的私利也不被人所利用。我希望你不要利用人而受累，也不要被人所利用而遭憂患，獨自和大道遊於「廣漠的國」。譬如合拼兩隻船在渡河，忽然來了一隻空船撞在大船上，大船上雖有性急的人，都不會發怒。假使「空船」上有一個人，在上面，大船上的人必都呼喊：「把船撐開，靠攏岸去！」第一聲呼喊如不會聽見，必定再呼喊第二聲；第二聲若還是不會聽見，必定再呼喊第三聲。接連着就惡聲惡氣的罵將起來。起先不發怒，而現在發怒，就是因為起看見船是空虛的，現在看見船上有了人，是實在的了。人處世若能虛心，雖無意的觸犯了別人，也能得人的原諒，誰能禍害他呢？」以上說處世要虛心。

北宮奢（衛國的大夫）替衛靈公募款製鐘。在城門外面築了一座祭壇，就在那裏製鐘。祇有三個月，已將上下兩層懸掛鐘的架子全都製好了。王子慶忌（周室的王子，在衛國做官的）見了問道：「你用甚麼方法募款製鐘，使得這般快法？」北宮奢道：「我心思全用在造鐘裏面，更沒有出別的法子。我聽說世俗既已受了「彫琢」，漸近機巧，祇有使牠回復朴實，方才可以用心誠意去感動。所以我造鐘時，祇期望成功，心專一在鐘上，忘去了一切其餘的事，像無知無識似的，又恐怕不成功，心裏沒有定見，恍恍惚惚的，像懈怠又像在疑惑，所以我募款時，人民來來往往的多極了，聚在一起，都分辨不清。來的不加禁止，去的也不加挽留。不願捐款的，隨他們的自便；有意捐款的，也任他們的自由。所以名為募款，實在是任人民自動的捐助。所以雖

然早晚在「募款」像連人民的毫毛都未曾被損壞。何況用大道化民，人民更加順從了。○以上說：專一朴實，用度自足。

孔子被圍困於陳蔡之間，連着七天，不會舉火燒飯。大公任（大公是官職的名稱）去弔慰他，說：「你幾乎死了嗎？」孔子道：「是。」任道：「你恨死嗎？」孔子道：「是的。」任道：「我試將一不致干犯禍患而死的道」講給你聽。東海有隻鳥，名叫意。這個鳥飛行得極慢，像似一點本事都沒有。飛行時要別的鳥領導，居住時夾在衆鳥的當中。進時不敢在前面，退時不敢在後面。喫食不敢爭先嘗，祇喫衆鳥所剩的。因此牠同夥的衆鳥不排斥牠，外人也終不能害牠，所以牠能免於禍害。直的樹木，先被斧砍；甜水的井，先被用乾。都是因為有用，所以受害啊！你或者因為買弄聰明，來驚駭世俗的愚人，修身立德，去顯明別人的汙濁；光芒外露，像挑着太陽和月亮在遊行一般。所以不能免於禍患了。當初我聽老子說過：「自誇的不會成功，自恃功業成就的，就要傾覆；自恃聲名成就的，就要喫虧。」誰能除去求功求名的心，而回復到和衆人相同呢？大道流行天下，而不居有道之名；德流行天下，而不居有德之名；心地純一行爲平常，外貌不加修飾，像癡狂無知似的。屏除形迹，減去勢力，不求功名，所以不用求人，人也不來求我。「至德之人」不求有聲名，你何必自鳴得意呢？」孔子道：「你這話真對！」於是辭別他的朋友，離去他的學生，逃到山澤野地去，穿毛布製的皮衣，喫粟了。走入獸羣中，獸都不驚亂，走入禽鳥當中，鳥的行列也不會被擾亂。鳥獸尚且不嫌惡他，何況人呢？○以上說處世須無心求功名。

孔子問子桑雎道：「我在魯國兩次被驅逐出來，在宋國遭逢「砍樹的禍」（孔子在宋國和學生們在大樹底下演習禮節，宋國的司馬叫桓魋的想殺害孔子，乃令人去砍倒大樹，孔子乃率領學生離去）絕跡

於衛國窮困於商周，被圍於陳蔡之間。我既連遇着這些患難，一般親戚故舊都疏遠了，學生朋友更離散了。這是甚麼原故呢？」子桑學道：「你就不曾聽過假國人逃亡的故事嗎？假國亡了，林回（假國的人民）棄去了價值千金的玉璧，背着他的小孩子逃跑。有人疑問道：『因為貪圖錢財嗎？那小孩子遠不如玉璧值錢。因為怕累贅嗎？那小孩子比玉璧累贅得多了。那末棄去價值千金的玉璧背着小孩子逃跑，爲的甚麼呢？』林回道：『我和玉璧不過因為貪利而相合，至於和這個小孩子乃是因為天性而相聚。』因為利益相合的遇着逼迫窮困和災禍就互相遺棄了，因為天性相聚的，遇着逼迫窮困和災禍反互相收容。收容和遺棄相差得遠了。而且君子人結交像水一般淡薄，小人結交像酒一般甜蜜。君子人淡薄的交情能保持長久的親信，小人甜蜜的交情不多幾時就斷絕了。凡是偶然結合的必定也偶然的分離。』孔子道：『我恭聽你的教誨了。』乃舒緩自在的走了回去。停止講學，屏去書籍，學生在他面前無可取法，可是師生的感情較前更厚了。過了幾天，桑擊又道：『舜將要死的時候，乃命禹道：『你當心啊！形體的動作不如順着事物的自然，情感的表示不如適合「中庸之道」。』形體的動作若順着自然，就不會離開事物的原則，性情適中，就不用勞心去安排。既不離開物，又不勞心去安排，自不用禮義等虛文來待遇形體。既然不用禮義等虛文來待遇形體，更不去求外物了。』以上說處世交友不應因利益相聚合。

莊子穿了一件布衣，上面打了補衲，鞋子的絛子沒有了，用麻繩係着。去會魏王。魏王道：『先生，你怎麼這般困苦啊？』莊子道：『這是貧窮，並不是困苦。讀書的人有道德而不能將道德行於天下，這才是困苦，至於衣服鞋子破舊，乃是貧窮，不是困苦。這就叫做不逢時啊！王，你就不曾看過騰猿嗎？在梅梓豫章等大樹林裏，捉住樹枝，盤在樹葉裏面，在那裏妄自尊大，雖然有羿和蓬蒙（都是古來精於射箭的人）都不能害牠。

等牠一到了柘棘枳枸等有刺的樹木叢子裏，行動時小心斜看，駭得抖抖的。這個並不是因爲筋骨被人束縛住沒有從前靈活，乃是因爲所處的地位不便當，不能使展出牠的本領。現在我處的地位在昏君和亂相的中間，還想不困苦，怎麼能夠呢？處於亂世，若不安守困苦，就要遭殺身的禍，比干的被割心就是一個最明的證見啊！○以上說處亂世應當安守貧窮。

孔子窮困於陳蔡之間，連着七天不曾舉火燒飯，左面靠着一根枯木頭，右手拿了根枯樹枝敲着，唱 蕢氏（古代的帝王）的歌，有敲擊的器具，沒有節奏，有歌唱的聲音，沒有音律，敲打木頭的聲音和人唱歌的聲音，聽了令人心中感覺得非常的爽適。顏回聽了，非常的佩服，恭恭敬敬的縮着手站立，回過眼睛來看。孔子恐怕他因此達觀過度以致自大，愛惜自己過度，以致悲哀，乃道：「回！不受天的損傷容易，不受人的利益却難。開始就是終結，天和人是同一的。現在，在唱歌的是誰呢？」顏回道：「請問！不受天的損壞容易，怎麼講？」孔子道：「譬如飢餓乾渴，天時的冷熱，以及窮困不通，都是天地的流行，運動萬物，而發出的現象。我順着天然的變化，共同進展好了。做人臣的，不敢避免國君的命令，做人臣的道尚且如此，何況對待天更應當順命了。能順受一切天命，那末窮困災禍對於我都似若無其事，更不能損傷我了。」顏回道：「甚麼叫做「不受人的利益難」呢？」孔子道：「譬如初進社會就極順利，官爵俸祿，連來不已，這乃是外物的利益，對於自己的性分上毫無關係，不過因爲我的氣數偶然和外物相順罷了。君子人不做偷盜的事，賢人不做竊取的事。貪圖官爵俸祿和偷盜竊取沒有分別，我爲甚麼要去做竊盜的行爲呢？所以說：鳥沒有再比燕子聰明的了，覺得有危險不可以停留，不等待再看，就飛去，雖然失落了嘴裏的食物，都放棄了逃走。牠這般怕人，可是住在人的屋宇底下，就是因爲牠安身的巢在那裏。」顏回道：「甚麼叫做「開始就是終結」呢？」孔子

道：「天生萬物，變化無窮，不知道誰是替代的。那裏知道甚麼時間是終結，甚麼時候是開始？祇有守正聽變化的自然罷了。」顏回道：「甚麼叫『天和人是同一的』呢？」孔子道：「人是因自然的理而生的，天也是因自然的理而生的。人和天所乘的全是一理。人所以不能保全他的天理，乃是因爲他的性分有所損虧了。祇有聖人終身很安靜的順自然的變化。」○以上說處世須安守定分。

莊子到雕陵某果園裏去游玩，看見一隻奇異的鶻由南方飛來，翅膀有七尺寬，眼睛的直徑有一寸長，碰着莊子的頭飛過去，停在栗樹林裏。莊子道：「這是甚麼鳥？翅膀這般大，可是不飛去；眼睛這般大，連人都不會看見。」於是掣起衣裳，急速的走了過去，拿着彈弓等在旁邊。此時看見一個蟬正得着樹蔭遮蔽的舒適，忘了自己的身體，螳螂在後面舉起勝臂來捉蟬，祇看見捕獲蟬，忘了自己的形體；怪鶻在後面貪圖喫螳螂，祇看見利益，失去了自己的真性。莊子見了心驚道：「唉！物互相求利的，就互相受累；有心謀害他物，就招引別物謀害自己。」立刻丟下彈弓回頭就走。管果園的以爲他在偷栗子，追在後面罵。莊子回來，連着三天都覺得不快樂。蘭且（莊子的學生）問道：「先生這幾天爲甚麼表示不快樂呢？」莊子道：「我守着外物的形狀，忘了自己的形體；觀看昏濁的水，頭腦昏亂，等到去看澄清的水，也覺得迷糊了。並且我曾聽先生（就是老聃）說過：『到某地去，就應當順從那地的習俗。』現在我到雕陵去遊玩，忘了我自己的身體，怪鶻碰着我的頭飛過，到栗樹林裏去，忘了牠自己的真性；管理栗樹林的人又來侮辱我。我所以覺得不快。」○以上說處世不應當追逐外物。

陽子（就是陽朱）到宋國去，住在旅館裏。旅館的主人有兩個妾，一個妾長得很美麗，還有一個妾長得極醜陋。主人寵貴醜陋的妾，不喜歡美麗的妾。陽子因問是甚麼原故？旅館裏的主人答道：「那個美麗的，自

以爲美麗而驕傲，可是我並不以爲她美麗；那個醜陋的，自以爲醜陋而恭順，可是我却不曉得她的醜陋。陽子聽了，乃向學生們道：「學生記着，行爲良好，又不自以爲好，何往而不受人愛重呢？」以上說處世須行爲優美，但是自己須忘去「自己的行爲是優美的」的念頭，不要因此驕傲。

外物

外物不可必，

凡物之自外至者其利害皆不可必

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

宣云善不可爲

惡來死，桀紂亡。

宣云惡不可爲

人主莫

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

成云忠諫夫差失差殺之取馬皮作爲鴟鳥之形盛其尸浮之江水

萇弘死於蜀，藏其

血三年，化而爲碧。

成云萇弘放縱矜自恨忠而遭譴刳腹而死蜀人感之以匱盛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釋文見呂氏春秋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

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成云孝已殺高宗之子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曾參至孝父母憎之常遭父母毆打乎死地故悲泣也李云曾參至孝至孝爲父所憎常見絕糧而後蘇

木與本相摩則然，

俞云淮南原道訓亦云兩木相摩而然出兩木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作金與火凝此亦當作木與火下文多言火益知此文當爲木與火矣蓋金木二物皆畏火故舉以爲言見火之爲害大也

金與火

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

釋文音駘宜云駘動也

於是乎有雷有霆，

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司馬云水中有

火即電也焚謂燒也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螻蟷不得成。

釋文螻蟷郭音陳蟷成云猶憊也案言人視外物過重難憊

揚恐懼卒無所成

心若懸於天地之間，

釋文縣音玄音懸情外物極乎宇宙

慰瞽沈屯，

乍慰乍瞽乍沈乍屯李云嘗悶也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與物之生火同

郭云內熱故也

衆人焚和，

衆皆溺於利害是自焚其心中太和之氣也

月固不勝火，

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

釋文債首類實

云於是乎類然冥冥
天理盡而生機熄矣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釋文說苑作魏文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

可乎？」成云待我錢移得百姓租賦封邑之物乃貸子銅鐵之類皆名為金非黃金也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

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云成

西江蜀江也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

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李云任國名為大鈞巨緇，司馬云大黑綸也五十轄以為餌，釋文帶健牛也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且而

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鎔沒而下，釋文鎔字林云猶陷字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

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郭慶藩云憚者盛威之名實于解縣儻陸下威憚大信與此同案赫亦怒也皆以魚言任公子得若魚，若是也離而腊之，自

制河以東，蒼梧以北，制同制浙江也古折制字通司馬云今在會稽錢塘蒼梧山名在嶺南若不厭若魚者，厭飽食已而後世輕才諷說

之徒，皆驚而相告也。釋文李云輕量人本或作輪輪小也本又也或作輕夫揭竿累，司馬云累綸也趣灌瀆，守鯢鮒，李云皆小魚其於得大魚

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或云于求也縣高也令謂令問宣云縣令猶賞格也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

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

求詩禮發古冢

大儒臚傳曰：

釋文上傳語『告下曰臚』

東方作矣

謂日出

事之何若？

小儒曰：

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云此逸詩刺死人也

接其鬢

成云接

壓其頰

釋文字林云壓一指按也

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成云田恆資仁義以竊齊儒生誦詩禮以發冢由是觀之聖迹不足類蘇與云苟無詩禮何至啓奸此莊子一偏之論猶謂堯舜以仁義教民其流至於人與人相食而田恆又因之以盜齊耳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

遇仲尼反以告曰：

『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

都云長上而促下

末僂而後耳。

成云肩假僂

視若營四海

成云瞻視高遠似營天下

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

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

宣云躬矜矜持之行容知智慧之貌

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

之傷而微然

抑固窶邪？

抑子胸中固業無

亡其略弗及邪？

郭慶藩云亡讀如無亡其轉語也史記范雎蔡澤傳亡其言臣者賤不可用乎呂覽愛類篇亡其不得宋且不義論政之乎韓策又亡其行子

之術而廢子之謂乎是凡言亡其皆轉語詞也案古言亡其若今之言無亦言無亦于智略弗及此邪

惠以歡爲驚

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

夫以施仁惠爲事者故衆人之歡欣長一己之驕傲此之以歡爲驚乃終身之醜意惟齊人之行或及此焉耳宣云中民庸人也蘇與云中民亦見徐無鬼篇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俞云隱訓爲私呂覽園道篇高注隱私也文選籍白馬賦恩隱同邊李善引國語注曰隱私也相結

以隱謂相結以私恩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善惡兩亡閉塞之使無可譽可所非者亦止語又見齊物論櫛下四字作廢其道

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

成云又於物性無不備，損擾動心靈皆非正法。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成云躊躇從容也，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

樂指自從容不逆物情，故其功每就。蘇與云每與數同言，與事不迨而成功自速。

奈何哉？其戰焉終矜爾。

奈何哉？於戰此仁義之迹，終於自矜爾乎。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

髮闕阿門。

釋文李元公案宋元公名佐平，公之子阿門，司馬云阿屋曲聲也。

曰：『予自宰路之淵。』

李云淵名，龜所居。

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

者余且得予。

俞云史記龜筮傳作豫且。

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

君曰：『漁者有余且乎？』

左右曰：『有。』

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

對曰：『且之網

得白龜焉，其圖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

『殺龜以卜吉。』

詞卜。

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筮。

每占必鑽龜凡七十二次皆驗。

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

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筮，

知同智。

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

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

蘇與云言一物之智不敵萬人之謀，山水篇賢則諫不肯則欺，言賢則爲人所謀，與此謀義同。

魚不畏網，而

畏鵜鶘。

鵜云網之害大於鵜鶘人之用，小智者猶魚之不知畏網也。

去小知而大知明，

郭云小知自用，私大知任物。

去善而自善矣。

成云謹於尚之小，心合自然之大善。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釋文石本又作碩，案石碩古字通，用宣云無知者有自然之能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

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

釋文廁音側，墊下也，掘也，致至也。本亦作至，案言地廣大無用者多。

然使備足之外據之至於黃泉則有用者尚有用于

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有能自適者何所不自適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人而不能自適何所得自適乎夫流

遁之志，決絕之行，浮游擊遁決絕擊世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真智大德之所任殆不如此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

顧，火馳猶後世言火速火急也雖遇覆墜猶疾馳而不返非此果於用世者蘇與云火馳亦見天地驚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時之適然易世而無以相賤，世代變易二者相等故

曰：『至人不留行焉。』至人於至絕無流滯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

世，夫孰能不波？且以淳古之風觀今之世夫孰能不動於中波動也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與世同遊而不僻處與世適決絕者異順人而不失

己，與覆擊火馳者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彼尊古卑今之致我固不必學之亦承其意而不必與彼分別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成云顫辛臭之華也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下知音覺徹通也凡道

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道乃人所共由不欲壅滯壅滯則必至硬塞礙跖則衆害生。郭云生起也

物之有知者恃息，宣云息所以通一身之氣其不殷非天之罪，殷正也其或不正非天之過天之賦性無不中和也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云成

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未嘗止息人則顧塞其竇，成云竇孔也流俗之人反於天理塞其根竅溺不通滯胞有重閭，釋文胞腹中胎郭云闔空曠也成云人腹內空虛故容藏胃藏胃空虛故通氣液

心有天遊，宣云心必有間處以適天機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司馬云勃谿反展也宣云勃谿通塞相乘也心無天遊，則六

鑿相攘。宣云六鑿六根之鑿性者也無間適處則六根用事則奪性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宣云夫心有天遊則方寸之內逾掩無隙何假清曠之處而後適哉今人見大

林丘山之曠而喜以為善者亦由平日脫次溫狹神明不勝故也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郭嵩燾云德所以洋溢名爲之也名所以洋溢表暴以成之也肯于富國篤聲名足以暴災之謀稽乎諛，郭云諛急也急而後考其謀知出乎爭，宣

爭而後柴生乎守，柴猶獨也有守而後獨立不官事果乎衆宜，官之設事必衆皆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日擬曰銚鑄於是乎始修，成云銚耜之類也鑄鋤也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

然。釋文植立也司馬云鋤拔反之更生曰到植盧云到古假字成云鋤罷到生時節使然故制法立數必須順時

靜然可以補病，宣云靜則神氣來復故可以補病皆城可以休老，釋文城本亦作城郭嵩燾云廣韻城案也摩也謂以兩手按摩目皆宣云此蓋養生之術可以沐浴老容寧可以止

遽。宣云寧定則心閑泰可以止迫遽也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宣云姑教勞者以自息之方耳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宣云未能佚者不

聖人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聖人如黃帝堯舜神人如廣成子大隗賢人所以賊世，聖人未嘗過而問

焉。務光申徒狄之輩蓋賢人也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賊國蓋田恒之徒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

而問焉。

演門有親死者，釋文演門宋城門名以善毀，毀爵爲官師，宋君姪其孝行其黨人毀而死者半。郭云黨黨而事去真遠矣斯尙賢之過也

黨那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天下，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於窾

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跽河。釋文隳字林云古隳字司馬云窾水名成云他恐及己與弟子隳水旁諸侯聞之重其廉素時往弔慰恐其沈沒狄聞斯事慕其高名遂赴河自溺而死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

釋文荃崔音孫香草也可以餌魚或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云魚筍也虛云如或所云是惜也見詩周頌桑成本作筍在者生致之

蹄者所以在

兔，得兔而忘蹄。

釋文蹄處胃也係其脚故曰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雜篇

王夫之說：「雜篇裏面有很多精微玄妙的話。讀者若能採取其中的精華，實在可以得到內篇的宗旨的結束。」宣穎說：「雜篇並不是對於道有雜亂的話，乃是因為隨手寫成的，雖然各段自有文法，却不會加以結撰而成的，所以稱做雜篇。」

此篇申明第一句「外物不可必」的意思，以為外來的事物利害都沒有一定。處世祇有明白大道虛心接物，方可以全身免害。王夫之說：「此篇末段的文義，起發寓言篇的旨意，寓言篇末段又和列禦寇篇首段的意旨相合。」

凡是外來的事物，利害都沒有一定。所以好人像龍逢被殺，比干被割心，箕子裝瘋，壞人像惡來（紂的壞臣子）被斬，桀和紂滅亡。人君都希望他們的臣子忠心，可是臣子雖然忠心，却未必被人君信任。所以伍員的屍體被棄在江裏飄流（伍員盡忠勸止吳王夫差，夫差把伍員殺了，用馬皮做個口袋，像貓頭鷹的樣子，將他的屍體裝在裏面，丟棄在江中）襄弘在蜀地自殺死後，蜀人將他的血收藏起來，過了三年，變做碧玉。父母都希望他們的兒子孝順，可是兒子雖然孝順，却未必被父母歡喜。所以孝己（殷高宗的兒子，對父母極孝，但是後母虐待他，結果憂苦而死）憂苦曾參（孔子的學生，對父母極孝順，但是父母不喜歡他，常常

打他，幾乎被打死，所以他悲傷哭泣。悲傷。木頭和火相接就燃燒，金屬和火相抗就鎔化，陰陽的氣運行錯亂，天地間就大加變動。於是雷鳴電閃，雨水中電力放射發火，焚燒大槐樹。至於人心中最憂慮的就是利害。害固然是害，利當中也有害，所以人常常左右為難，無可逃避。這都是把外面的事物看得太重，所以心裏恐懼不安，不成情緒，心像懸在天地的空間，憂鬱煩悶，利害的念頭交錯，心裏燥熱就像生了火一樣。衆人都因為被利害的觀念蒙蔽住，所以把他們心裏的太和的氣都燒盡了。人心像月亮一般清明，怎麼受得住這個火燒，於是天墮壞，生機盡滅了。○以上說外來的事物變化沒有一定，若依順外物，結果必定傷身損性。

莊子因為家裏貧窮，所以去向監河侯借米。監河侯道：「可以，等我得到國裏人民的租稅再借給你三百金好嗎？」莊子聽了動了氣，擺定了臉色道：「我昨天來的時候，半路上聽見有在叫我的，我回頭一看，車輪壓窪的地方，有一條鮒魚。我問牠道：『鮒魚，來，你在這裏做甚麼的呢？』鮒魚道：『我是東海的水族，你總有一斗或一升的水救活我吧！』我道：『是了，我將到南方去遊說吳越的王，引西江的水來迎接你，好嗎？』鮒魚聽了動了怒，沈着臉道：『我因為離開了水，無處安身，我若能得到一斗或一升的水，就可以活命。你這般說，還不如早點到乾魚市上去尋我吧！』○以上說人對於道和魚對於水都是一刻都不能離開的。若喪失了再向外面求救，就來不及了。

任公子製了一個大鉤子和一根極長的黑繩子，用五匹犍牛做引魚的食物，登在會稽山上，將魚竿放在東海裏。天天在那釣魚，過了一年都不曾得着一尾魚。忽然來了一尾大魚，將「魚餌」吞喫，牽連着大鉤子陷下水去，翻騰攪動，又躍出水面來，奮力伸張牠的脊背。白色的波浪湧起像山一般高，海水震動蕩搖聲響和鬼神一般驚人，威駭千里以外的人。任公子既得了這條魚，乃將牠破開，製成乾的魚肉，從浙江以東蒼梧

山（蒼梧山在嶺南）以北的居民都喫飽了。連後世好批評人物的人，都覺得熱奇，常常把這個故事互相講說着。所以拿着小的魚竿釣絲，到水溝旁邊，去守覬鉗（都是小魚）要想釣着大魚就難了。粉飾淺陋的學說去求高大的聲名的，離明達有學問的人就很遠了。所以未曾聽過任公子釣魚的故事的，離會治理天下的也很遠了。○以上說小魚竿不能釣得大魚，小才不能得着大道。

讀書的人因為要研究詩禮，所以去掘古墳為首的一個讀書人在上面傳話道：「太陽從東方出來了，事情辦得怎樣了？」學生道：「短衣和裙子尚未會解開，死屍的嘴裏還有珠子呢。古詩上曾有「青翠的麥子生在土坡上面，活着不周濟別人，死後為甚麼還含了珠子收殮，捏着死屍的鬚髮用一個指頭按着死屍的鬚髮，你用金槌敲他的下頰，慢慢的分開他的兩腮，不要損壞了他嘴裏的珠子。」○以上說讀書人的行為卑鄙，儒教不足學。

老萊子的學生出外砍柴，遇見孔子，回來告訴老萊子道：「有一個人，上身長，下身短，肩背低駝着，耳朵生近頭的後面，眼光高遠，像在經營天下。不知道他是甚麼人？」老萊子道：「必定是孔丘。召他來。」孔子既到，老萊子道：「丘去掉你的慎重的態度和聰明的外貌，就成功君子了。」孔子作了一個揖退下，面色改變，問道：「我的學業可能進步嗎？」老萊子道：「不忍當今一時的傷害，就很輕率的使萬世受傷害，這種人是因為貧窮方才出此呢，還是因為智略淺薄，顧慮不到呢？施恩惠去求衆人的歡心來完成自己的驕傲，乃是終身行為中的羞恥，祇有凡庸的人或者有這種行為，舉如用聲名互相吸引，用私恩互相要結，所以與其讚美，堯毀罵桀，不如把善惡都忘去，不加讚美，也沒有毀罵了。若不能忘去讚美和毀罵，那末自己回想就要悲傷，舉動就要流入邪途了。聖人從容不迫的去創興事業，因為沒有成心，祇是隨機應變，所以事業的成功極為

迅速。你爲甚麼「載着」仁義的學說，結果自以爲了不得呢？」○以上說：處世須去掉好名和自矜的心。

宋元君半夜裏夢見一個人披著頭髮朝偏門裏窺看，道：「我由宰路深水潭裏來的，我做清江的使者到河伯那裏去，被漁夫名叫余且的捕獲。」元君醒了，令人占卦解夢，回道：「這乃是一隻神靈的烏龜。」元君道：「漁夫有一個名叫余且的嗎？」左右的臣子答道：「有的。」元君道：「令余且來朝。」明天，余且到了朝堂，元君問道：「你會捕獲着甚麼？」余且道：「我用魚網捉得一隻白色的龜，圓周有五尺長。」元君道：「你將這龜獻上來。」龜既獻到，元君又想殺牠，又想養活牠，心裏疑惑不定，令人卜卦問宜不宜殺龜。卦詞說：「殺了龜，用去卜卦，極爲吉利。」於是把龜殺了，用去卜卦。每次卜卦，讚龜一下，共卜了七十二次，全都靈驗。孔子因此說：「神龜能夠託夢給元君，可是不能夠避免余且的魚網，牠的聰明能夠卜七十二次卦，全都靈驗，可是不能夠避免破腸殺身的禍患。這都因爲聰明有所蒙蔽，精神有所窮盡的原故。雖然有最聰明的人，假使有上萬的人去謀害他，他終抵敵不過了。魚不怕魚網而怕鸕鶿（喫魚的水鳥）和人一樣，都祇見到小的禍害，不會見到大的禍害。所以人能去掉小聰明，方才得着大聰明，去掉「覺得自己好」的心理，自然實的好了。嬰孩初生，並沒有師傅教授，可是會說話，就是因爲和會說話的住在一塊，任其自然罷了。○以上說：處世須去掉小聰明。

惠子向莊子道：「你的話沒有用常。」莊子道：「曉得沒有用常的，方才可以和他論及有用常。譬如地並不是不廣大呀，可是人所用不過祇取一塊立足的地方罷了，其餘不會用的地正多呢。但是若將立足以外的地盡深掘到黃泉，那末對於人有用的一塊立足的地方，還有用嗎？」惠子道：「沒有用了。」莊子道：「那末沒有用處的用處也很明顯了。」○以上說：至德的人處世以無用來保身。

莊子說：「人假使能使自己適意，那末何往而不適意呢？人假使不能令自己適意，那末無論何往，終不能適意了。有追逐外物的心志，和冷心棄世的行爲，唉，這都不是真正聰明和有德行之人所做的啊！冷心棄世的人，雖遇着別人傾覆毀滅，都不加援助；追隨外物的人，祇是火速的朝前奔馳，更不回頭看後面。這兩種人雖然互相的貴賤，不過各因時機罷了，若盛衰的世一番更易，那兩種都平等了。所以說至德的人沒有意志，學這般人的行爲，尊重古代，卑視當今，都是不明大道的讀書人的見解，并且像豨韋氏一類的古人和當今的人，誰能不隨波逐流呢？祇有至德之人能夠和世俗混同，可是不流入邪途；依順衆人，可是不失去自己的正道。他們的「尊重古代，卑視當今」的見解，我固然不去學，可是也順承着他們的意思，不和他們分別。眼睛光亮就叫「明」；耳朵靈敏就叫「聰」；鼻子敏就叫「顛」；嘴的感覺靈敏就叫「甘」；心裏通達就叫「智慧」；智慧透徹就叫「道德」。大凡道不可以壅滯，壅滯了就要哽塞，哽塞不止，結果必定要行爲妄誕，互相「踐踏」了。互相攻擊，禍害都起了。凡物有知覺的，都靠氣息周轉不停，假使不得中和的，並不是天的過失，因爲天生萬物，都有孔竅，去通氣息，日夜沒有止歇的時間，都是因爲人自己用嗜慾把自己的「根竅」塞沒了。人肚裏因爲是空虛的，所以能容臟腑；臟腑因爲是空虛的，所以能流通氣血。心地必須空虛，方可安容天機。房屋若沒有空餘的地方，婆媳逼緊在一塊，就要爭噪了；心地若不容虛，六根（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和意識）就要斷傷天性。心地空虛，心神自然爽適，更用不着去尋清空的景物，來蘇散心神；至於看見深山大林，就覺得清爽可喜的，都是因爲平日胸中窄小，心神不爽適啊！德的顯露，是因爲聲名外露，聲名外露，是因爲標榜所成。急中生智，謀，競爭生機，智，要守一大道，方才可以獨立不懼怕，官設立事，必定要對於衆人都合宜，然而才可以施行。春雨應時降落，草木都隨着暴長，人們於是用剗割草木的器具去修剪草木。

可是修剪後草木反生的還是過半，人們都莫明其妙，不知道是甚麼原故。這也不過是順着時節的自然罷了。○以上說追逐外物的和冷心棄世的都不能像有道的人那般無往而不自適。

靜默可以調補疾病的損失，用兩手按摩眼角，可以保持面色不老，心神安定，可以從容不迫。但是，這不過是教勞動的人安靜休息的方法；若本能自己安靜的，更用不着做這些了。聖人改革天下人的習俗和見解，神人從來不會過問；賢人改革當世人的習俗和見解，聖人從來不去過問；君子人改革一國人的習俗和見解，賢人從來不去過問；小人趨時求利，君子人從來不去過問。

宋國的演門（城門名）有一個居民，因為父母死了，非常的哀傷，面容憔悴，身體消瘦得露骨。宋君要表揚他的孝行，乃封他做官師（官職名）。他的鄉黨聽了，逢着他們的父母死了，都拚命的毀傷自己的形體，結果大半都因此死了。堯將天下讓給許由，許由逃避不肯受；湯將天下讓給務光，務光發怒不肯受；紀聽見他，恐怕湯將天下讓給他，乃率領他的學生，隱在鯀水邊，諸侯以為他清高，常去弔慰他，恐怕他投河自殺，過了三年，申徒狄慕紀他的高名，因此投河自殺死了。香草是用了去引魚上鉤的，得着魚就忘了香草；絆係兔子的胃，是用了去捉兔子的，捕獲了兔子，連胃都忘去了；言語是用了去傳達意思的，領會到意思，連言語都忘去了。我那裏去尋忘去言語的人和他談論呢？○以上說處世能夠虛心自全的極少，有感慨的意味。

寓言

寓言十九

宣云寄寓之言十居其九，案意在此而言命於彼。

重言十七

宣云引重之言十居其七。

卮言日出

釋文卮字又作卮音支字略云圓酒器也王云卮器滿卽傾空則仰厥物而變非執一守故者也。

之於言故隨人從變已無常主也郭云日出謂日新和以天倪成云和合也天倪自然之分也案謂止能應以自然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郭云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親父不

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成云據媒合也交談其子人多不信他人譽之信者多矣非吾罪也人之罪也非吾故為支離之過乃人

妄起疑議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人情專以同異為是非故須寓言重言十

七緒云莊生嘗凡託為人言者十有其九就寓言中其託為神農黃帝堯舜孔顏之類言足為世重者又十有其七所以已言也已止也止天是為耆艾此為長老之言則稱引之釋詁耆艾長也年先

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處事實有總緯立言實有本末所重乎耆艾者年高而有道者也若年居先矣而胸無經緯本末徒稱年耆者是為得為先乎蘇與云期限也言他無

以先人徒以年為限則焉籌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與此期字義同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宣云不能盡人之道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郭

直是陳久之人耳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因其事理而曼衍之日出不窮聊以盡伐之年歲耳齊物論云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不

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蘇與云不言而道存存物論齊矣言則有正有差齊與言言與齊終無可齊之日故曰莫若無言言無言郭

言彼明言故雖有言而我仍無言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郭云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然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

然有自也而不可郭云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然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

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以上又見齊物論篇非厄

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非此無言之言孰能傳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宣云皆有種類各以其形禪於無窮始卒若環

莫得其倫郭云倫理也案如環無端莫得其理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成云均齊也是謂天然齊等之道即以齊均之道亦名自然之分也案齊物論亦云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

行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

之，非五十九年非也？』與則賜篇釋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宣云疑孔子勤勞心志從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宣云言孔子已謝去勤勞之迹而進於道但口未之嘗耳孔子云：『宣云引孔夫受才乎大本，復

靈以生，大本天也人受才於天而復其性靈以生鳴而當律，律聲為言而當法，言而世為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

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盡，立定天下之定。』釋文靈言悟逆也案言但取服人口而已而能使人心服自不敢逆如此者斯足以立定天下之定

理也子言如此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成云此莊子歎美宣尼之詞姚云勤志服知孔子所言以教弟子者然非孔子所以為孔子故曰謝之者所未嘗言者乃為孔子云也何也蓋有大本存焉受才於天

本復善以反其生孔子所以為孔子也遠其大而己矣若夫當律當法而明是非此德之小者豈孔子之謂哉義亦可采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宣云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成云六斗四升曰釜後仕三千鍾而不泊，

成云六斛四斗曰鍾泊及也案不及親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郭云縣係也宣云為親而仕心無係

罪之。曰：『既已縣矣。』宣云已縣係於縣養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成云孝子事親務在於適無論祿之厚薄盡於色養而已故有儲貨而稱孝子三仕猶為不孝既心存哀

樂得無係祿之罪乎夫唯無係者故當無哀樂也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謂無係者俞云雀字衍釋文云元嘉本係者故當無哀樂也

雀字故但言元嘉本無虻字不言其無雀字也惟鶴與蚊虻一鳥一蟲取喻不喻王云鶴蚊取大小相縣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夫至人之視物一啖而已豈屑屑於三釜三千鍾之多少而必分別其為鶴為蚊乎釋文又云鶴本亦作鶴疑是古本如此其文云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蚊虻相

過乎前也淮南椒其驚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義與此同因觀誤作鶴則鶴蚊虻三字不倫乃有刪一此字使鶴與蚊二文相稱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卷字使鶴雀與蚊虻二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成云居在郭東曰東郭猶是齊物篇中南郭子綦也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成云野實機也聞道一年專心去執能

素去二年而從，成云順於俗也三年而通，成云不滯境也四年而物，成云與物同也五年而來，成云為乘歸也六年而鬼入，成云神會物理

七年而天成，成云自然成八年而不知死，成云不覺死九年而大妙，成云妙精微也知照宏博故稱大也

生有為死也，郭云生而有為則喪其生勸公之語如下二句以其死也，有自也，郭云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而生陽也，無

自也，宣云死為陰生為陽郭云生之陽以其絕迹無為而然非有由也而果然乎？而汝也言汝果能無為乎惡乎其所適？成云所適在皆適惡乎其所不適？成云時來運去非在皆適天有歷

數，氣數有定地有人據，各據其所吾惡乎求之？成云吾於何處分外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成云時來運去非命如何言有命也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成云死去生來猶春秋冬夏皆其命乎言無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郭云理必有應若有神靈

以致之也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相應之理有時而不應

衆罔兩問於景曰：『影外微陰甚多故曰衆罔兩』若向也俯而今也仰，汝若向也括而今也被髮，括束髮向

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釋文搜本又作曳成云曳曳無心運動之貌奚稍問也？』宣云

何率爾而問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雖居然有之矣而不知所以然予蝸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宣云甲蝸猶有一定之形故似之而非案以上與齊物論同而

索問火與日吾屯也，釋文屯聚也宣云得火日則屯聚而顯陰與夜吾代也，司馬云代謂使得休息也彼吾所以有待邪？彼謂形而況

乎以有待者乎？

謂形待天機而動也。齊物篇云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

之強陽，

宣云強陽謂健動也。

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有卽上文子有之有也。言彼健動者又何以子問乎。

陽子居南之沛，

列子黃帝篇作楊朱。

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

邀約也。宣云子居邀老子於沛郊。

至於梁而遇老子。

宣云梁沛郊地名。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

黃帝篇

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

問其過？』

老子曰：『而睢睢盱盱，

郭云跋扈之貌。人將畏而疏遠。

而誰與居？

誰與汝居處乎。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尊汗也。此道德經文。

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

張湛注客舍家也。公執席，妻

執巾櫛，舍者避席，

成云先坐者避席而走。

楊者避竈，

成云然火者不敢當竈。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郭云去其奪於故也。

王夫之說：「此篇發明「終日雖在說話，却是不會說話」的意旨，令人不要被形迹所拘泥。和天下篇

都是全書的序例，以爲必須先加詳細的解說，方可以反歸要言不繁。」

寄託的話佔十分之九，引證的話佔十分之七，談話像酒杯中的水隨地改變形狀，只是隨機應變，自己沒有常主，所以日新月異沒有一定；但是，總和自然之理相合。寄託的話佔十分之九，乃是借一事來討論此事的。譬如做父親的，不替自己的兒子做媒，稱讚自己的兒子，總不如別人稱讚的可信。所以我用寄託的話，並不是我故意作空虛怪誕話的罪過，乃是衆人好疑心的罪過啊。世人的常情都是這樣，自己的意思相同的。

礙應和，不和自己的意思相同的就加反對；和自己意思相同的，就以爲那是對的，不和自己的意思相同的，就以爲是不對的。人情如此，所以祇好用寄託的話了。引證的話佔十分之七，乃是用了去止塞天下紛亂的言論的。所以引重的必是前輩有道的人。前輩所足貴的就是年高和德厚，若祇是年高，胸中毫無抱負，雖然因爲年高被稱爲老前輩，那裏是老前輩呢？人不能做別人的前輩，就是因爲不能盡人的道，人不能盡人的道，就叫「老朽」，不是前輩，他的話更不足引證了。談話酒杯裏的水的形狀改變不定，祇是因着事理的自，然，加以推演，所以能日新月異，用了來消遣自己的歲月。不發言論，物理自然齊一，本來齊一的理，就是因爲有了物論，才不齊了；至於「卮言」，（解說見上）又是來使這些「不齊」的理返於齊一。所以說不如去淨物論。言語若不含有「言語的機心」，那末雖然終身在說話，却沒有一句話直指，雖然終身不說話，却具有說話的功効，能令物理明顯，都是由於彼此有了偏見，所以有不可以有對，有不對了。爲甚麼以爲是對的呢？因爲有人以爲是對的，所以大家都隨着稱是對的了。爲甚麼以爲是不對的呢？因爲有人以爲是不對的，所以大家都隨着稱是不對的了。爲甚麼以爲不可以呢？因爲有人以爲是不可以，所以大家都隨着稱是不可以了。爲甚麼以爲不可以呢？因爲有人以爲是不可以，所以大家都隨着稱是不可以了。然有對的，有不對的，有可以的，有不可以的，若論萬物的後起，那不正的名稱，隨人的「是，非，然，否」而成立的正多，名稱改變無定，又那裏有一定的對和不對可以和不對呢？所以說：「沒有物不對，也沒有物不可以」了。除了「卮言」順着事理的自然推演，日出不窮，誰能傳得長久呢？萬物都有種類，各將已類的形狀傳續於無窮，終始循環不已，像環子一般，沒有頭緒可尋。這就叫做「天然平等的道理」，「天然平等的道理」就是「自然的分際」。○以上是莊子著書立言的總例。

莊子向惠子道：「孔子六十年中，凡六十次改善自己的品行。起初以為對的，結果又以為不對。不知道現在以為對的不就是五十九歲時以為不對的哩。」惠子道：「孔子勤勞他的心志，力求多知啊。」莊子道：「孔子已經去勤勞的形迹，而進於道了。並且他何嘗不會說過，他說：『人受美的才質於天，生時又不曾損虧靈性；聲音合於音律，言語可以做天下人的法則，利害和義理當前，能夠辨別出他們的好壞和是非，雖然有這些美才，但是不過祇能屈服別人的口罷了。假使能使別人心服，不敢迂逆我，這般方才可以獨立定天下的定理。』罷了，罷了，我不能及孔子啊。」○以上說侍才去屈服衆人的口，不如用德感服衆人的心。

曾子再做官時，心境和上次做官時不同了。他說：「我侍奉雙親時，做官所得的俸祿，祇有三釜米，心裏覺得很快樂；後來做官所得的俸祿是三千鍾米（一鍾等於六斛四斗）那時雙親去世，雖然有厚祿，不及侍奉，所以心裏覺得悲傷。」孔子的學生聽了去問孔子道：「像曾參這樣，可以算得沒有『心懸係着俸祿』的罪了嗎？」孔子道：「他的心已經懸係在『俸祿養親』上面了。孝子侍奉父母，祇務求順適，不把心懸係在祿的厚薄上面。若心不懸係着祿的，那會像這般感覺得悲哀呢？他們把三釜和三千鍾，看作像蚊蟲由面前飛過一樣。」○以上說窮困和通達齊一不二。

顏成子游向東郭子綦道：「自從我聽你講道：一年之後，反於樸實；二年之後，和世俗相順；三年之後，通達不受環境的拘束；四年之後，和萬物混同為一；五年之後，衆人都來依歸；六年之後，和神靈感通；悟明物理；七年之後，合自然具成全體；八年之後，不覺有死生的變遷；九年之後，達到道的精微的極點了。人生有作為就要傷生而死。所以勸人的話會說：『死是由於有作為，至於生乃是陽氣，沒有來由的。』你果能沒有作為嗎？生和死，誰是快意的呢？誰是不快意的呢？天有一定的氣數，地有因人依據而分的界限。我從何處去求分

的事呢？時來運去，不可推測，怎麼沒有命呢？生死循環不已，沒有頭緒可尋，怎麼有命呢？理互相感應，像有神靈從中主宰，怎麼會沒有鬼神呢？但是互相感應的理有時也不靈，又像沒有神靈從中主宰，怎麼會有鬼神呢？○以上說：死生通達無別。

一般半陰影問影子道：「剛才你低着頭，現在你仰起頭來；方才你束攏着頭髮，現在你將頭髮被散開來；方才你坐着，現在你立起；方才你在行走，現在你又止住了。這是甚麼原故呢？」影子道：「我的行動原是這般無心自主的。你們爲何要這樣粗率的問我呢？我雖然有影子，却自己莫明其所以然。我也像蟬的壳和蛇的皮一般行動都須依賴別物，但是蟬壳和蛇皮尚有固定的形狀，我連沒有一定的形狀，所以和他們似乎相像，實在不同啊。火光和日光使我聚集，更爲明顯；陰暗和深夜使我散滅，得以休息。我的行動須依隨有形體的物件嗎？何況我所依隨的形體又須依隨天機而動哩！有形體的物件來了，我就隨着他們來；去了，我就隨着他們去。盤桓不定，我就隨着他們盤桓不定。盤桓不定的，自己也隨天機而動，又那裏能問我的行動呢？」

○以上說忘去形骸，隨天機自然的變化。

陽子居將南下到沛，老子適巧西行到秦，陽子居乃約老子在沛的郊外相見。行到梁，遇着老子，二人乃一齊前進。走到半路上，老子仰起頭來向着天歎息道：「起初我以爲你尙可以受教誨，現在才知道你不可以啊。」陽子居聽了不卽回答。到了旅舍裏，將洗臉漱口的器具，面巾和梳篦等送去給老子。把鞋子脫在門外，在席上，跪着走到老子的面前，道：「適才學生想請問先生，先生正在行沒有空。現在先生有空了，請問學生的過失是甚麼？」老子道：「你目空一切，態度驕傲，人都見你駭怕，對你疏遠，誰還你居處呢？真清白的人，不自以爲清白，反覺得自己蒙有污點似的；有盛德的人，不自以爲德高，反覺得自己的德不滿足似的。」陽子

居聽了，面色改變，道：「我恭聽教誨了。」陽子居來時，旅舍裏的客人迎送他，旅舍的主人替他安席，女主人替他拿面巾和梳篦，先坐在席上的客，見他來了都避開，燒飯的見他來了，都不敢正當着竈。等他回去時，旅舍裏的客人對他都極親熱，不拘形迹，隨意的爭席位了。○以上說除去自矜的心。

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

釋文司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羅王子後莊子三百五十年洞紀云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之元年一云案長歷推惠文王與莊子相值恐彪之言誤

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

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

俞云惠文王後為孝成王丹則此太子蓋不立

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上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

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

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

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

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行也？」太子

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

皆蓬頭突鬢垂冠，

釋文將欲闕故冠低傾也

曼胡之纓，

司馬云謂鬚也

短後之衣，釋文爲便於事也瞑目而語難，釋文難知字礙難也勇一之怒積於

心胸言不流利也

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

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

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成云使太子先言於我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

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俞云十步之內輒殺一人，懸千里之遠所段多矣，而劍鋒不缺，所當無撓極言劍之利也，行以劍言非以

人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

先之以至，願得試之。』成云忘已虛心開通利物感而後應，幾照物先莊子之用劍也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

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

試使士敦劍。』郭蓋云骨頰敦商之族蓋敦治也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成云

御用也案杖持也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

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

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釋文燕谿地名在燕國司馬云鏑劍刃一云劍稜也成云石城在外山此地居北以爲劍鋒齊國岱岳在東爲劍刃也晉魏爲脊，周宋爲鐔，成

鐔環也晉魏近乎趙地故以爲脊周宋近南故以爲環也韓魏爲夾，司馬云夾把也一本作缺同一云鐔從稜向背缺從稜向刃也包以四夷，裹以四時，成云德順四夷以道德順四時以生化繞以渤

海，帶以常山。遠統北海近帶北岳二句應在包以四夷上制以五行，論以刑德，刑罰德賞也皆以制言古人有劍論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

秋冬。

春秋長養則持而不御
秋冬肅殺故行用之

此劍直之無前，

也直當

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

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

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

以豪桀士爲夾。此劍值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

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成云四鄉
猶四方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

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

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

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

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成云繞食三
周不能安食莊子曰：

「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司馬云
恐不見

禮皆自
殺也

歸有光說：「此篇用擊劍的小道來證明治天下的大道，含有諷諫的意味。」

當初趙文王（趙國的國君）喜歡劍術，於是一般精於擊劍的都到趙國來。一時，趙王的宮廷左右盡住的是劍客，——共約有三千多人。這一般劍客日夜不息的比擊劍，每年死傷的不止百人，可是趙王仍舊喜

歡劍術，一些都不感覺厭棄。這樣繼續了三年，國也衰弱了，別國的國君也在陰謀侵略趙國。趙國的太子見此情形，很覺憂慮，乃命左右的侍者出去懸千金的賞格，招一個人來勸止王，不要再這般喜歡劍術。左右的侍者說：「莊子一定能夠。」太子乃命人送了一千金給莊子，莊子不肯受，可是同了使者一齊來見太子，向太子道：「太子賜我千金，有何差遣？」太子道：「聞聽得先生道德過人，所以送上千金，不過贈與先生的用人罷了。先生這都不肯受，那我還敢更談其他嗎？」莊子道：「我聽說太子想令我勸止王，不要再這般喜歡劍術，是嗎？假使我去勸王，拂逆了王的意思，不稱太子的使命，那我應當受刑處死，那裏敢更求千金的賞賜呢？假使我果然能夠使王聽從我的勸導，不廢太子的使命，趙國甚麼東西都有，又何用於這區區的千金呢？」太子道：「可是王所見的全是劍客。」莊子道：「可以，我對於劍術很精的。」太子道：「但是王所見的劍客，都是頭戴着盜胄，上面有毛，像蓬着頭似的；比關時盜胄下垂，兩面的毛像鬚髮突出似的；冠上的纓毛粗而蓬亂，衣服的後面高掣着；講起話來直瞪着眼睛，連說話的語氣都不流利。要像這樣，王見了方才高興。現在，先生穿了文人的服裝去見王，恐怕對於此事的進行，有些不便呢。」莊子道：「那末請替我做一身劍客的服裝。」太子乃替莊子做了一身劍客的服裝。莊子過了三天，再去見太子，太子乃同他一齊去見王，王手內持着一把明晃晃的寶劍，來迎接莊子。莊子緩緩的走進了殿門，見了王也不下拜，王說：「你先令太子替你介紹，現在有甚可以見教的呢？」莊子道：「臣聽說大王喜歡劍術，現在甚想貢獻給大王一點劍術。」王道：「你的劍術能怎樣制伏你的敵人呢？」莊子道：「我使起劍來，可以直行一千里路，內中每十步裏殺死一個人，沒有人能夠攔得住我。」王聽了大喜道：「天下沒有一個人可以同你抵敵了。」莊子道：「擊劍的，要故意的拿自己的弱點給敵人看見，那末對方佔了這點優勢，反而上了我們的當。擊劍要極神速，我的

劍比敵人的劍雖後發出，可是要先達到。我很願意把我的劍術在王面前試試。」王說：「先生，你先請回府休息着，等我開一個比劍的會，再來請你。」王乃挑選他的劍士，比賽了三天，死傷了六十多人。結果，選出五六個最好的來，令他們都捧了劍，站立在殿下，再召莊子來。莊子來了，王說：「今天我們比劍好嗎？」莊子道：「很好，這個我想望了很長久了。」王說：「先生要用多長的劍呢？」莊子道：「我用的劍，長短隨意。但是，我有三種不同的劍，任王選擇。我先得了王的命令，再比試劍。」王說：「是那三種劍呢？」莊子說：「乃是一天子的劍，」諸侯的劍，」和「平民的劍。」王說：「天子之劍」是甚麼樣子呢？」莊子道：「天子的劍」用燕谿（地名）石城（山名）做尖鋒，齊國和岱山做棱角，晉國和魏國做脊背，周地和宋國做劍環，韓國和魏國做劍柄，用四夷和四時做劍鞘，用渤海和常山做帶穗，用五行生剋之道來掌制，用賞罰剛柔之術來轉動，用陰陽虛實之理來開避，用春夏溫和之氣來持劍，用秋冬嚴肅之氣來施行。那末，這個劍使用起來，直前沒有人能夠抵擋，高揮沒有人能夠逃開，低擲沒有人能夠避免，舞起來沒有人能夠近身上，可以劈斷天上的浮雲，下可以斬絕地下的根基。此劍一用，可以正諸侯，統服天下。這乃是「天子的劍。」文王聽了這席話，若有所悟，臉上也表示懷疑從前所好的不對。因道：「諸侯的劍」又是甚麼樣子呢？」莊子道：「諸侯的劍」用聰明勇敢的人做尖鋒，清直康潔的人做棱角，忠信善良的人做劍環，智力過人的人做劍柄。這個劍直前也無人能夠抵抗，高揮也無人能夠擋禦，低擲也無人能夠避免。舞動起來也無人能夠近身上，以天為法則，順日月星的次序，下以地為法則，順春夏秋冬四時的理中，合民人的意志，以安四方。這劍一用，像雷霆震動一般驚人，四境之內，莫不臣服。聽從人君的命令了，這就叫做「諸侯的劍。」王又問道：「平民之劍」又是甚麼樣子呢？」莊子回說：「平民之劍」舞時頭戴盔盾，上面的毛像蓬頭似的，關

時：盜盾下垂，兩面的毛像髮髮似的突出着。冠上蓬亂着粗的纓毛，衣服高掣着後面。直瞪着眼，譁不流利的話。比賽擊劍時，上斬敵上的頸項，下刺敵人的肝肺。這樣看來，「平民的劍」同「關雞實無甚分別」一天之內，已送了性命，對於國事，毫無利益。現在，大王身為天子，反而喜歡「平民的劍」，我替大王設想，覺得很不得哩。」趙王聽完了莊子的話，親自把莊子牽上了殿。管御膳的設晏上食，王聽了莊子的話，覺得很慚愧，圍着筵席，走了三圈，還不能坐下進食。莊子道：「大王請坐，定一定氣吧！劍術已講完啦。」於是趙王不再講劍術了。連着三個月都不出宮。一般劍客見王不以禮見待，全自殺死了。

■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

司馬云黑林名也

休坐乎杏壇之上，

司馬云澤中高處也

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

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

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

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治何術子路

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變而擇之上以忠於世主，下

以化於齊民，李云齊等也。許慎云齊等之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

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

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乎遠哉！其分於道也。成云分離於元道釋文又作介司馬云離也子貢還報孔子，

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司馬云拏棹也音餘顧

見孔子還鄉而立，釋文鄉或作嚮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

有緒言而去，俞云緒餘也未畢而去故曰緒言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

成云助我不迷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

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

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司馬云經理也下同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

正，各守其位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成云陵亂也故田荒

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

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無功於國無譽於民爵祿不持，不能保持其爵祿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

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釋文朝覲不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

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下

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

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搃。

搃，成云人不采也。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成云人不采也。希意道言，謂之諂。成云希望意也。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成云苟且順物不節是非。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詐僞則稱譽之惡，其人則毀敗之是。

成云苟且順物不節是非。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釋文兩容頰適者善惡皆容頰貌調適也。頰或作頰宜云偷拔謂潛引人心中之欲。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

以挂功名，謂之叨。變易常節以徼功名是叨也。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專知自謂子知也。見過不更，聞諫愈甚。

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

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

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

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

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

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子審度於接物者知此而猶幾於不免。謹修其身，慎

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外物不與人爭自無患累也。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

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也。理倫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成功可見者甚多，故不一其事迹。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以用也。漿殺飲水亦可，湯數故不問所以。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不在具殺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臨喪盡哀，於是妙禮。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惟人事是蒙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釋文：蘇司馬本作「祿案」，蘇猶錄也。漢書：蕭寶贊作錄，錄顏注：麋鹿言在凡庶之中。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沈與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若僕從然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成云：從迷通悟爲佳妙道，真本也。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釋文：船行故水波去遠則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旁同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

遇人如此其威也！宣云威敬是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敖

之容。今漁者杖擊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成云受言必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

子矣，漁人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云實

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

人，不能下人，成云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下人不精，不得其真，上文云真者精誠之至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

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據者專有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

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歸有光說：「此篇大旨說：不應當求分外的事務，祇保守自己的真性，大道就可以存在了。」

孔子到緇帷森林去游玩，坐在杏壇上面休息，學生們在旁邊讀書，孔子彈着琴唱歌，歌曲尚未奏到一半，

看見有一個漁父下了船走來，漁父的鬚鬚和眉毛全白了，被散着頭髮，將兩手垂在衣服裏面，朝着平原走

上來，到了高地就止住，蹲下來，左手撐住膝，右手托着腮，聽完了曲子，用手招子貢和子路去，兩個人到了漁

父指着孔子問道：「他是做甚麼事的人？」子路道：「他是魯國的一個君子。」漁父道：「他姓甚麼？」子

路道：「他姓孔。」漁父道：「姓孔的他學甚麼，做甚麼行業？」子路還未及回答，子貢答道：「他天性信服忠

信，自己實行仁義，修飾禮樂的制度，選擇人才，上用了去盡忠事君，下用了去感化萬民，將使天下都受到利

益，這就是他的行業。」漁父問道：「他是有土地的人君嗎？」子貢道：「不是。」又問道：「他是諸侯或天子

的輔助的大臣嗎？」子貢道：「也不是。」漁父聽了，笑了起來，轉身走去，說道：「仁愛是仁愛的了，但是恐怕不能保全自己，勞苦心神和形體，結果自己的真性都有毀壞的危險啊！可歎呀！離開大道越遠了！」子貢回來將這些話報告了孔子。孔子一聽，立刻推開了琴站立起來，道：「他或者是聖人吧？」乃下了壇四處尋去，走到水邊，看見漁父正要用杖引曳他的船，看見孔子來了，乃轉身站立。孔子先朝後退走，再三禮拜後，再走上前去。漁父道：「你要求甚麼？」孔子道：「適才先生尚有話未曾說完就走了，我很愚笨，不大了解先生的意旨，所以現在在下面等待着，儼幸能聽到先生垂便教誨我幾句，就可以輔助我不及的地方了。」漁父道：「唉，你真好學啊！」孔子再三禮拜後，立起來道：「我年幼時就求學問，直到現在我已六十九歲了，可是無從聽到有至理的教誨，那敢不虛心哩。」漁父道：「大凡物類相同的，就聚隨在一齊；聲音相同的，就互相應和；這本是天然的道理。現在我將我所曉得的學問，來分析你所行的事，你所行的都是人事，譬如天子，諸侯，大夫和平民，這四等人若各守自己位分，盡自己的責任，那是治理中最好的了；但是這四等人若不守自己的位分，荒廢自己的職務，那天下就要大亂了。必定要官吏都治理自己的職務，人民都盡心自己的事業，方才可以免於陵亂。所以田地荒廢，室屋破壞，衣食不足，賦稅無力供給，妻和妾不和睦，年長的年幼的不分次序，這些是平民的憂患；才能不能盡職，公事不能治理，行爲不清白，一般屬下對於他們的職務都荒廢怠惰，自己對於國家沒有功勳，對於人民沒有好聲名，不能保持自己的官爵俸祿，這些是大夫的憂患；朝廷裏沒有忠臣，國家昏亂，工業落後，對於天子的盡貢不精美，春秋二季朝拜天子失了次序，不順天子的命令，這些是諸侯的憂患；陰陽二氣不調和，天氣冷熱不合時，使萬物受災害，諸侯們暴虐昏亂，擅自互相攻殺，殘害人民，禮樂不合節度，經濟漸趨破產，人倫沒落，百姓都淫蕩昏亂，這些是天子和大臣的憂患。現在你既然上

面沒有天子諸侯和長官的權勢，下面沒有大臣和官吏的官職，反而擅自修正禮樂，選擇人倫，去感化萬民，不太多事了嗎？並且人有八種毛病，事有四種憂患，這是不可以不考察的。做不是自己分內應做的事，就叫做「搥」；無人理會，偏要勉強的告人好話，就叫做「佞」；希望順別人的意旨，去導別人的話，就叫做「諂」；問是非，祇附和着別人說話，就叫做「諛」；喜歡說別人的壞處，就叫做「讒」；和朋友絕交，和親族分離，就叫做「賊」；稱譽奸詐的人，敗壞自己嫌恨的人，就叫做「慝」；不顧善和惡，一齊容受，容貌表示很安適的，曲折的引出別人的心裏的欲，就叫做「險」；這八種毛病用了外面擾亂別人，內裏損傷自己的身體，君子不和他交友，聰明的人君不用他做臣。甚麼叫做四種憂患呢？喜歡經理大事，改變尋常的節度，去圖功名，這就叫做「叨」；自作聰明，擅自行事，侵犯別人，祇用自己的主意，這就叫做「貪」；看出有過失，不加更改，聽見別人諫勸，爲惡更甚，這就叫做「很」；別人和我同類，我就稱他是對的，和我不同，雖然好，都說他不好，這就叫做「矜」。這些就是四種憂患。能夠免去這八種毛病，不做這四種憂患的事，方才可以受教誨。孔子聽了，面色改變，歎息不已，再三禮拜，後才站立起來道：「我在魯國兩次被驅逐出來，絕迹於衛國，在宋國遭逢「砍樹的禍」，（詳細的解說見山木篇內）在陳蔡之間被圍困，我不知道我有甚麼過失，會遭這四件毀辱。」漁父聽了，很憂愁的變了面色，道：「你真難解悟！有一個人怕自己的影子，厭恨自己的腳跡，因此逃走。可是，脚步走得越勤，腳跡越多；走得越快，影子終不離開自己。自己以爲走得還慢，於是快走下停，結果氣力使盡死了。不知道止在陰暗的地方，使影子散滅，安靜不動，使腳跡無從顯露，也太愚笨了。你審察仁義的中間和同異的分際，觀看動靜的變化，便收受和給與都合度，調理好惡的情感，調和喜怒的節度，可是還不能免於禍患。所以，你應當謹慎修身，保守真性，順着事物的自然應接外物，一毫不參自己的意見，就沒有患累了。現在你不修自

己的身，反責備別人，不太顧外面了嗎？」孔子聽了變了色道：「請問甚麼叫做真性？」漁父道：「真性就是精誠的極點。不精不誠，就不能感動人，所以勉強哭的，雖然表面上悲痛，實在並不哀傷；勉強怒的，雖然表面上嚴厲，實在並沒有威風；勉強親愛的，雖然表面歡笑，實在並沒有和悅的氣。真悲痛的，雖然不哭出聲，却極哀傷；真動怒的，雖然尙未曾表示怒色，已顯出威嚴的氣概來；真親愛的，雖然不會笑，却極和悅。內裏有真性的精神，自表現於外，所以真性可貴。若將真性使用於人倫，那末，侍奉雙親就孝順，侍候人君就忠信，飲酒就快樂，居喪就悲哀，忠節以功名爲主要，飲酒以快樂爲主要，居喪以悲哀爲主要，侍奉雙親以順適爲主要。可以成功的好處極多，事迹不止一端，侍奉雙親，不論境遇如何，都可以適意，飲酒不論酒菜如何，都可快樂，居喪不論禮節如何，都極悲哀。禮節乃是世俗人所創制的，至於真性，乃是人受於天的，自然不可以改變了。所以聖人以天爲法則，以真性爲貴，不被世俗所拘束。愚人和這個正相反，不能以天爲法則，反祇憂慮不能和世俗相合，不知道真性可貴，反隨着衆人受世俗的變遷，所以你不能成功了。可惜啊！你受世俗虛偽的薰染太早了，聞聽得大道又太遲了。」孔子又再三的禮拜後，才站立起來道：「現在我能遇着先生，像似天緣的會合，先生居然不把我當僕役看待爲羞恥，親自教誨我，請問先生的府上在何處，讓我做一個學生，學完大道。」漁父道：「我聽說可以使他由迷惑覺悟的，才可以和他同求妙道，不可以使他由迷惑中覺悟的，更不知道妙道。要當心不要和這種人合作，自己才可以身免災禍。你自己勉勵吧！我和你分別了，我和你分別了。」乃撐開了船，朝蘆葦中行去。顏淵此時將車子倒轉，子路將用了牽引上車的繩子交給孔子，孔子都不去理會，直待船去遠了，水面的波紋定了，聽不見搖船的聲音，方才敢上車。子路在車旁問道：「我侍候先生，爲時很長久了，從未見過先生對人這般敬畏。雖是天子或諸侯，見了先生，總用平等的禮見待，先生還有驕傲

的容貌，現在，漁夫拿着拐杖，沒有禮貌的站立着，可是先生彎腰鞠躬，聽他的話，必先禮拜後再回答，不太過分了嗎？學生們都覺得先生奇怪了，漁夫怎麼應當這般禮待呢？孔子聽了，伏在車前的扶手上，上面歎息道：「你實在不容易感化啊！你被禮義已薰染得很長久了，可是粗俗鄙陋的心到現在尚不會除去。走過來，我告訴你。凡是對於年長的不恭敬，就是失了禮節；看見賢人不尊重，就是沒有仁心。他若不是有至德的人，就不能使別人對他那般恭順；若不能別人對他極端的恭順，就不能保有真性。常人不能如此，所以常常傷害自己。可惜啊，不仁對於人，禍害沒有再大的了，然而你獨專有這個。并且道是萬物的本原，萬物失去了道就要死，得着道就可以生存。做事的違逆了道就要失敗，依順着道就可以成功。所以道所在的地方，聖人都加尊重。現在漁父可算得是有道的了，我那裏敢不尊敬他呢？」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成云方謂所學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

乎？成云方謂所學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既無不在則神聖明王何由降出獨與衆異宣云又設問也聖有所生，王有所

成，皆原於一。下文所云內聖外王之道宣云又答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者孔子言顏氏之不違宗主也謂自然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成云淨粹不雜

謂之神妙之不離於真，謂之至人。成云凝然不假謂之至極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變化不測隨物見端謂

之聖人。成云以上四人止是一耳隨其功用故有四名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宣云君子是道之精餘

以法爲分，以名爲表，

宣云以法度爲分，別以名號爲表率

以參爲驗，

釋文參本又作操，宣云以所操文書爲徵驗

以稽爲決，

宣云以稽考，所操而決事

數一二三四是也，

宣云分明不爽如是

百官以此相齒，

宣云此又一人相齒謂以此爲序也，官職是名法之迹

以事爲常，

事謂日用

以衣食爲

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

蕃息謂物產蓄藏謂貨財兼養及無告之人

民之理也，

宣云又

古之人其備乎？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郭云本數明故未不離

六通四辟，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

宣云言史所由傳

其在於

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搢紳先生服官者，成云搢笏也，亦插也，紳大帶，宣云六經所由傳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

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釋文道首導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

數施也

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宣云百家所由傳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

成云猶

道德不一，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一察猶言一隙之明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郭云各用其一曲故析判

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

釋文稱尺證反，成云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鮮能備兩儀之亨，遂稱神明之容，况一曲者乎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

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

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

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宣云才示奢侈不事靡費不務光華以繩墨自矯，成云繩屬也用仁義為繩墨以厲其行志而備世之急，郭云勤而儉則財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釋文墨翟宋大夫尚儉其禽滑釐翟弟子不順五帝三王之樂其者為之大過，

己之大循。循順也其為之大過特已循順而已不堪較世也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成云非樂節用墨子書二篇名生不歌故非樂死無服故節用稍無

交衾棺槨等實葬之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釋文化同己儉為汎愛兼利郭云令百姓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鬪為非其道不怒，成云克己故不怒怒於物又好學而博

不異，郭云既自以為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已不與先王同，王為然毀古之禮樂，郭云嫌其侈靡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

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

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

無槨，以為法。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宣云既拂人之性已自處於薄未敗墨子道。今墨子道尚未

也。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是果與人情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

敗，郭云兼云釋話較盡也管子地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

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自為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宣云非王者之道墨子稱

道曰：『釋其道之所由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俞云山當作川字之誤也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支川而不及

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釋文橐耜古考反槌郭音託則應作橐司馬云處土

器也相首似三蒼云索頭鐵也楹云榘也司馬云盛水器也九本亦作鳩聚也郭蓋兼云雜隨諸川之水使同歸於大川故曰九雜

腓無腓，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

萬國定禹

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

成云後世墨者履子弟子裘褐粗衣木曰

曰蹻

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徒如此

相里勤

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

成云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五侯並墨人韓非顯

苦獲已齒鄧陵子之

屬，俱誦墨經，

李氏苦獲已齒二人姓字也

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

倍譎倍異說譎也以堅白同異之辯相

訾，

宣云非彼說

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

宣云是一說綺綺同奇釋文作侔也案奇偶本不同強以相應則無不可同

以巨子爲聖人，宣云巨子魯之高弟釋文若儒家之碩儒皆

願爲之尸，

成云以爲師主

冀得爲其後世，

宣云思至今不決，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

也。成云意在救世所以是也爲之太甚所以非也

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腓，脛無毛，相進而已矣，

相進猶相競

亂之

上也，治之下也。

宣云亂天下之罪多數天下之功少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真天下能好人也者俞云即孟子墨子兼愛意將求之不得也，

求將

救天下術之而不得邪古邪也字通用俞云即心誠求之意

雖枯槁不舍也，

雖枯槁其身不忍舍去也俞云即孟子摩頂放踵爲之意

才士也，夫之士也夫。

不累於俗，

不爲物累

不飾於物，

不自矯飾

不苟於人，

無所苟且

不伎於衆，

無所忌害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

民命，

以天下生民爲重

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不必求有餘也

以此白心，

宣云墨白其志之無他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鈞

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成云宋尹並齊宣王時人同遊稷下案見漢書藝文志名家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咸師於黔而爲之名也性與駁合故聞風悅愛

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

郭文華山

上下均平 接萬物以別宥爲始釋文始首也崔云別善惡宥不及 語心之容 命之曰心之行成云命名也發語吐詞每令心實萬物即名此容受而爲心行案實

我心如此推心

以聊合驩釋文聊崔音而郭音餌司馬云色厚貌 以調海內強以其道調之 請欲置之請欲時君皆 以爲主置此心以爲

主 見侮不辱不自謂辱

救民之鬪 禁攻寢兵 救世之戰廢息也

以此周行天下 上說下教 雖天下不取不取其說 強聒而不舍者也 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上時君下謀臣 雖然其爲人太多

其自爲太少 曰『其言 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 先生恐不得飽 弟子雖飢 不忘天下

成云宋尹釋黔首爲先生自謂爲弟子先物後已故也 案宋尹見爲置釜者言請欲先生惟置五升之飯足矣

日夜不休 』曰『我必得活哉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

宣云又言我必得以自治哉 兩活民命做救世之士耳 曰『君子不爲苛察 不以身假物 以爲無益於天下者 明之不如已也 』

欲寡淺爲內宣云內以 其小大精粗 其行適至是而止其行止於是則其道術之大小精粗亦不過如是

公而不當崔本作黨云至公無黨也盧云作不當是 易而無私成云平易 決然無王宣云決然係累而無偏主 趣物而不兩宣云隨物而不兩趣不生兩意

於慮不謀於知無旁顧無巧謀 於物無擇 與之俱往 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 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成云並齊之隱士俱遊稷下名著齊數籍俞云據下文彭蒙常是田駢之師意林引尹文子有彭蒙曰維見在野衆皆逐之分未定也雖采蒲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齊萬物以爲首宣云以此爲第一事 曰『天能覆之 而不能載之 地能載之 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 而不能辯之 』知萬物

莊子集解

11011

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必有未教則不至，必有未道則無遺者矣。』唯道兼包之所謂齊也

是故慎到俞云史記孟荀列傳慎到趙人著十二論漢書藝文志法家有慎子四十二篇名列先申韓申韓稱之棄知去己，成云息慮棄知忘身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

爲道理，釋文泠汰猶沙汰也冷者等案言到雖棄知去己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其言曰凡知人將薄有所知而已近於傷之者

諛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釋文義髀訛不正貌案其用人難覈縱脫無行，而

非天下之大聖。其在己縱恣脫略無行可稱而以天下大聖爲非卑之無高論也椎拍輓斷，與物宛轉，郭云猶有推拍故未混合釋文輓斷也案郭椎拍謂如椎之拍凡物稍未合以椎輓拍之無不合矣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宣云不執是非庶無累也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釋

魏然而已矣。大公平易故能巍然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宣云還還無方若羽之旋

若磨石之隧，慶文石作隧道喻其全而無非，故能自全而不見非貴動靜無過，未嘗有罪，靜無過動亦無過罪何由至是何

故？假設疑問言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無知之

是也言譬彼無知之物不建己以爲標準故不來指目之患不用智以相推測故不受嫉忌之累移之則動置之則靜恆不離於物理明白易見是以終其身無譽之者譽則亦無咎矣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

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何用賢聖爲哉彼土塊亦不失爲道也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

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其能事之豪桀則相與笑之曰慎子之道非是生人之行而至於有死人之理適足得世之怪詭焉而已田駢亦然，到以包駢學

於彭蒙，得不教焉。不教之教觀其所行學焉而心自得也衆蒙之弟師而蒙與可知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非

到之言推極於此

得也衆蒙之弟師而蒙與可知

其能事之豪桀則相與笑之曰慎子之道非是生人之行而至於有死人之理適足得世之怪詭焉而已

到以包駢

而已矣。與慎到言至於無知之物無異其風竅然，惡可而言？

向郭云：竅，逆風聲。言古道人

之風竅，竅然，迅速惡可言傳。常反人不見觀，

美下文云：以反人為實。而不免於餽斷，即不得已而用斷，決亦惟與物宛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體，不免於非。

是也。案謂彭師之言是中有非於道則未見也。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故此三人者直。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

己必非無所師承乃其緒論去之彌遠耳。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成云：本無也。物有也。用無為妙道為精，用有為事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

此虛玄無為之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釋文：關尹，關令尹喜也。或云：尹喜，字公度，老聃即老子也。為喜者，書十九篇成云：周平王時，啇谷關

令故謂之關尹。俞云：漢志道家有關尹子九篇，注云：名喜，為關吏，或以尹喜為姓名失之。又漢志無老子十九篇之書，呂覽不二篇關尹費清高注，關尹，關正也。名喜，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上至經之名，他書未見也。建之以常

無有，主之以太一。成云：建立言教以經常無物為主。宗悟其指歸以虛通太一為主。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

為權智外行以空惠。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皆無心故。勞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白。』

愛感應而不藏。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

有餘。宣云：獨立自足之謂。宣云：盛一語甚言之。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

以笑彼巧者。

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保全安曰苟免咎禍而已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成云以深玄為德之本根以儉約為行之綱紀曰堅則

毀矣，銳則拙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成云知足守分故不覺削於人可謂至極，純本可謂作雖未云從李氏本改關尹老聃乎？

古之博大真人哉？

芬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齊物論篇云天地與我並生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

神明往而不知所適萬物畢羅，宣云無不包也莫足以歸，無可為我歸宿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以謬悠之說，釋文謂若忘於情實者也荒唐之言，荒大也無端崖之辭，無端可尋無崖可見時恣縱而不儻，恣縱謂縱談恣論不儻成云不偏黨非也

釋文作而儻無不字近之謂忽然而至也不以儻見之也。成云翰不偶也宣云言不以一端自見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莊語猶正論以卮言為

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因世人不可與莊語故以此三言為說已見寓言結曼衍因其事理而推衍之所謂卮言日出

藉外論之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以精神與天地往來寄於至高之境姚云莊以關尹老聃不過如篇首所云不離於真之至人猶未至極者莊生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所謂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而不敖倪

於萬物，未嘗鄙棄萬物存騰兀之見放倪與傲倪字同不謹是非，以與世俗處。不責人之是非以與世俗混處成云讖資也其書雖瓌璋，而連犴無

傷也，釋文瓌璋奇特也犴本亦作并同芳袁反又數曉反李云宛轉貌一云相從貌謂與物相從不違故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成云參差者或虛或實不一其言也諷詭言滑稽也彼其充

實，不可以已，實不能自己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宏大而

辟，同深閱而肆，宣云放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釋文稠音調本亦作稠案遂竟也達也言其於所宗主也

也。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味乎，未之盡者。然其因應於變化而冥解於物情也，其用

不竭其來不遺芒味如不可見未有能盡其妙者

惠施多方，方術也。其書五車，言其多。其道舛駁，郭慶藩云：司馬本并作舛，文選魏都賦注引司馬云：讀曰舛，較色讀不同也。又引司馬此注一作舛，馳法言曰：諸子各以其知舛馳淮南。其言也不中，中，竹仲反。歷物之意曰：『其歷指事物之有言曰。至大無外，謂之

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杜撰小一以配大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司馬云：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天與地卑，山與

澤平，天地一致，山澤均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成云：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為中，居東者呼為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為生，死者以生為死，日既中側不殊，物亦死生無異也。大同而

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謂之大同而與小同有異是也。同異雜也。然止謂之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如寒暑晝夜是萬物畢同畢異也。方

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宣云：謂之南已有分際舉一以反三也。今日適越而昔來，宣云：知有越時心已先到案此語又見齊物論篇彼來作至。連環可解

也。成云：環之相實實於空虛不實於環是以兩環實空不相涉入各自通轉故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此擬議地球中懸陸路可達故燕北即是南越與柳衍瀛海之談又

別。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宣云：天地非大我非小。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

相與樂之。惠自以為為於天下之理獨觀其大以此曉示辯人亦樂之也。卵有毛，宣云：卵無毛則鳥何自有也。雞三足，司馬云：雞兩足所以行而非動也。故行由足發動由神御。今雞雖兩足須神而行故曰三足也。

鄧有天下，宣云：稱王自大。犬可以為羊，宣云：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為羊則為羊矣。馬有卵，成云：胎卵淫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不同鳥卵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卵。丁子有尾。

成云：楚人呼蝦蟇為丁子蝦蟇無尾人所共知以道觀之無體非無非無尚得稱無何妨非有可名尾也。案蝦蟇初生無足有尾開雷後足出而尾沒矣。火不熱，宣云：人皆火食是不熱。山出口，宣云：空谷傳聲。輪不蹶地。輪轉

不停礙地 則何以轉 宣云見則何 目不見，以不自照 有所指則有所遺故曰指不至下至字疑耳之誤數語皆就人身言耳雖有絕 指不至，至不絕，響之時然天下古今究無不傳之事物是不絕也至字緣上而誤遂不可通矣

龜長於蛇。成云夫長短相形無長非短謂蛇長龜短乃物之滯情今欲遣此 迷說故云龜長於蛇俞云即莫大於秋豪之末而泰山為小意 宣云天 矩不方，宣云天下自 方非以矩規，不可以為圓，下有自

以規鑿不圍柄。成云鑿孔也柄者內孔中之木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鳥飛多以畫故云影未嘗動 鏃矢之疾，而

若不行不止之時。鏃矢行止人為之也專以鏃 狗非犬，成云狗大則實異名名實合則彼所謂狗此所謂犬也名 黃馬驪

牛三，宣云三色 白狗黑，宣云白黑人所名烏 孤駒未嘗有母。李云駒生有母言孤則無母孤稱 一尺之捶，日取

其半，萬世不竭。司馬云捶杖也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者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圍公孫龍

辯者之徒，成云桓公孫龍趙人辯士客遊平原君 飾人之心，易人之意，成云影飾人 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

之心，辯者之囿也。宣云辯者迷於世 惠施日以其知，同 與人之辯，及其同遊之 特與天下之辯者為

怪，成云特獨也字亦有作將 此其柢也。俞云柢與氏通史記秦始皇祖大氐盡辟秦 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以自

為解理最 曰：「天地其壯乎？」司馬云惠唯以天 施存雄而無術。司馬云施意存勝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

繚，釋文倚本或作崎同李云異 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成云不辭謝而應 徧為萬物說，成云徧為陳 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成云如奇怪 以反

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成云不 弱於德，陳於物，內弱 其塗陳矣。陳曲而非

道大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蠹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成云庸用也夫充一尚

可，宣云內聖外王皆原於一曰愈貴，道幾矣。曰詞也。言愈自貴重，不須多言於道亦庶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自安定散於萬物

而不厭，成云散亂精神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釋文駘字殆殆放也逐萬物而不反，

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聞響大而驚，不知聲去而響愈振，見影來而疾走，不知形逝而影競隨之也。悲夫！

馬驥說：「這篇是莊子的自序。莊子其餘諸篇多有寓言，這篇裏面全是莊正的話。」姚鼐說：「這篇是

的和和枝流，若得着大道的本源，那所有的粗略的和和皮毛都被包括在內了。蓋著述家不同的學術極多，舉

如刑名家，法術家，縱橫家等，用不着討論，都知道他們祇得了一點「皮毛」。至於墨子，宋鈞，彭蒙等

人，形迹上近於得道，所以此篇內有詳細的討論，證明他們不會得道。像關尹和老聃，他們的道像似和莊

子相合了，可是又有些不同。關尹和老聃不過不離道的真實，可稱做「真人」，可是還不會達到道的極

點。至於莊子，獨自和天地的精神混合，超出萬物以外，乃是不離開道的宗主，可稱為「天人」了。措辭是

這般的不謙虛。末了，又恐怕他的書過於新奇，被人認為是辯論家一流，所以論到惠施，以為他祇會辯駁，

全不明道，至於莊子的道充實，和辯論家絕對的不同。希望讀者不要因為他的辭句奇怪，而失了他的意

旨。

天下學道術的極多，都以為自己所學的是最完善的了。那末古來稱為「道術」的，到底在何處呢？道是

無處沒有的。既然無處沒有，那末神由何處降生，聖人由何處出來的呢？凡是聖人的有生，明王的成功，都是

由於以純一的大道爲根源，不離開道的宗主的，就叫「天人」，不離開道的精微的，就稱爲「神人」，不離開道的真實的，就稱爲至人，用天做宗主，用德做基本，用道做門徑，變化萬端，不可以推測的，就稱爲聖人，用仁愛做恩澤，用正義理事物，用禮文節制行動，用音樂調和性情，極溫和的將恩澤施給百姓，這就稱爲君子，用法度來分別，用名號爲表率，用參考來驗明是非，用稽察來決斷事體，條目分明，像一二三四等數目絲毫，不爽，百官都因此各守次序，這又是一等人，以耕作爲日常的事，以生產衣食爲主要，使物產豐富，財用充足，關心衰老的，幼弱的，孤兒和寡婦，使他們都能夠生活，這是治理人民，使人民謀生計的，這又是一等人。古時的聖人對於道術全成就了吧，配合神明，取法天地，生育萬物，調和天下，恩澤普及百姓，以仁義爲治國的根，本，自然不和法度相離。對於陰陽風雨晦明六氣，全都通達，東南西北四方全都沒有阻礙，一切小的，大的，精的，粗的，事物的運行，全都支配。古人的顯明可見的道術有三項，關於仁義法度的，古舊世代相傳的歷史裏，有許多的記載，關於詩書禮樂的，鄒魯的讀書人，和政界裏的人，多半能知道——詩是通達心志的書，是記明事理的，禮是節制行爲的，樂是調和性情的，易是研究陰陽的，春秋是正定名分的，關於六經的陳迹分散在天下，其中就施用在中國裏的學派不同的百家，時常稱道着，及至天下大亂，賢人和聖人都隱藏起來，於是百家各倡道德的學說，道德便不像從前那般純一了。天下的人多半祇得了一偏的見解，互相誇大，譬如耳朵，眼睛，鼻子，和嘴各有專用，可是不能互相通用，也像派別不同的學問，和藝術不同的技能，都有專長特點，時常用，但是包括各方面，也祇是一偏的人啊。他們剖解天地的美點，分析萬物的常理，我們觀察古時至德的人，尙且少有能夠全有天地的美點，適合神明的容貌，何況這一偏的人呢？所以聖人明王的大道，晦暗沒有光明，隱蔽不能顯露了。天下的人都各任意所知，將一偏的見解認爲道術。可歎啊！學派不同的百

家，各走極端，執迷不悟，必定不能和古時的道術相合了。後代的求學的人，不幸不能見到天地的純一的真相，古人的全體的功效，道術將被天下人分裂了。○以上說明道術的本源。

不使後代染奢侈的風氣，不糜費萬物，不用禮文修飾自己，用法度來勉勵自己，完成世人最切要的事！

在古來道術中有這一派。墨翟和禽滑釐（墨翟的學生）聽見這種風尚，很喜歡學，但是他們做得太過分，太順自己的意見，著非樂和節用（都是墨子裏的篇名）主張生時不要唱歌，死後不要用衣飾厚葬。墨子主張博愛，謀衆人的利益，反對戰爭。所以他的道教人溫和，不使忿怒，他又喜歡求學問，極爲淵博。覺得自己對，所以想令萬物都和自己相同，但是他古代的聖王有不同的特點，他嫌他們太奢侈，所以主張破壞古代的禮節和音樂。關於古代的音樂，黃帝有咸池的音樂，堯有大章的音樂，舜有大韶的音樂，禹有大夏的音樂，湯有大濩的音樂，文王有辟雍的音樂，周武王和周公製音樂名武。關於古代的喪禮，貴賤都有一定的禮儀，上下都有一定的等級，天子的棺材有七層，諸侯的有五層，大夫的三層，讀書人的有兩層。現在墨子，獨自主張生時不要唱歌，死後不用衣飾厚葬，祇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連外面第二層的棺材都沒有，將這一定爲通行的法式。但是將這個道去教人，恐怕不是愛人的道理。用這個道自己行去，也不是愛自己的道理。我並不是在攻擊墨子的道，不過，人不能不唱歌，可是墨子以爲唱歌不對；人不能不哭泣，可是墨子以爲哭泣是不對；人不能不快樂，可是墨子以爲快樂也是不對；這樣果然和人情相合。嗚呼！生時勞苦，死後又薄葬，墨子的道也太枯寂了！祇令人憂愁悲傷，也難實行，恐怕牠不可以算做聖人的道了。和天下人的心相反，天下的人必不受牠。墨子雖然能夠獨自行這個道，將天下的人怎樣處理法呢？離開了天下的人情，離開王道更遠了。墨子說他的道的本原道：『從前，當禹堵塞大水，開決江河，使水流通於中國四境各部的地方的

時候，大川有三百條，支流有三千條，更有無數的小河。禹親自拿着盛土的器具和掘土的鋤頭工作，將小川的水聚合順流到大川裏，以致腿肚和小腿上的毫毛都被磨擦光了，冒着大雨，迎着暴風，結果封建萬國。禹是大聖人，爲天下人服役，還這般的勞苦他的形體。所以令以後的學生：必定要穿粗布的皮衣，木屐，或草鞋，日夜不休息，極端的勞苦說：「不能這般，就不是禹的道，不配稱爲墨子的學生。」等到相里勤（學墨子的）的學生，五侯（相里勤的學生）的學生，以及南方的學墨子的——苦蘆，已齒，和鄧陵子等——全讀墨子經，可是更加怪異，都自稱是墨子的別派，用「堅白」，「同異」的辯論互相攻擊，用「單雙相同」的理論互相應和，將墨子的學生的領袖當做聖人，都願奉他做主師，希望承繼他的學統，所以墨子的教傳續到現在不絕。墨翟和禽滑釐的思想是對的，可是他們的實行就錯了。後代學墨子的道的必將勞苦自己，以致用磨光腿肚和小腿上的毫毛的勞苦互相競爭罷了。結果擾亂天下的罪多，而治理天下的功反少，但是墨子真是愛天下的了。若求不到救天下的法子，雖毀壞自己的身體，都不肯離去，真是盡自己的才能熱心救人的人啊！○以上論墨子勞苦儉薄，枯寂的學說。

不被世俗所係累，不用外物來矯飾自己，對人不苛求，也不忌妬，希望天下太平，人民都能維持生活，至於自己的奉養，祇求飽足，不求有餘，表白自己更沒有別的意志——在古來道術中有這一派。宋鈞和尹文聽見這種風尚，很喜歡，乃製造一種上下全平的冠帽，載了表示自己的德平均應接萬物，以分別善惡寬容不及，爲第一著，發言論時，心中包容萬物，這就叫做「心的用常」，用這個心去親近萬物，調合天下，求當時的人君都存這個心爲行道的主要，雖受人的侮慢，並不以爲是恥辱，救人民免於戰鬥的禍，禁止攻鬥，提倡糴軍，去救世人免於戰爭的禍。用這個宗旨，遍行天下，上去勸說國君，下去教化人民，雖然天下人都不用他

的話，他還是勉強勸說不停。所以說：「被上下厭棄，還勉強的表見。」但是他謀別人的利益太厚，對於自己太薄。他看見別人替他進食，道：「請你祇設五升的飯就夠了。我惟恐你們不得喫飽，我雖然飢餓，都不能忘去天下人啊。」他日夜不休息的替天下人謀利益，說：「我那裏必定要謀自己的生活呢？不過謀衆人的生活，去對一般「救世的人驕傲啊。」他又說：「君子人對人不苛求，不靠外物維持我身體的生存。」他以為凡是對於天下沒有利益的學術，都不必去明顯他們；用禁止攻門提倡息兵去外面救世人；用「清淡情感，減少欲望去裏面修養自己。」宋鉅尹文所行的到這裏爲止了，他們的道術的一切大體小節，精微和粗略的特點，也不過如此啊。○以上論宋鉅和尹文的學術在減少自己的欲望，救世人免於戰爭的禍。但是祇知道愛別人，不知道愛自己。不能包括古時的道術。

公正不分黨派；平坦沒有私心，決斷行事，沒有一偏的主意；隨順着物，沒有第二個意見；不起思慮，不用智謀；對於事物不加選擇，自順着事物的自然演進——古來的道術有這一派。彭蒙、田駢、和慎到（都是齊國的隱士）聽見這種風尚很喜歡以「將萬物看作齊等」爲第一要務。他們曾說：「天能覆蓋萬物，可是不能承載萬物；地能承載萬物，可是不能投蓋萬物；大道能包容萬物，對於萬物的可否都不加分別，祇是一律的包容。」知道萬物也像天地一般，各有可能的，有不可能的，所以說：「若加選擇，就不能全選徧；若加教化，就不能全教到；祇有一任大道，包容萬物，沒有遺棄下的，萬物就齊了一了。」所以慎到屏棄聰明，忘去自己，順着事物必然的理做去，清淡自己的熱情，消除自己的濁氣——這些就他守的道理。他說：「觀察別人，雖然已經了解，外面還表示不知道；若略加表示知道，已經近於傷害別人了。」他自己圓轉不任職事，反駁笑天下推重賢人的人，放縱不拘，沒有被人稱美的行爲，反而不贊成天下的大聖人，和物合偶，像用椎子拍合分

離的東西一般，聯合絕斷的情誼，結果光圓不見決裂的痕迹，是這般的順着事物推移。以爲：不管是非，或可以免於患累；不學智巧謀慮，不問事的先後，就可以偉大的山獨立不動了。被推動才前進，被拖拉才行走，像風飄動一般沒有一定的方向，像鳥毛下落旋轉沒有一定的着落，像磨石轉動圓轉自然。能夠這般，就可以保全自己，不受別人的責備，舉動都沒有過錯，更不會得罪別人了。這是甚麼原故呢？譬如像木頭和泥土一般沒有知覺的東西，不建立自己做標準，所以不受指摘的禍患；不使用智巧，所以不遭忌恨的患累；動靜都隨人安排，不離開物理，所以終身不受人的稱譽和毀謗。所以說：「但求像沒有知覺的物，何須學聖人和賢人呢？土塊也不會失去大道啊！」可是一般才能的人都譏笑道：「慎到的道，不是活人所行的，反有死人的理。」田駢和慎到的理論相同，他做彭蒙的學生，教授不用口傳，祇實地學他的行動，很有心得的。彭蒙的先生曾說：「古來有道的人不辨是非，無知無覺的。他教化人時，象逆風迅速的吹過，那裏可以用言語傳授呢？」他常常和衆人的意見相反，不被別人賞識，可是還是不能免於和事物圓順的應接。他以爲的道並不是真的大道；他所稱爲對的，也不免於錯誤。所以彭蒙、田駢和慎到三人簡直不知道大道所聽聞的不過道的一點大概罷了。○以上論彭蒙、田駢和慎到的學術在齊一萬物，斷滅智慮，但是和人情不合，又不深切的了解大道，所以不能算爲古來的道術。

以爲沒有作爲的妙道是精微的；以爲有作爲的事物是粗淺的；以爲有積蓄是因爲不知足；心地恬淡，保有清靜無爲的精神。——古來的道術有這一派，關尹（周平王時，做函谷關令的，姓尹，名叫喜，號公度）和老聃（就是老子，姓李，名耳，號伯陽，又號老聃）。聽見這種風尚很喜歡，於是創立學教，以虛無寂靜爲宗旨，以悟通太極的純一爲主要，以柔和謙虛爲行在外面的權智；以空虛沒有成見，不損礙萬物爲存在內裏的。

德。關尹會說：『自己沒有私主意，隨着物的自然顯露自己；行動像流水，明察像鏡子，感應像反響，都是出自無心，恍恍惚惚的像虛無，清靜寂寞像不動，有公共心的，得衆人的同情心，獨顧自己的，就失去了衆人的同情，不競爭超出衆人，祇附隨着衆人。』老聃會說：『雖有才能，具有動物中雄的特性，可是不將才能顯露出來，反處於雌的柔順的地位，處於低下的地位，容納萬物，永不積滿，像「天下的山裏的深澗」一般，雖然清白，可是反不以爲自己是清白，心地空虛，感應萬物，像「天下的山裏的空谷」。』人都爭先，他獨自居後，說：『寧可受天下人的污垢。』人都求實際，他獨守虛無，因爲他知足不積蓄，所以有餘——獨立不動，自足有餘。他立身行事，徐緩而不多事，雖沒有作爲，像似拙笨，實在反能譏笑一般機巧的人，人都去求福，他獨委曲的去求保自己的安全，說：『祇求免於禍害好了。』他以爲深奧是德的根本，省儉是行爲的綱領，說：『堅硬就要遭毀壞，鋒銳就要遭挫斷。』以爲應當待物寬容，不侵略別人，可算論到這派學說的極點了。關尹和老聃可稱爲古來的「博大的真人」了。○以上論關尹和老聃的學說，虛無恬靜，以柔和爲主，屏去智巧，保身養性，可算不離道的本質，但是尙未曾達到全體的大道的極點。

沒有聲音，沒有形狀，變化不測，無生無死，和天地一體，精神恍恍惚惚，返歸太虛，恍恍惚惚的，究竟不知到的是甚麼去處，包羅萬象，可是沒有可以令我依歸的。——古來的道術中會有這一說。莊周聽見這種風尚，很喜歡，乃用像似忘去真情實理的話，空大無稽的言語，沒有頭緒可尋的辭說，時常任意的談論，隨機生意，不用片面的學理來顯明自己，以爲天下的人都沈迷不悟，不可以用莊正的言論去和他們說，所以用變化無定的話去推演事物的情理，引證前輩的話，去令人相信是真的，用寄託虛構的話去開擴別人的心意，獨自和天地的精神會合爲一，並不鄙視萬物，不責備衆人的是非，和世俗人處在一塊，他著的書雖然新奇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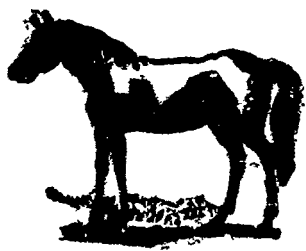
別，可是連接處圓順，不書文理；雖然文辭有虛有實，可是造句滑稽，值得閱讀的，他的道德充滿，不可窮究，所以上面和天地的主宰同游，下面和看破生死不分始終的有道的人做朋友。他對於道的根本的認識，博大精深寬闊，盡量的發展，他對於道的宗主，可算得適合而達於最高點了。可是他應付自然的變化，解釋萬物的情理，功用沒有窮境，來處沒有形迹，可求，昏昏沌沌的，像看不出來似的，沒有人能形容盡他的妙處。啊！○以上說莊子自己的道術，比老子更精深神妙和大道的宗主融合，達於大道的最高點了。

惠施的方術極多，他著的書可以裝滿五車，可是他的道術駁雜不純，自相分裂；他的言論不適合大道。他依次陳說物的大概道：「最大的大到沒有外面的包圍，就叫「純一的大」；最小的小到沒有裏面的容積，就叫「純一的小」；沒有厚，所以更不可以堆積厚，可是大到千里，變化是這般的由微小而博大。天和地互相處於卑下的地位（地球在空中運行，四圍上下都是天空，所以說「天和地互相處於卑下的地位」；高山和低水都處於平等的地位（高山上面又有低窪的水，所以說「高山和低水的地位是平等的」；此地看太陽是在正中，他處看太陽必偏一側，所以說「太陽在正中，就須側看」；正和偏是沒有定準的。萬物的生死是循環的，所以說「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生死是沒有定論的。包括一大範圍相同的和祇包括一小範圍相同的，再有不同點，祇好稱爲「小的同異」；至於萬物全同的和萬物全不同的相較，這就稱「大的同異」了。南方是沒有窮境的，但是既稱「南方」，就有了界限，就有窮境了。今天將要超越，昨天已經到了，因爲知道有越時，心意已先到越。連環由空虛中互相穿過，本不會互相粘牢，可以自由的通轉，已是解開了，所以說「連環可以解開」；沒有人能知道天的盡處，那末那裏曉得天下的中央不在人所稱的「極北」和「極南」呢？所以一切空間和時間以及是非的分別都不是絕對的。應當博愛萬物，和天地合爲一體。

「惠施以爲這個是天下的大道理，用去教一般學辯論的；天下從事辯論的都喜歡這個學說。當時一般辯論家會說：「雀鳥的蛋裏沒有毛，怎麼孵出來的鳥的身上會有毛呢？」所以說：「雀鳥的蛋裏有毛。」雞的兩隻腳以外還須有精方可行動，所以說：「雞有三隻腳。」世人所稱爲「天下」的，不過是天子所有的地方，楚國的京師，雖祇有千里的面積，若楚國的國君自稱「天子」，那末楚國的京師也可稱爲是「天下」了。「犬」和「羊」都是人起的名稱，若當初稱狗是「羊」，稱羊是狗，那末「狗」就可以爲「羊」了。馬不生蛋，是胎生的，但是胎和蛋祇是人情的分別，若由大道看去，胎和蛋本無分別，所以說：「馬也生蛋」了。蝦蟆沒有尾巴，但是蝦蟆初生時——蝌蚪——原是有尾巴的，所以說：「蝦蟆有尾巴。」人都喫火燒熱的食物，所以說：「火並不熱。」不然人怎麼能喫「烟火食」呢？對着深山發音，山谷會回音，所以說：「山裏有嘴。」不然怎麼會發出聲響來呢？車輪不着實地面，不然怎麼能轉動不停呢？眼睛不能觀看，不然怎麼不能看出自己的錯處呢？手指不能直接達到物件，不然有時爲甚麼要用媒介物間接的取物呢？但是雖用媒介物間接的達到物件，也必定要尙有手指的存在，不會絕滅，不然連「間接的達到物件」都不可能了。龜的形體比蛇短，但是壽命比蛇長，所以說：「龜比蛇長。」人先有方形的概念，然後製造出規（畫圓形的器具）並不是因爲有了規才有圓形，木塞在孔洞裏，並不是由於孔洞圍住木塞，乃是由於木塞自己嵌進孔洞裏面的。飛鳥的影子像似在動，其實動的乃是鳥，並不是鳥的影子。尖銳的箭發出後，像似行得極快，但是箭的行動和靜止都是人主動的，若專就箭自己說去，就有「不行動也不停止」的時候了。「狗」和「犬」都是人起的不同名稱，所以「狗」是狗，「犬」也是狗，但是「狗」和「犬」兩個名稱不同，所以說「狗」

不是「犬」了。馬和牛本是兩個動物，若稱他們做「黃馬」和「驪牛」，那黃驪的色加上馬牛的形體就成爲三件物事了。「白」和「黑」都是人起的顏色名稱，若當初稱白色爲「黑色」，稱黑色爲「白色」，也可以，鬮素白狗也可以算是黑狗了。小馬將生時總有母馬，母馬死後，牠才有母親，但是若稱牠爲「沒有母親的小馬」也可以說牠不曾有母親了一尺長的杖若每天去掉牠二分之一，那永遠有一部分存在，總不能取過杖長的極限，所以雖然繼續到一萬世，終不能分盡。」一般辯論家用以上的理論和惠施互相爭辯，終身不已。桓團和公孫龍等一般辯論家都隱惑別人的心思，改變別人的意見，祇能屈服衆人的口舌，不能感服衆人的心。辯論家都迷惑在這一派學說中，不能超脫出來。惠施常常逞自己的聰明和別人辯駁，獨自和天下的一般辯論家創怪異的論說，惠施的大略不過如此了。然而惠施的辯論，自以爲明白道理，比衆人都賢，他說：「祇有天地爲偉大吧？」他自以爲祇有天地較他偉大，但是，惠施祇存有勝過人的意見，並沒有道理的學術啊！南方有一個奇異的人，名叫黃綽，他問「天地不崩壞，和風、雨、雷、和電光的發生」的原故，惠施聽了不加推虛也不加思索，就回答了。他遍講萬物的根由，說個不停，話極繁多，簡直沒有定限，他還覺得太少，更加些奇怪的話，以違反人情爲實際，想勝過衆人去求聲名，所以他不能和衆人和適了。他內裏涵養的德極薄弱，祇向外物逞強，所以說他這派學說迂曲，不是大道啊！由天地的大道看去，惠子的才能不過像一隻蚊蟲在用力一般，對於萬物有甚麼用呢？聖王的大道的本源純一，祇須加以擴充就可以了，何須逐外物呢？越以爲自己的言詞貴重，不多發言論，對於道的成功就不遠了。惠施不能用純一的大道安定自己的心，反因萬物亂了自己的精神，終不感覺厭倦，結果還是務以善於辯論去求聲名。可惜啊！惠子有這般好的才質，反而放蕩對於大道，一無所得，追隨萬物，終不能返於大道。就像用聲音去壓倒反響，用形體去和

影子競走一般，都是不知務本的啊，可嘆呀！○以上論惠子的學說：祇是辯論家一流，離大道極遠。反觀莊子自己深明大道，不是祇恃口舌服人的辯論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再版

白話莊子
譯解

譯白者 葉玉麟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全一册定價一元

#10

449010

丙

770